#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六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 東萊呂太史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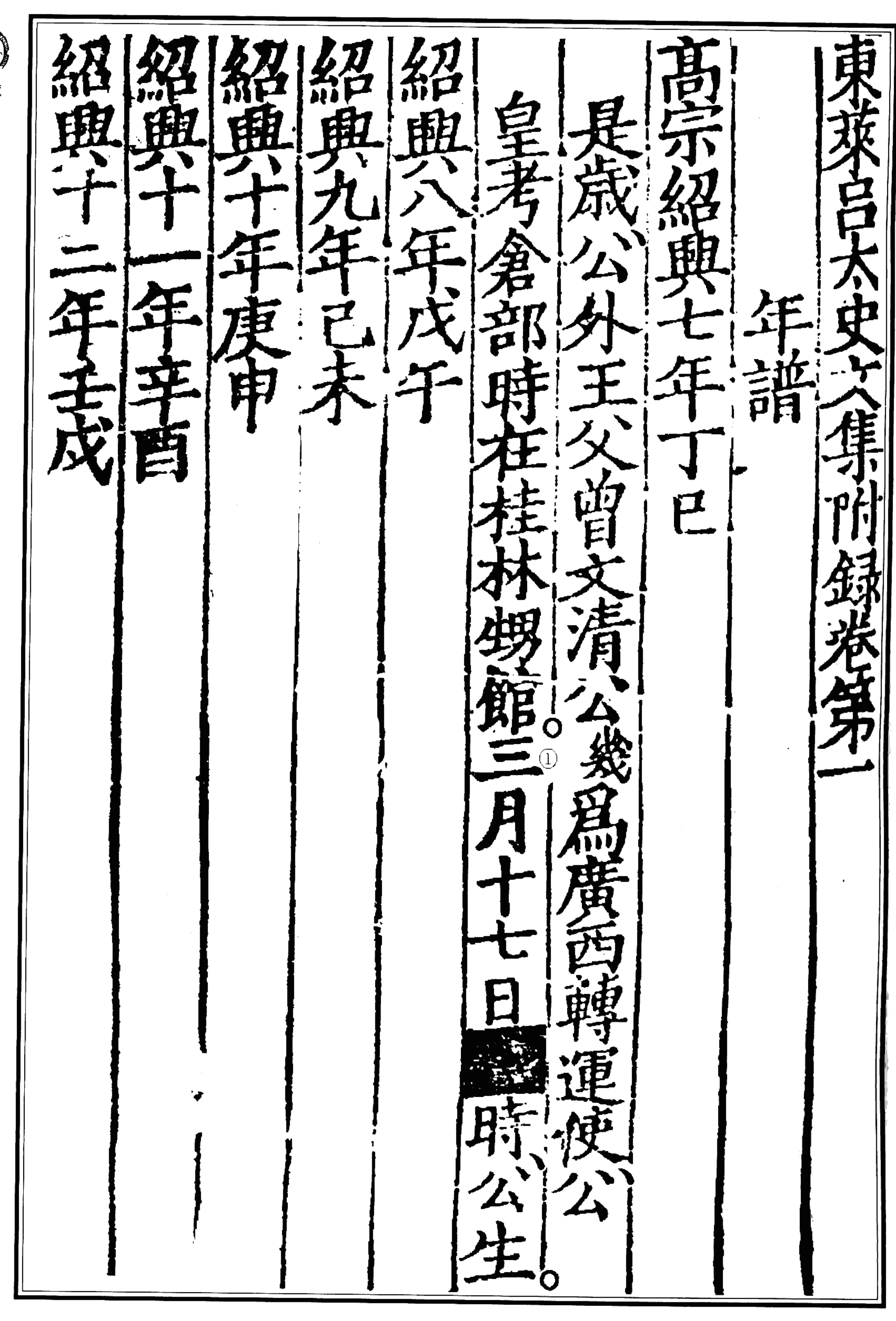
宋・呂喬年 編撰
彭邦明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宋刻元明遞修本

《東萊吕太史年譜》一卷，宋吕喬年編撰。原載宋刻元明遞修本《東萊吕太史文集》附録卷一。

吕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字伯恭，宋婺州（今浙江金華）人。以蔭補官，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歷嚴州教授，召爲太學博士，除秘書省正字。淳熙三年除秘书郎，累遷著作郎，繳進《文海》，除直秘閣。八年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吕祖謙與朱熹、張栻並稱「東南三賢」，主張「明理躬行」，開浙東學派先聲，學者稱東萊先生。於《詩》、《書》、《春秋》、十七史等均有研究，著述多達十餘種，其中《吕氏家塾讀詩記》、《古文關鍵》及所編《皇朝文鑑》，均對後世有較大影響。所作詩文豪邁駿發，語言明麗，有《東萊吕太史文集》四十卷傳世。事蹟見《宋史》卷四三四本傳。

祖謙卒後，其弟祖儉因舊本《東萊先生集》真僞錯雜，遂重新編定，由其子喬年刊正付梓，初刻於宋嘉泰四年，經元明遞修，流傳至今。該本附有《年譜》，未署編者，年譜目録多沿例依文集編者署名，作吕祖儉、吕喬年編。今考吕喬年撰《文集跋》云：「喬年近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録。……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糾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則此譜當爲吕喬年所撰。喬年字巽伯，祖儉長子。其後明阮元聲輯《吕成公外録》，即删潤此譜，置於全書卷一。今據原本影印，並移置文集跋於後，以備參考。



#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録卷第一

##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幾爲廣西轉運使，公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①三月十七日[illegible]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爲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爲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貞覺僧房蘆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

三月、從三山林先生少頴之奇游。先生時待次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爲首選。十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爲祕書省正字。

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夏詩②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下等三人。第四月七日、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斷知

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紹興三十年庚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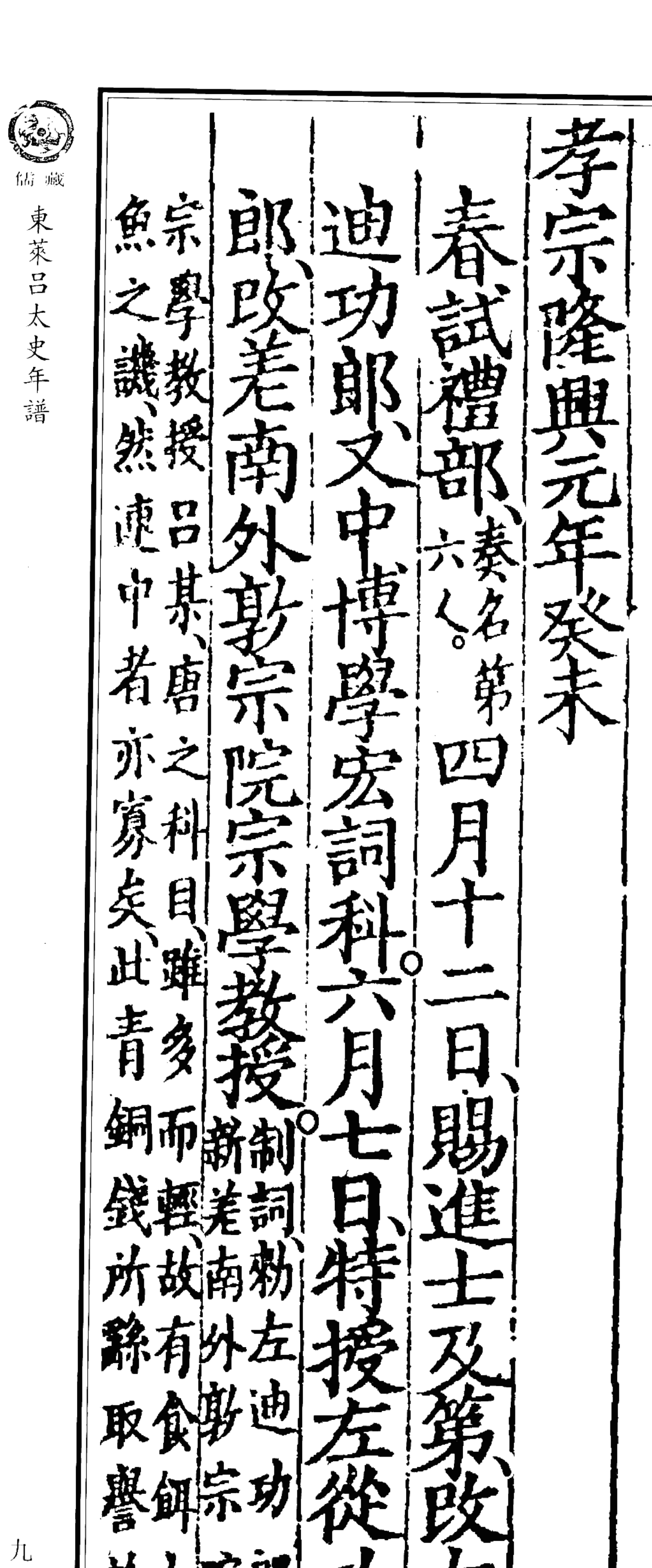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上等第二人。倉部亦以祠滿赴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逢寓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爲祕書省正字，汪公聖錫應辰爲祕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生、兩旬而夭。是歲五月、王公十朋爲大宗正丞。十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爲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爲司農寺主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黄州。六月初七日、子齊孫生。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黄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



外家。時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之喪歸婺。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招山。所生男亦夭。冬、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第二人。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奏名第六人。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制詞勑左迪功郎、新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輕、故有食餌小魚之譏、然連中者亦寡矣、此青銅錢所縣取譽於

當世也。兩科皆優異，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錢周材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黄州。八月，侍倉部赴闕奏事。九月，如越。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爲郎，先如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

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婺。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曾氏于明招山。倉部詣告歸會葬。四月、如臨安省侍。五月、復歸明招。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汀州、待次。尋改知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二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城。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戴冀行字序。二十日、親迎于韓氏，實充妃之女弟。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士待闕。制詞、勑某、從政郎自某、首善自京師、而教化原於太學。博士負乂所以篤其說、以誨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它嗜好。由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藉甚、士論稱之。茲用擢爾重席上庠、爲之誦説、使夫博古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爲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滿闕。中書舍人胡沂行。

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州學教授、以近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官

嚴州。二十一日、交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遺初學約束、五月九日。又有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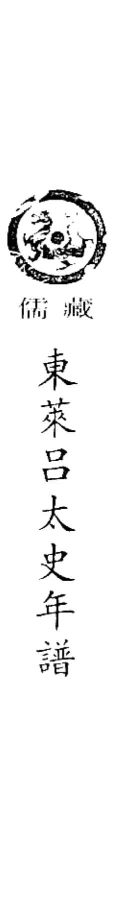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栻為守、公有為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及謝表。又編次閫範、張公為之序。五月初七日、除太學博士。制詞、勑左從政郎呂某、朕追儀故老、懷想遺風。惟累葉之相門、有一時之才子。爾學優多士、名擢兩科、準易草經、獨守楊雄之志。下帷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於泮宮、俾入聯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書舍人王秬行。閏五月四日、公自嚴陵歸婺。八日、會諸生

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嚴陵，遂如臨安。是月，倉部之官吉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兼講官，與公同巷居。具與芮公燁爲國子司業，與公共修學政。明年春，芮公爲祭酒，劉公焞爲司業。是歲，有輪對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爲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月，請告歸婺。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吉州奉祠。七月六日，公如龍游迓倉部。八日，侍倉




部歸娶。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日，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六日，除祕書省正字，兼職如故。制詞：勅左宣教郎呂某等，冊府地祕，職清英俊之林，卿相之儲也。博采時名，復試焉而後授。選任如此，不已精乎。爾某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爾戡卌齊名德，有康時之心。其性觀未見之書，沈浸涵泳，以就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件。中書舍人趙雄行。是歲祭酒芮公、太史劉公風、詹事王公十朋皆卒。公有祭芮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爲宰臣虞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下方，又有李簪伯侍御母挽章。

乾道八年壬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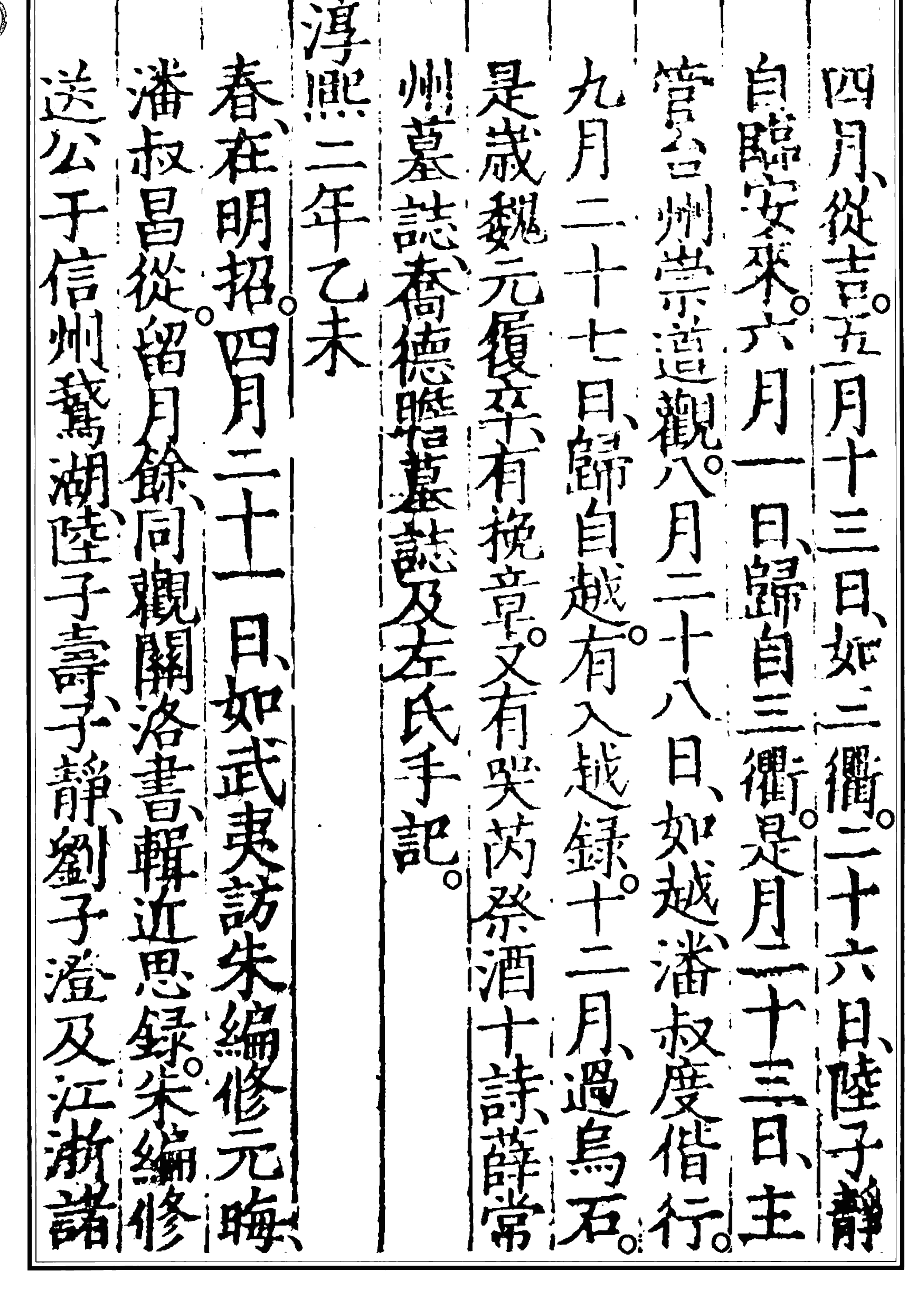
春、爲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請告歸婺。三月四日、丁憂、復修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倉部于明招山。是歲、螺女亦夭。

乾道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壬筆。七月、薛常州季宣卒。八月、劉子澄及陸子壽來。十一月、陸子壽復來。公與同觀實錄、有實錄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元吉守婺、散遣諸生、始編讀詩記、閱春秋左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來。三月、如明招



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靜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主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録。十二月、過烏石。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芮祭酒十詩、薛常州墓誌、喬德瞻墓誌及左氏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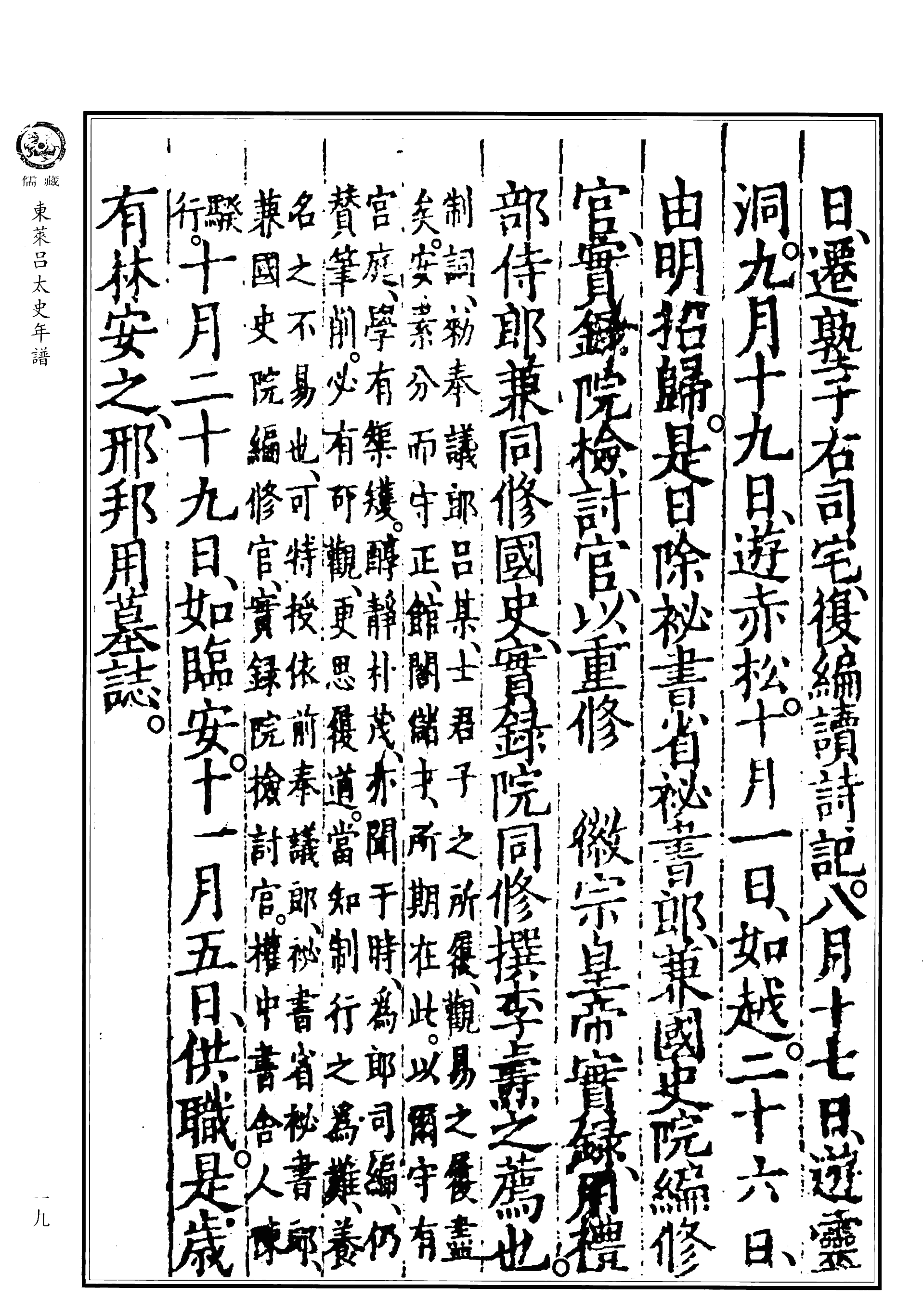
淳熙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録。朱編修送公于信州鵞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

友皆會。留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留旬日。迺歸。有入閩録。七月。自明招如武義之上樠會葬。因遊劉氏山園。有緑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閱通鑑。有摽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閏九月五日。還城。是歲有乙未手筆。十二月十九日。端明汪公卒。

淳熙三年丙申

是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文。十八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郎。三月二十三日。女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于三衢。四月十一日。歸自三衢。七月十



日，遷埶子右司宅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靈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松。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由明招歸。是日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修　徽宗皇帝實錄用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李燾之薦也。制詞，勅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養，觀易之養盡矣。安素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宮庭，學有集擭。醇靜朴茂，亦聞于時，爲郎司編，仍贊筆削。必有所觀，更思養道。當知制行之爲難，養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陳騤行。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淳熙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録院進徽宗皇帝實録二百卷。四月二十九日，以與修實録有勞，轉承議郎、罷檢討，仍兼史職。制詞：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吕某，右可特授承議郎、試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勑：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司封郎官傅伯壽一等，昔唐開元實録厄於兵變，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家藏來上，亦豈無遺事邪。惟我徽祖臨御寓内二十有六載，禮樂庶事罔不備具。記注所載，中更散逸。故紹興間裒集成書，尚多闕略。朕下明詔，復加纂修。爾等皆以與學之夫，博聞強識，緒業其間，豈特文直事核，而比舊增多百卷，斯亦勤矣。恭閲奏篇，爲之歎嘉。咸進叙階，以示褒勸。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孝韙行。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

季女。九日、被旨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旨從之。是歲有輪對劄子二首。林先生少穎卒、有祭文。作文在明年夏。

淳熙五年戊戌

春、爲殿試考官。三月十三日、磨勘轉朝奉郎。四月二十三日、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勑承事郎、試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太子侍講鄭鑑等、中秘圖書之府、承明著作之庭、爲郎其間、厥選惟重。以爾鑑有志於世、持論不阿。爾某積學於身、信道甚篤、靜重而敏於事、若晉臣西蜀之英。諒直而濟以文、若邠者三異之秀。或養庠於存俟、或簡擢於它官。持載筆之三長、與異書之四部、惟茲

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恢於遠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岑行。六月十三日、兼權禮部郎官以與修中興館閣書目書成進御、減二年磨勘。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秘書省、觀書賜宴。翌日、內出近體詩一首賜羣臣。比以秋日臨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玉軸牙籤煥寶章、簪紳列侍映秋光。宴開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慙非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覬謦嘉猷爲贊襄。丞相以下皆進詩、公進和篇一首及代宰臣恭書御製卒下方文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日、以幸省恩轉朝散郎。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







校承議郎、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黄洽等、列職圖書之府、參聯史氏之官。皆極一時之選、儲為異日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舊謨、率行紹興甲子之經典。載臨秘閣、欽閱寶儲、延見羣士。賜宴賦詩以侈榮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彝章、允為異數。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禮賢下士之意、于此見矣。爾其精白一心、圖厥報稱、以永有譽。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鄭丙行。十一月十七日、除

著作郎、兼職如故。

制詞、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敕具官呂某等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炎以後祕藏、近成輯纍、尚慮不無逸編。士之相語於朝、咸謂爾其、爾凶、爾价者、粹美有縕、淵源有學。正而不矯、通而不流、有用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或以次遷、或自它擢。各修乃職、尚何慮哉。朕一朝而除館閣之上三、其在大雅曰藹藹王多吉士、乃朝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前件。中書舍人陳騤行。十二月十四夜、感末疾、給

假半月將治。是歲朱秘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淳熙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差遣。十六日、又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日、樞密使王淮宣　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其書繳申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　旨、呈其編類文海採擷精詳、與除直秘閣。四日、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賜銀絹三百疋两。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中書舍人陳騤繳公直閣之命、以為推賞太優。尋奉　聖旨、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今所編次、採取精、

詳。觀其用意，若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前制、勅朝散郎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爲先。以編類文海、用意甚深。隸攸撰討、有益治道。寓直中祕、酬寵良多。爾嘗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懃、用竭報稱、人斯無議。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直祕閣。中書舍人陳騤行。騤既繳駁不行、故假王言以寓規戒云。公辭免職名至再，竟不允，乃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爲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脩門，公末疾至是始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買舟東歸。十三日，至婺。公之祖倉部自南渡轉徙，終於婺州，家遂寓婺，僦地爲居。公始以屋歸官，買宅城西北隅，及是遷焉。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七月二十

八日，夫人茍氏卒。九月十五日，葬茍氏于明招。十月，陸子壽來。是歲復修讀詩記，及有尚書講義、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庚子

始有日記。初作大事記，述家廟，修宗法及祭禮。四月，陸子壽來。十七日，磨勘轉朝請郎。九月二十五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公辭。十月十二日，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是歲，張荆州、陸子壽皆卒，公有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周子充爲參知政

事、公有與周子充諸書。

淳熙八年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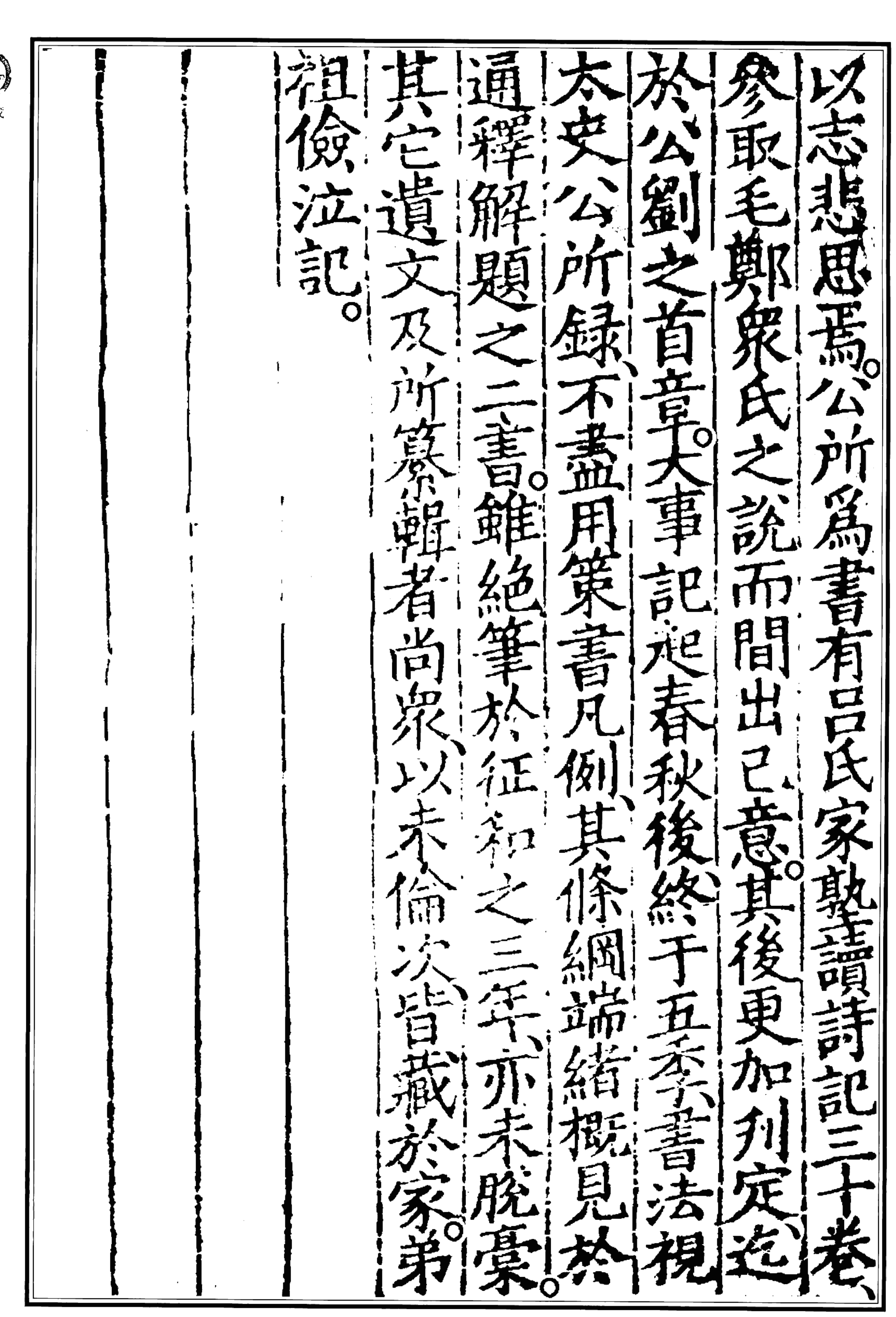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閲熙寧奏對。又有坐右録、臥遊録。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五。十一月三日、葬明招。

## 壙記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宫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弸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
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録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丁先考
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
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
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
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
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

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皆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良、嫘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



以志悲思焉。公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説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録、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絶筆於征和之三年、亦未脱稾。其它遺文及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於家。弟祖儉泣記。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稾。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贗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

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敗、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
之不可隊、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
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為世
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
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
定者、皆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
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
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
先友、因輙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
下稱為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 喬年謹記。

校記

①三月：卷末附吕祖儉《壙記》作「二月」，未知孰是。

②夏詩：《東萊吕太史文集》卷一作《夏日》。

# 陳文節公年譜

清・孫鏘鳴 編撰
吴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敬鄉樓叢書本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清孫鏘鳴編撰。民國年間刊《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本。

陳傅良（一一三七—一二〇三），字君舉，號止齋，宋瑞安（今屬浙江）人。乾道八年進士，孝宗朝歷泰州教授、太學録、福州通判，知桂陽軍。光宗時爲湖南提舉、轉運判官，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此方歸，鬚髮皆白，號「老陳郎中」。遷秘書少監、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四年，兼權中書舍人。以光宗不朝重華宫，諷諫不聽，自免而歸。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復被論罷，入僞學籍，削秩罷祠。嘉泰二年復官，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爲永嘉學派巨擘，文名頗著，時人多從其學。後人復取其論編爲《止齋論祖》，影響較大。著述甚豐，今存有《讀書譜》、《春秋後傳》、《建隆編》、《歷代兵制》及《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止齋先生奥論》八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等。《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陳傅良年譜，有清孫鏘鳴編《陳文節公年譜》和近人單丕編《陳止齋年譜》（《不厂叢稿》本）兩種。孫譜嘗刊行於《國故》一至三期（一九一九年三至五月），未完。又有鈔本傳世，黄羣嘗據以校印，後得孫氏家藏手稿，遂棄去原刊，以手稿刊入《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於一九二九年印行。臺灣商務印書館嘗據此本影印爲《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編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五輯。是譜以記傅良講學及仕歷爲主，係據文集、行狀、墓誌與本傳掇拾而成，間有考證，以「按」出之，亦審慎之作也。

# 陳文節公年譜

孫鏘鳴　蕖田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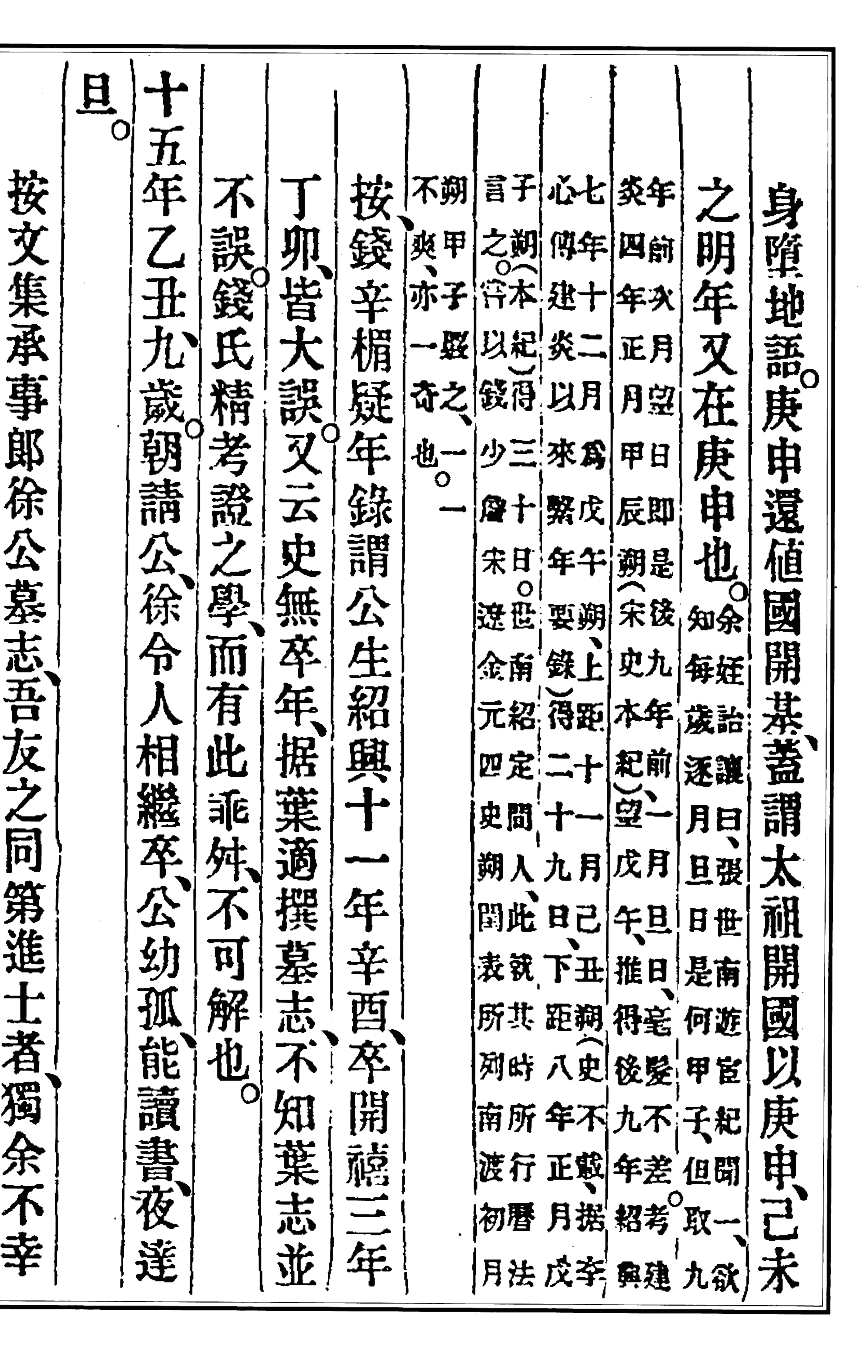
行狀、蔡幼學撰。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神道碑、樓鑰撰。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澍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文集族叔祖元織壙志、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固義里。

按、長溪今爲福甯府福安縣、宋屬福州、苗村在今邑二都、尙仍舊名。

按、行狀神道碑墓志、（葉適撰。）俱不載公生月日、惟神道碑云、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攻媿以丁巳九月十五日生、見攻媿集百十一北行日錄。（日錄云、十一月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會、時乾道九年也。）後攻媿九日、則二十四日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七年十一、十二兩月皆不書朔日、八年書正月戊子朔、逆推而上七年十二月當是戊午朔、十一月當是己丑朔、二十四日則壬子也。公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詩、壬子恰同身墮地、庚申還値國開基。宋史寧宗紀慶元五年己未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亦値壬子、故公詩有壬子恰同



身墮地語。庚申還値國開基、蓋謂太祖開國以庚申、己未之明年又在庚申也。余姪詒讓曰、張世南遊宦紀聞一、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一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不差。考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宋史本紀)望戊午、推得後九年紹興七年十二月爲戊午朔、上距十一月己丑朔(史不載、据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得二十九日、下距八年正月戊子朔(本紀)得三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曆法言之。符以錢少詹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所列南渡初月朔甲子證之、一一不爽、亦一奇也。

按、錢辛楣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据葉適撰墓志。不知葉志並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旦。

按文集承事郎徐公墓志、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黄狀、伏念臣九歲而口、口口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口口口口。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霑口口口澤。据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傅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据此、則公幼時尙

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舍數十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

按神道碑、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時朔兄夙爲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夙因乞與溫州教授莫沖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即位、召夙試館職。是復之來爲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即其兄夙召試館職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詞楙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序云、執經戶外、方屨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

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溫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宗延陳止齋講學、蔡尚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傅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擧爲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即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尚有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弗措也。又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爲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艮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未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据此、艮齋自武昌令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爲二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序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絶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爲戊子之誤。

五年己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學。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呂公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同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據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絶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回頭三十二年非、木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滆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將命為學諭、以非故事辭、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狀、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履、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按、琚字居父、憲聖太后猶子。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嘗謂東萊之賢、肯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煇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

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交徧驗、洞凝融瑩、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

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

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公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
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爲經營葬事。
神道碑、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
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霅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
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
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据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
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爲料理葬地、并爲
其子沄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充
書中。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陳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囘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旣次近道語。考周益公年譜、淳熙元年十二月召赴行在、二年正月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參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

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櫽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据此公爲太學錄時、必有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郎。

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按孝紀、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責授寧遠軍節度使、英州安置。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狀、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墓志云、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官。公曰、出處之義不

敢不諱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卽是歲所作。周益公年譜云、淳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行狀、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黄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

林下偶談四、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傳良二字不可解、木筆叢鈔作得銀。）未幾論去。後止齋爲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黄文叔於建康、頗賙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

義為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即葬焉故公祭東萊文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友云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旆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當謂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据此公於去年罷倅後必由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覃思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濟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後而得其大略也。又答賈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又云、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

不可得已。据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溫州重脩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埽、斳十寒唇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夫以恢復爲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旨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爲教條、戒其吏以從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婣。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𥽂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糶、糶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悉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即位、除公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永、道三州月樁、補糴諸郡常平米、減潭州、郴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西銘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實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乞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按公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云、自守郡、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據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提刑以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是遷提刑當在元年之秋、其遷將漕必在十六年秋冬矣、蓋監司與將漕同是一歲事耳。此云明年、恐誤。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爲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

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絶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櫧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所紓。劉宰漫塘集廿八故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爲封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

帳尤重。盍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卽爲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按、吳名淵英、字長卿、江陰人。

是歲、長子師轍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剌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遺材吳獵、將礪、楊炤、宋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

文集湖南提舉剌列郡太守狀末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謚、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勘[1]、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狀有旨、吳獵、將礪、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文集曹序、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摲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爲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曰老陳郎中。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宋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年推之、公自淳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恰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學。引洪譜云、先生往聞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今集作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先生答書以爲、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又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爲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爲考亭辨、且自言未嘗注詩、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究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遺書在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

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儐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黄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者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爲一體。内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顔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詢問、不勝悚懼。上云、

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自遠來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即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奏，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按行狀，公進周禮說在遷秘書少監後。玉海亦云紹熙三年進。

按，賜對年月，文集亦無明文，考是年十一月封事云，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繼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

用爲皇子嘉王府贊讀。据此則秘書少監之除、即在便殿賜對之後、故辭免秘監狀有乃因賜對、有此超擢語。是公在郎舍幾逾一年、而後賜對也。惟館閣續録公以吏部郎中除秘書少監。其由員外郎遷郎中、則無從考其年月矣。

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八月、王生辰、上始生詩七章。纂次建隆以來行事、爲王講誦。

行狀、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要、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敘累朝因革損益、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

攻媿集六十九恭題賜陳傅良宸翰、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

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秘書少監。十二月、爲起居舍人。續資治通鑑是年正月即以起居舍人、繫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封事。辛卯、上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憸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有臣待罪右史語。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末自記云、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巘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水心集題跋中書孝廟聖政序云、光宗更自命公。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詔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勑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祚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眞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焉論賞耑先於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

按文集寄借嗣淸詩序云晚爲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康顧視良久以宋史及館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中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

上將朝重華宫、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

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禄、歸展墓焚黄、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内侍陳源爲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

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

至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

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

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

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按、下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服

極諫不聽後事、史彙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能還宮。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能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淸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五月初四日奏、入劄中。池州副都統制李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掊尅、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罷、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奏。陳源除入內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駮之、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横、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逐便以來、聞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於天威、黽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七月二十五日奏入、不報。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卹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將不可不謹、卹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勛臣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道。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八月十三日入、留中。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爲舍人、遇事不可、輒封還詞頭、反覆論奏、殆無虛月。此數事、尤其彰彰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勑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既試、衆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寖擢居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發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啟明於朕意。鳳池共②、能發揮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賡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藨

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三春四次請對、頻竭愚忠。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即面納休致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曾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

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出處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致仕、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末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贐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之、天意非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詔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贐金恩、出意外。

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稟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黃欲追風、況復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幾流落、瀟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鱗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眞尺五、

朝綱賴扶顛。龍樓闕問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風激頹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戣、有懷不得專。況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判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晚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敕具

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歉焉。使高帝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兄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以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尚遂其行、肅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劄遞到温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爲寧宗。七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勑、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賓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眞。具官某、

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眞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其言、首畀故官、洊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遄爾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勑、朕嗣膺鴻祚、祗遹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名滿四海。横經米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攻媿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而行之詔知閤門事謝淵保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黄公言樓

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
公熹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熹以慰人望。
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
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
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
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
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

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除③同修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孝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寮寀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爲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

行狀知閤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今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溫州永嘉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

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鬻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官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是屢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

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娣姒、憂樂皆同焉。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旦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某年月日、葬。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爲二十四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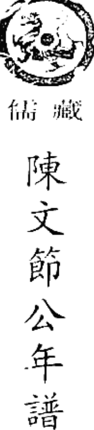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居杜門、榜所居室曰止齋。

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亹亹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對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阨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

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僞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





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據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弛僞學禁、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今本作定。誤。）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寧皇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爲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之，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纊，酹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彷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申、與攻媿集同。行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攷宋史寧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媿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公子師轍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神道碑作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神道碑作監鎮江府滲口茶庫。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一作燕。次

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嶹、次未行。孫女一人。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雷煥省之子。薛師雍、戶部侍郎叔似象先子。林子燕、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廉夫子。徐冲、工部侍郎徐誼子宜子。見文集令人張氏壙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

攻媿集二十六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擢之從列。爾後困於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轍、窮賤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眞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

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與念舊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爲望族。

余兄勤西甌海軼聞云：今我邑澍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止齋無後。讀定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徙宜興，明時遂爲望族。天啓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籍。少保子爲定生先生貞慧，定生子爲檢討維崧，然則君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爲未脱稾。宋史本傳作詩解詁、以爲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申儒序其傳末。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尚載有止齋詩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然則公詩説雖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尚有傳抄、今則不可復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説詩大旨、尚可窺其涯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視爲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説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説、不與考亭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説。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互

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

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檜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檜。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按紀聞所引見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藥、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槀久矣。年來時時諷詠、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

又與張端士書三、毛氏詩傳汩沒有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

己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又書四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　淺迫人意有遠矣。謝逍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
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觖望夫咎己
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觖望則又弱焉而尤天也
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
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
人者倘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
及猶淺則亦難乎遂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
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
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
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
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

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按此條欽定時經傳說彙纂採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蘩詩云、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蘩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忮不求云、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條、不知採自何書。呂氏讀詩記所引永嘉陳氏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按、徐。筠字孟堅、濟江人。周禮微言凡十卷、見玉海三十九。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興④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子語類黄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目謂其說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即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姪詒讓曰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尊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爲詳審而於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爲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按春秋後傳今刻入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

未見。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先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

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過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日變例、竊以爲不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

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旣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槀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撰、樓參政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倩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説春秋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説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玆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説蠭起之日、獨能根据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

胡宗日問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删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又第四書、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亟成、尚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神道碑作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

文集答丁子齊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搉、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圖縈、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嘗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讀書附志及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即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日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按文集自序有嘉邸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撫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宋史藝文志並作五十二卷。直齋書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卷、今未見。明宏治間王瓚本五十二卷、與曹序編次合。王序言從秘閣錄出、今尚有傳本。同時又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爲二十八卷。國朝乾隆林上梓本又分爲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凡刊於杭州、卷數悉照林本。

按文集曹序云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郎先生燕坐之齋以名集。今正德本尙存曹編之舊、詩九卷、（一至九。）內外制九卷、（十至十八。）奏狀劄子九卷、（十九至二十七。）講筵故事一卷、（二十八。）壬辰廷對策一卷、（二十九。）表二卷、（三十、三十一。）啓三卷、（三十二至三十四。）書簡四卷、（三十五至三十八。）記一卷、（三十九。）序一卷、（四十。）跋二卷、（四十一、四十二。）策問一卷、（四十三。）雜著一卷、（四十四。）祭文二卷、（四十五、四十六。）誌銘四卷、（四十七至五十。）行狀一卷。（五十一。）此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蓋尙未定之初本與。

見於文集曹序者、又有周漢以來兵制、（宋史藝文志作漢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表、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末脫藁。

按歷代兵制今尙有傳本、錢氏刻入守山閣叢書、餘俱佚。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天一閣藏本。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

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未詳孰是。按、從之爲金若虚字、㝗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醯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熙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按、書錄五長樂財賦志下云、往在鄞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中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為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尚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二百三十四、蓋即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備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録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爲一人之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説並詳余姪詒讓温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尚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域南集、見文集卷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尚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奥論八卷、見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爲公作、並有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颟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眞贋訛、題叢帙、誕彌遐陋者此類是也。無關大賢述
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文肅編集、嚴
加甄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
家之嚮、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剔文義、紬繹衆紏、究明帝王經
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
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迄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同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
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
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汎、而志念冋皇、與物委蛇、左推
右挽、旁接曲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爲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蔽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行之、瑞安。　曹叔遠器遠、瑞安。　陳說習之、永嘉。　章用中端叟、平陽。

陳端己子益、平陽。　林頤叔懿仲、瑞安。　林淵叔懿仲弟、瑞安。　沈昌叔阜、瑞安。

朱黼文昭、平陽。　胡時伯正、樂清。　林子燕申甫、樂清。　沈體仁仲一、瑞安。

錢文子白石、樂清。陳　巖仲石、平陽。林大備百順、平陽。林居實安之、瑞安。

林　鼒瑞安。胡　宗太初。周　勉明叔。王　綽成叟。

呂聲之大亨、新昌。呂沖之聲之從弟、新昌。洪　霖天台。高　松國器、臨海。

倪千里起萬、東陽。徐　筠孟堅、清江。黃　章觀復、新昌。袁申儒建陽。

吳漢英長卿、江陰。吳　琚居父。胡大時季隨、崇安。沈有開應先、無錫。

水心集二十二有墓誌。薛仲庚子長。賈端老　張端士

滕　璘德粹、婺源。木天駿德遠、瑞安。宋元學案曰、止齋再傳弟子。

補　湯　建字達可、樂清人。少爲陳止齋所知、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尊爲執堂先生、見萬歷志、則亦止齋弟子也。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宋史四百四徐邦憲傳、少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數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官至試寶謨閣待制、謚文肅。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宋史四百十三本傳、學於陳傅良、徐誼。官至安德

軍節度、封信安郡公。

陳文節公年譜卷終

蓀文節公年譜一卷、瑞安孫蕖田先生著。初余友楊君志林得一寫本見詒、藏之十數年今春校印叢書第二輯、此寫本先付印告成矣。秋九月、孫君公達來滬過余、談先生之孫也言行、篋中有此書家藏寫稿余喜甚、輒以印本求覆校。公達所攜、乃先生晚年定稿、精贍過于志林所得者遠甚。余因悉棄去先所印成者、而公達亦樂以其藏稿假余重印、即此卷是也。先生生清之中葉、同治間官至侍讀學士、與其兄太僕琴西先生皆篤志宋永嘉諸儒之學、以啓迪後進。嘗彙刻鄉先哲遺籍、爲永嘉叢書、極爲精審。生平嗜學、至老不倦、所著尚有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孖沚年譜、海日樓詩文集等書凡若干卷、藏於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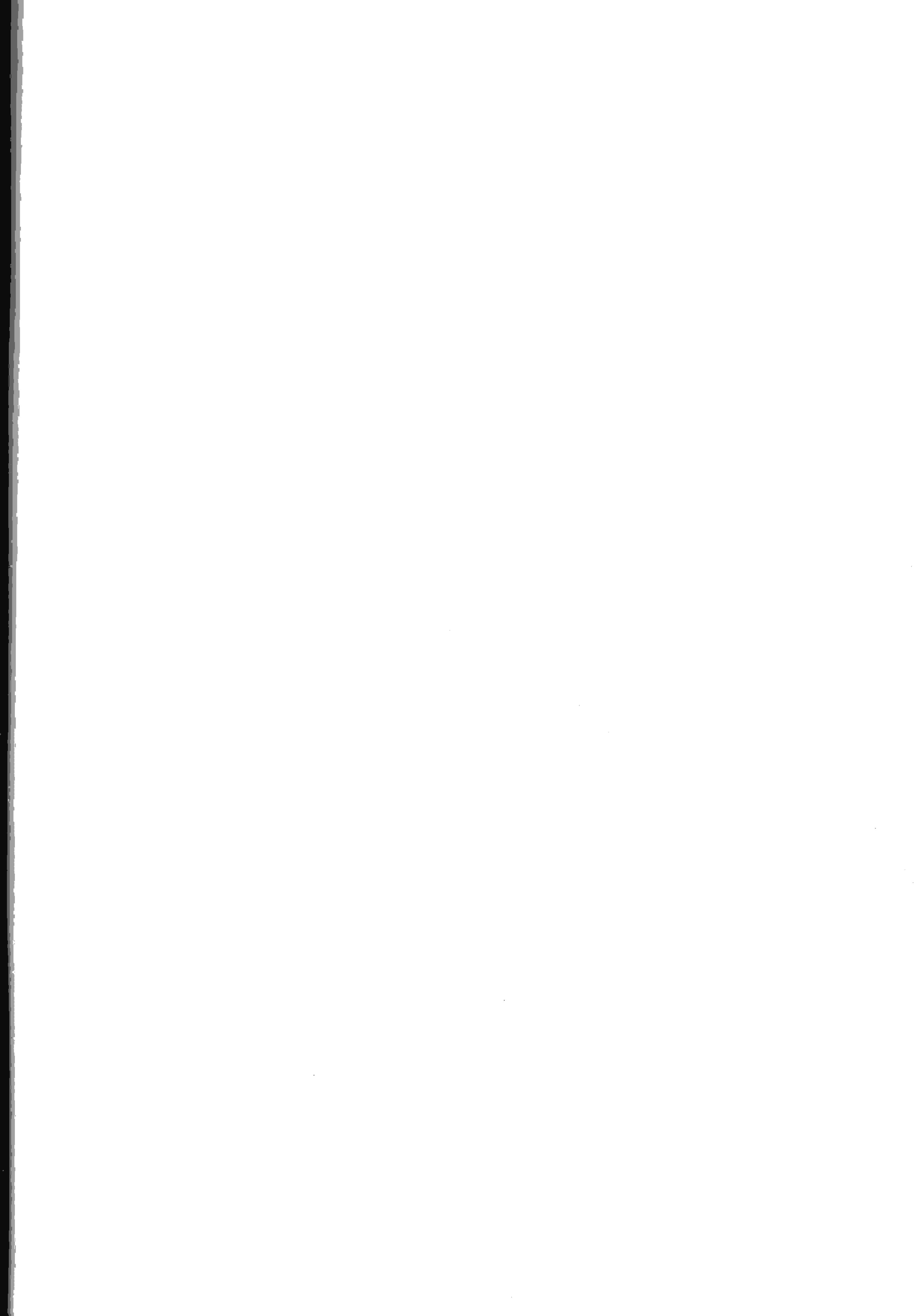
校記

①應勘：四庫本陳傅良《止齋集》卷二〇《湖南提舉剌列郡太守狀》同。據文意當作「磨勘」。

②「共」下有脱字，據樓鑰《攻媿集》卷三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制》，當作「二」。

③實錄除：據陳傅良《止齋集》附錄蔡幼學撰《行狀》，當作「實錄院」。

④紹興：據葉適《水心集》卷一二《黄文叔周禮序》，當作「紹熙」。按，據年譜，陳傅良于紹熙三年進上《周禮説》，作「紹熙」是。



# 定川言行彙攷

張壽鏞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吴洪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四明叢書本

《定川言行彙攷》一卷，近人張壽鏞編撰。原載《四明叢書》本《定川遺書》卷四。

沈焕（一一三九—一一九一），字叔晦，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銖子。潛心經籍，作文講求義理。年二十五入國子監，後師事陸九齡。乾道五年舉進士，直言時政闕失，爲汪應辰等賞識，奏名第二，授上虞縣尉（《宋史》本傳作余姚縣尉，誤）。淳熙八年除太學録，孜孜講道，爲同僚所忌，出爲高郵軍教授。後爲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淳熙中知婺源縣，十五年，通判舒州。紹熙二年卒，年五十三，謚端憲。沈焕既得江西陸氏之學，又與吕祖謙兄弟講論，約略史籍，周覽博考。著有《文集》五卷，久佚，張壽鏞輯有《定川遺書》二卷。《宋史》卷四一〇有傳。

編者張壽鏞（一八七六—一九四五），字伯頌，一字詠霓，號約園，浙江鄞縣人。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歷任寧波法政學堂監督、杭州關監督。民國間累官財政部次長兼江蘇省財政廳長。後創辦光華大學（抗戰時學校改名誠正文學社及格致理商學社），任校長，有《約園講演集》。著有《經學大綱》、《史學大綱》、《詩史初稿》、《四明經籍志》、《約園善本藏書志》等，又輯刊《四明叢書》。是譜即其輯刊《定川遺書》時所撰，雖不以年譜名，而按年繫事，實爲年譜。自序稱「欲爲年譜，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故爲此編，以《行狀》爲主，以他書所載爲輔，分別綱目，以略見譜主生平事蹟及學術進益歷程。

#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後學鄞　張壽鏞輯

##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得之言行編、壽鏞亦未見全帙。嗣得之於伏跗室、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也。惟欲爲年譜、

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譾陋，既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録爲輔，分别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焕，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

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絜齋集跋祖姑歲月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既傳孫枝、而不爲定

川立傳。定昔台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阜莢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澤夫、父開、不仕。子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鎮志興誤熙。特更正。官惠州博羅縣主簿、號逍遥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交，面斥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士大夫信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褻，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又案袁陶軒鈞甬上寓公傳：焦公路，山東布衣也，寓大涵山麓。又案沈鍠傳：鍠字高卿，與兄銖、弟銘皆

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又案全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籛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又案全謝山嬾堂記、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籛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

又案所箸有經説、王攖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大年。攷奉化縣志，大年箸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

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説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淸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先生子，名省曾。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淇暢，聽者悚然。又案史忠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淸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鎮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通判①

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

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

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 又案眞西山撰袁絜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益充。 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探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

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又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復齋諡文達，世稱梭山先生。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奥，上遡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復

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玆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壽鏞案、蔣樗庵鄞志稿傳謂復從其弟九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肅凝。求友如不及、潛觀默察、至有穎然衆中、不自矜衒、八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薛象先頹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厲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

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不行、蓋本諸言行編。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謐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録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

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

案鎮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尚書、明年罷。應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廸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閩志、蔣傳、宋元學案、鎮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晳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刋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從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尚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祗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

矣。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

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上虞尉，未即視事。與絜齋既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徹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

歸俟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末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

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祛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榘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眞、況惟鎮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刪、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鏜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

士相隔僅三年。錄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狀既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簽判公既有子、又有弟鎧、定川既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　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清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絜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

焉、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尉曹三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鐍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

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敘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籍，君拘籍鐍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即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

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　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蠟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　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　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纂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虚日。又纂朱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纂言行編、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

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廬、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

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彙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

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尚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

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

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

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尚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

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斂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

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云。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又案、

鄞志鎭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言行編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候濤之勝。今

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　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汪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僥濤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括昌郎括蒼。　又案宋史孝宗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謂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

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木製船、又須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木製船、非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　又案全謝山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徧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案全謝山楊文元

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詩錄入遺書附錄卷一。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元學案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大愚祖儉代、亦稱爲四先生。滕德粹爲

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又案王伯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攷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

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攷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則雖尉江陰，尚未之任，眞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攷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之歲四月，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台與某其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

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又案蔣櫄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劃竹洲宅延居之。燠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

宋元學案本傳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之歲、後七年、予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居、既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

且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言歲月、樗庵因謝山而未深考。至慈湖年譜既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沚、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既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

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稾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濶濂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儒，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録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閒，其道會

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詐、已無可言。吾

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説、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黄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

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燭湖。言之。先生與子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郎鄭汝諧也。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

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鄭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丞思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丞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平。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

案丞思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

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又案墓碣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絶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

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又案墓碣後，司尚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又案鄞志本傳引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顔色，飾貌者遂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

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又案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

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内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頹年、永絶榮進者乎。謹自陳傅良以下三

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黄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乃言、吳鎰、項安世、劉鑰、舒琳、林鼐、袁燮、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顛滯於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

爲屈。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又案延祐四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

未上、觀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云、待攷。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没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7]、賜緋衣銀魚。墓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僦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邮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

可也。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間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

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求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鎭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肰、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案友爲向伯升。見言行編。

晚歲益尊敬朱子。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既寢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七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

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丁酉、攸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二日、是在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葬。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一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稾、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鄮峯眞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址四明文獻集及宋元學案補遺。案朱子文集未見此文。楊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請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東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⑧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肅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謚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箸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學案補遺錄經說。　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

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驛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文靖公子。次許嫁呂喬年、忠公子。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見宋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鈃、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文詳見奉化縣⑨本傳及藝文志。

舒衍傳、

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之。舒銒傳、銒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能守家學。王梓材案、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又案奉化縣

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清王梓材補藁先生文集。

案、黄梨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朣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敍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朣軒有補藁先生文

集、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録卷四

校記

①通判：當作「判官」，參見《宋史》卷四二四《徐元杰傳》。

②范仲輔：當作「范仲黼」，見《水心集》卷二七《上執政薦士書》。

③游乃言：當作「游九言」，見右引書。

④吳謚：當作「吳鎰」，見右引書。

⑤劉鑰：當作「劉爚」，見右引書。

⑥舒琳：當作「舒璘」，見右引書。

⑦按：此條繫年似誤，蓋光宗受禪於淳熙十六年二月，即位推恩當可施行於本年，此繫紹熙元年，不妥。

⑧楊：當作「沈」，見《鶴山大全集》。

⑨「縣」下當脱一「志」字。



# 象山陸先生年譜

宋・袁燮　編撰
宋・傅子雲
宋・李子愿　彙編
吴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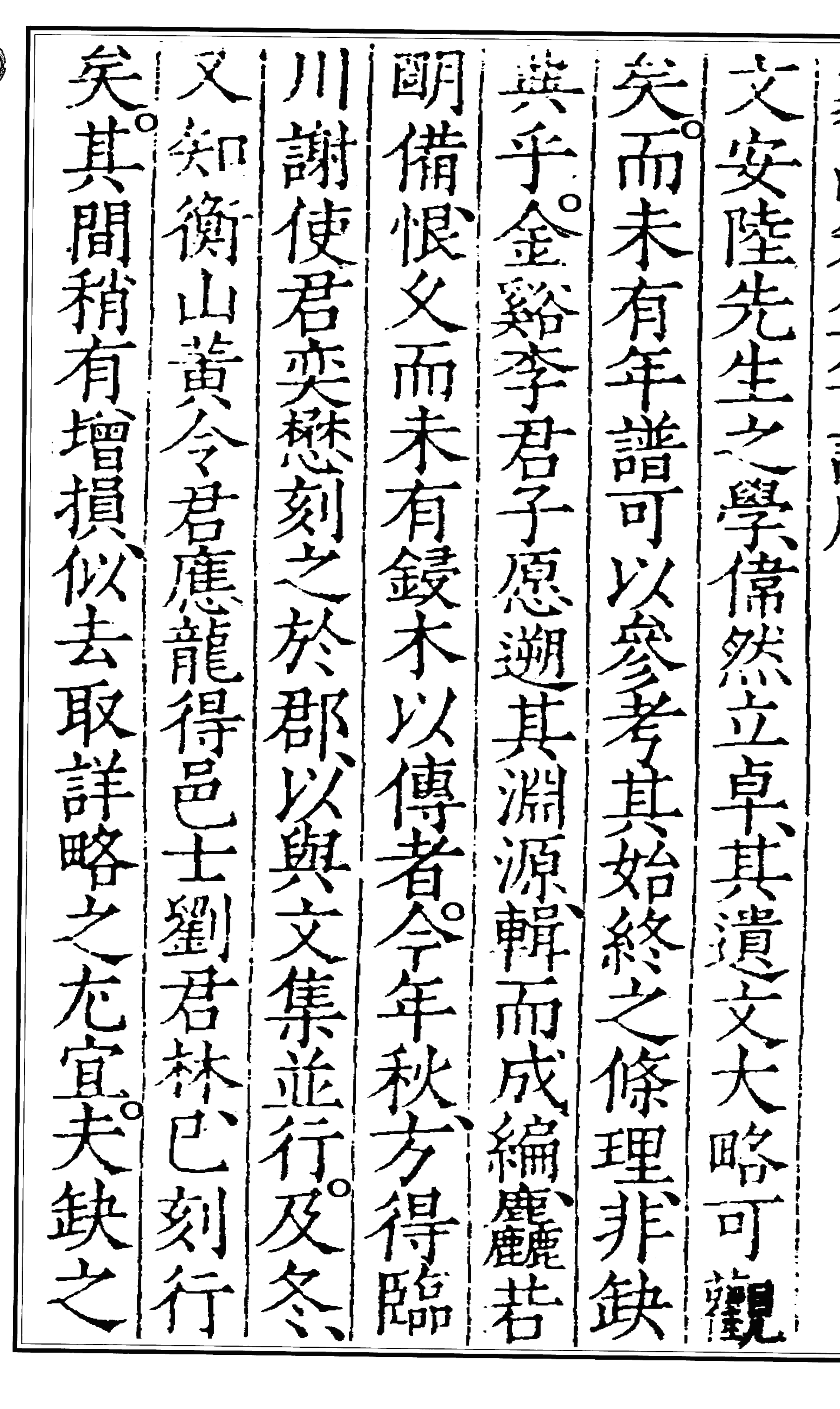
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

《象山陸先生年譜》二卷，宋袁燮、傅子雲編撰，宋李子愿彙編。明嘉靖三十八年張喬相刻本。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號存齋，又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宋金溪（今屬江西）人。幼聰穎不凡，與兄九齡講論理學，號「二陸」。乾道八年進士，歷崇安主簿，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删定官，擢將作監丞，罷歸，講學於貴溪象山精舍。光宗即位，起知荆門軍。紹熙三年十二月病逝，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陸九淵以理學著名，與朱熹並稱。二人曾於鵝湖會講，論議不合，遂成二派。著有《象山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及語録四卷行世，中華書局有排印本《陸九淵集》（一九八〇年版）。《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九淵年譜，初稿成於門人袁燮、傅子雲，然未刊行，後由李子愿編定，於寶祐四年分别刊於臨川、衡山，包恢爲序，與文集並行，今傳本均出衡山劉林所刻。然諸書著録，或作袁燮編，或作袁燮、傅子雲編，或作陸持之編，或作包恢編，或作李子愿編，實則同爲一譜，因刊削取捨，遂滋歧異。清雍正十年李紱增訂三卷本，於其源流，業已澄清。此譜傳至明代，殘損已多，賴張喬相校訂重刊，獲傳於世。其后王宗沐將其刊入《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删去已見於文集之詩文，定爲一卷，遂成通行之本。今以張喬相刻本爲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本、李紱增訂本，稍作校勘。

清雍正年間，李紱彙刊二譜，並增訂爲三卷。其後清方宗誠撰《陸象山先生年譜節要》一卷，楊希閔撰《陸文安公年譜》二卷，均在舊譜之上删潤而成，内容不及李紱本豐富。但李紱本今傳播甚廣，其版本亦不及是譜古舊，故今取此本。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金谿李君子愿遡其淵源，輯而成編，纚纚若闕備，恨久而未有鋟木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黄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

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于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既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

譜者異。先生生于紹興己未、訖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

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萬人爲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閒、稍加警策、即與天地

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析義理，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切琢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

饋使人心開目明，循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又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將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父兄益淳，農賈安恬，吏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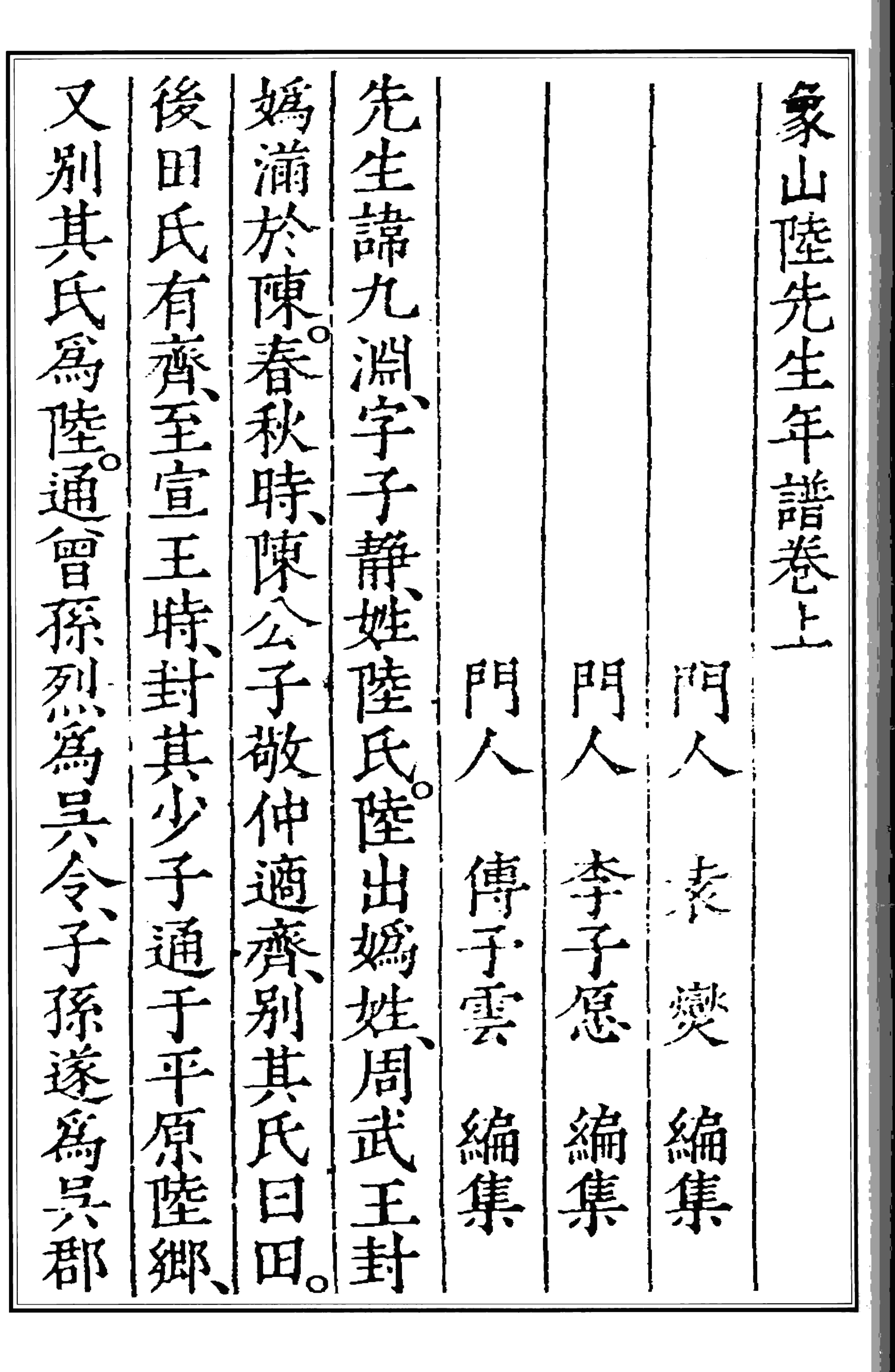
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為發千古之慨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愀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

必知内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

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横議，而莫有能破其横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

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象山先生年譜序　畢



#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袁燮　編集
門人　李子愿　編集
門人　傅子雲　編集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

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諱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于海内，贈宣

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跋。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懃懇切，反覆曉譬，説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揔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皐，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

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曰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

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授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爲序。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

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靜重如成人。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

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性不喜華好。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

得鄉譽。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有子言，有疑。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言有三章。及讀有子言，有疑。有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又見曾子數曾子，見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數得聖人高明絜白如此。又中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後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意。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侍季兄復齋先生學。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讀、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爲文雅莊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爲婿。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讀書有覺。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閒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季兄講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又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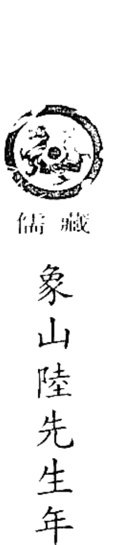
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曰、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又嘗自云、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捨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學弓馬。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胷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胷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孝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

君宜。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卽以此注籍。蕭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

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塟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與童伯虞書。云、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羇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余兄子壽、今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然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

喪爲欣戚，感亦甚矣。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吴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嘗語人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答去、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爲策題所纒。

得解見提舉書。云、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昧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蒞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慕其賢而欲見其

而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其後①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所以進見者爲贄焉。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

春試南宫，奏名。時尤延之袤知舉，吕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御海上之鷗，遊吕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内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乎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

閒，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静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

徐誼子宜侍學。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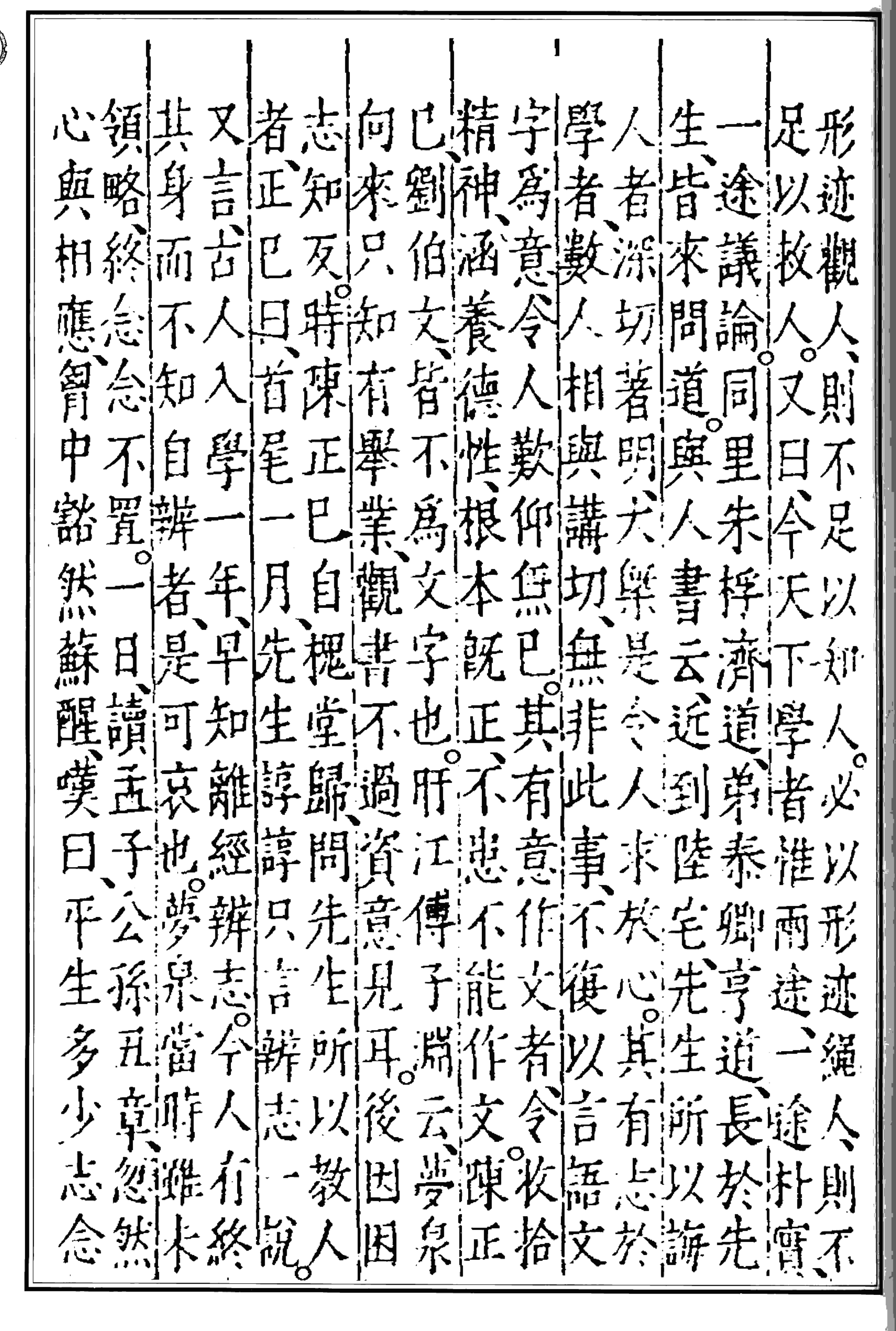
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答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彊、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敬仲問曰、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敬仲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

說、敬仲亦未省。偶亦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之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之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之、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矣。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2]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遠近風聞來親炙者益盛。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故

逸也。其嚴如此。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舊室、西有高軒。此窗南窗、東有隱室、又名留軒、西有王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處茅屋稍久。西南有入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入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處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皆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指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



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已、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特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一説。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

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説。

答諸葛受之書。略云、誠之遠訪、辱惠書、欣懌無至。誠之力學、今世鮮見、好善如此、所當輕千里而告之以善者。況其千里而來見耶。則力之所及、豈敢不自竭。前者侍坐、每有譴訶、來示勤企、復有下問、苟有所見、敢不盡焉。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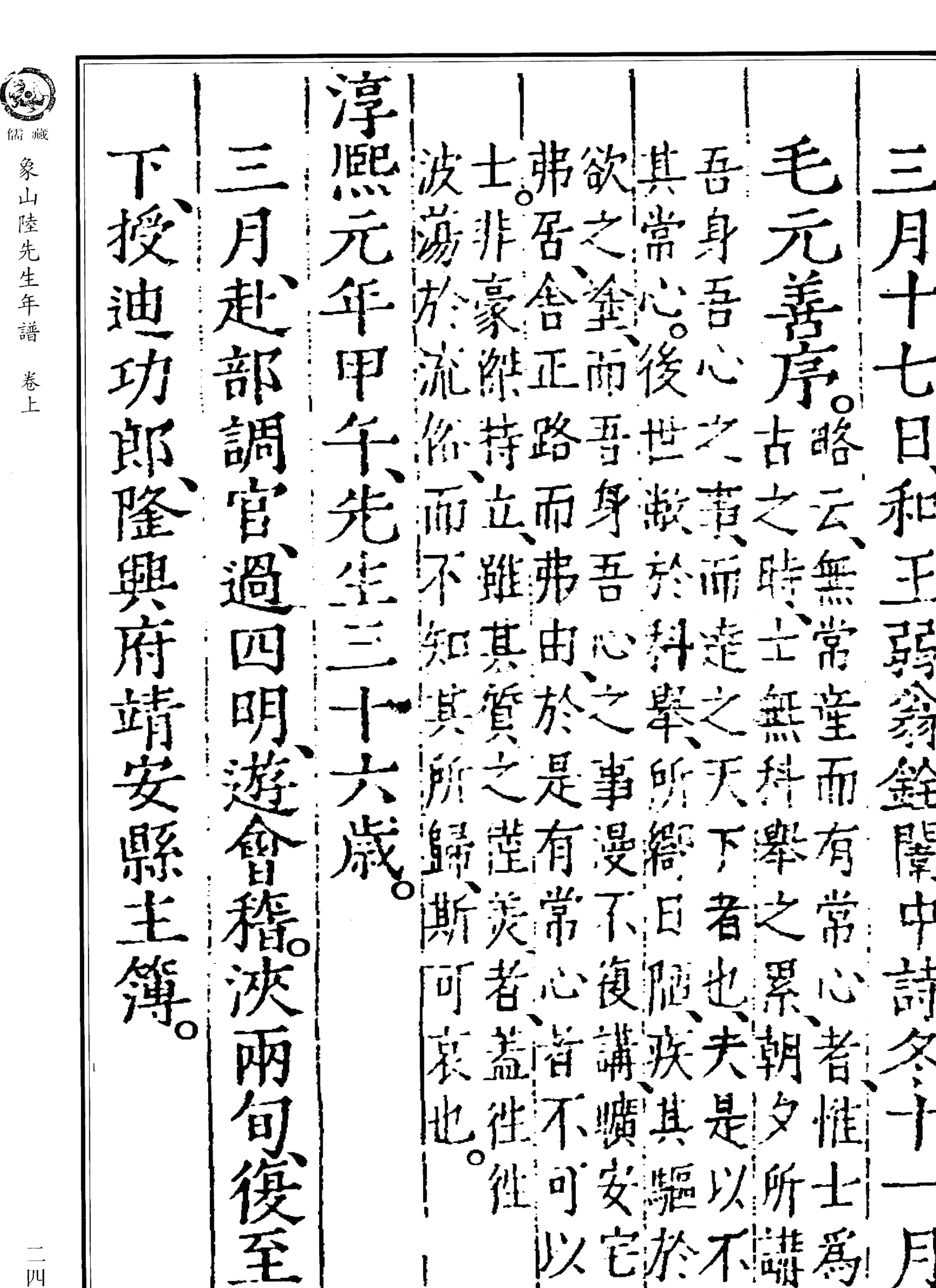
踐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遂之意、而徒爲無已憚、大言也。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能禦之哉。

答舒西美書。略云、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塗徑、支離其門戶。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性、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同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

條達，如手足之捍頭目，則豈有艱難支離之學。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基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略云：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足下嘗言，學外無道，道外無學。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翅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元善序。略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澂於科舉，所鄉曰陋，疚其驅於利欲之塗，而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略云、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見李叔問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静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静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鵝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

之穆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晉止旬日。鄒斌俊父録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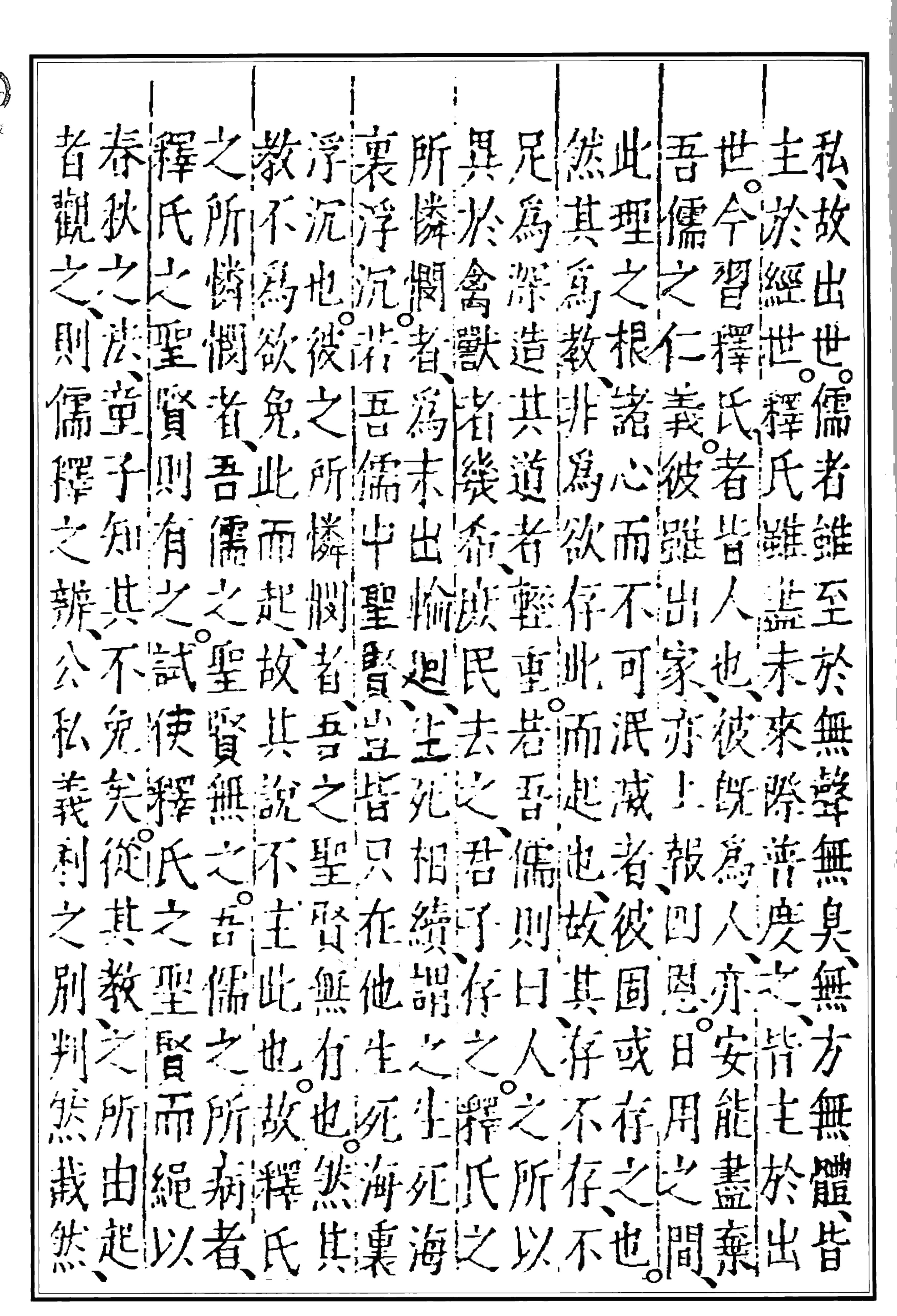


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兹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略云：兄前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間，靈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



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

有不可同者矣。

再書。略云、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凡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乘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地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哉。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

不可改頭換面。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經有省發、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當續三紙、而後賛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未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詎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此理云。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堂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在滋蘭。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蘭。

春聞張欽夫卒。與包顯道書云、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復齋臨終云、比來見

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切切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沉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





志之所尚、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淸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

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略云、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繼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巨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曾不是計






云云。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職。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書來。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嘗發其情、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上、多見高第及門弟子、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謦欬、然受沾洽④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

繼淪落，㕵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

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云：秋初供職，人事哀哀，殊無暇日。朱元晦在浙東，大節甚偉。劾唐以正一事，大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

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國學。時二月初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

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摯摯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此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絶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欵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

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⑥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説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説、却於

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先生在敕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

**與潘使君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大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泛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

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沮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 嚴陵詹子南侍學。

云、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之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統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鄉、遂棄諸書。及後來、覺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一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

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

在勑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來書。略云：勑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彊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





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云、勅局見編類自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晋之間、亦可致力建請、兼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録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比一再見、以坐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候從容當致之也。某對班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未得其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眞實録、未知尊兄曾見否。不然、後便當録去。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敕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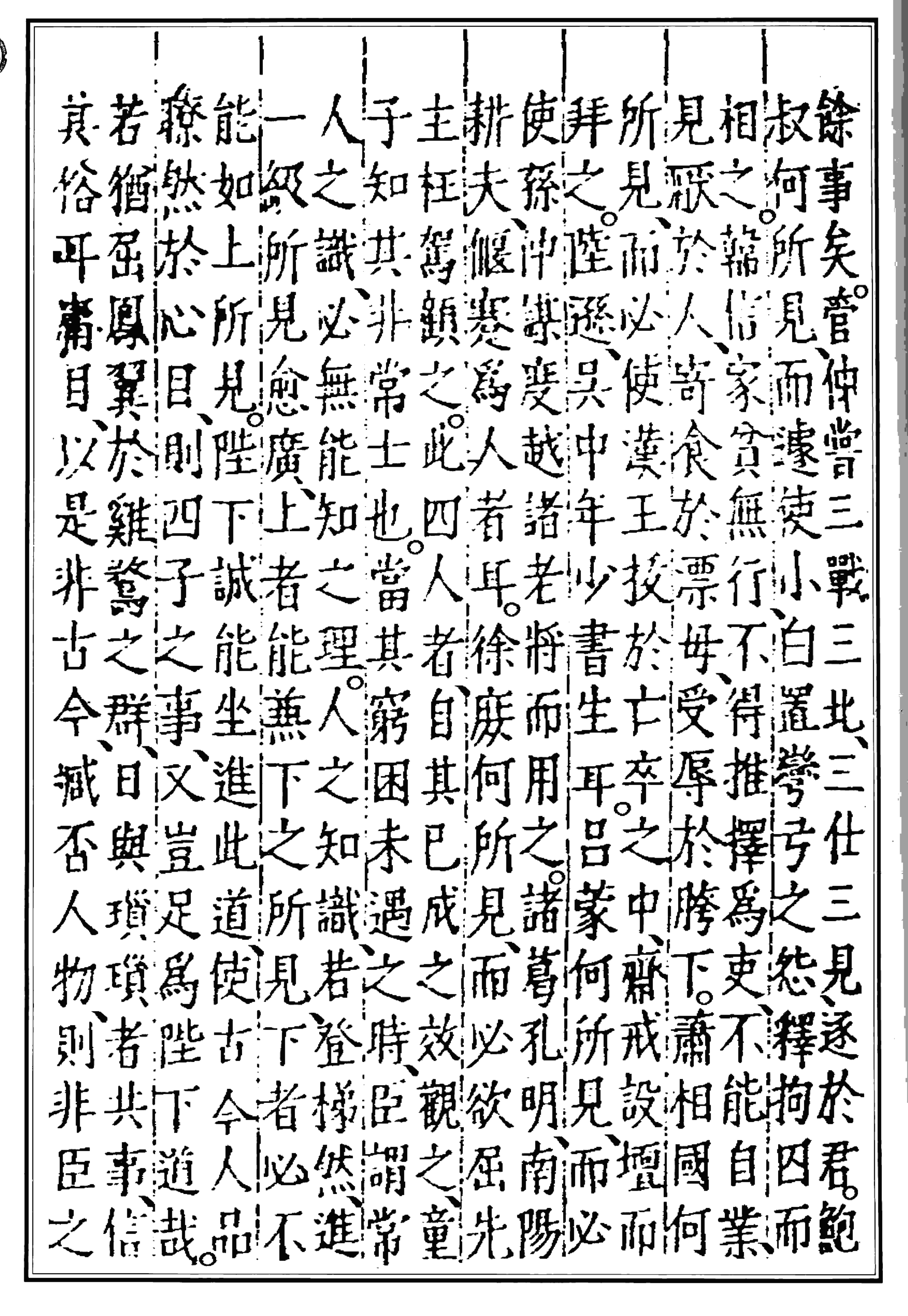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第一劄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





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8]。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

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第二劄云：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宣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知。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臣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第三劄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讎人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拔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人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肅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第四劄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趣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蔡之法度、雖大舜、司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卅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

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令日復請爲陛下誦之。第五劄云、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椰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陛[9]下米監[10]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説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蔽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禮則若於隔絶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集勢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古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讀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稍得有所悔遅説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高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悲。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説甚詳、上無説。○讀第二劄論道、




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説甚多説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云云云云。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説此、中有人云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讀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數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乃秉笏立聽、更不容轉對。與詹子南書云、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覆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

尉畢再過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人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答蘇宰書云、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近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行覈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可以少償萬一耳。

朱元晦書。特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




聞至論、懇決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嘆。然於我向稍邪。語圓意活、渾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答朱元晦書。云、來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但無以當之深慚疏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高、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舉椰子享捧土揭水而致之廟堂之上、

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大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末云、某在童稚時、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顒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先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敘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微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具公、茂榮諱漸言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





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刪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蕭然同僚共餞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

在勅局。與尤延之書。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親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

伺、宜求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過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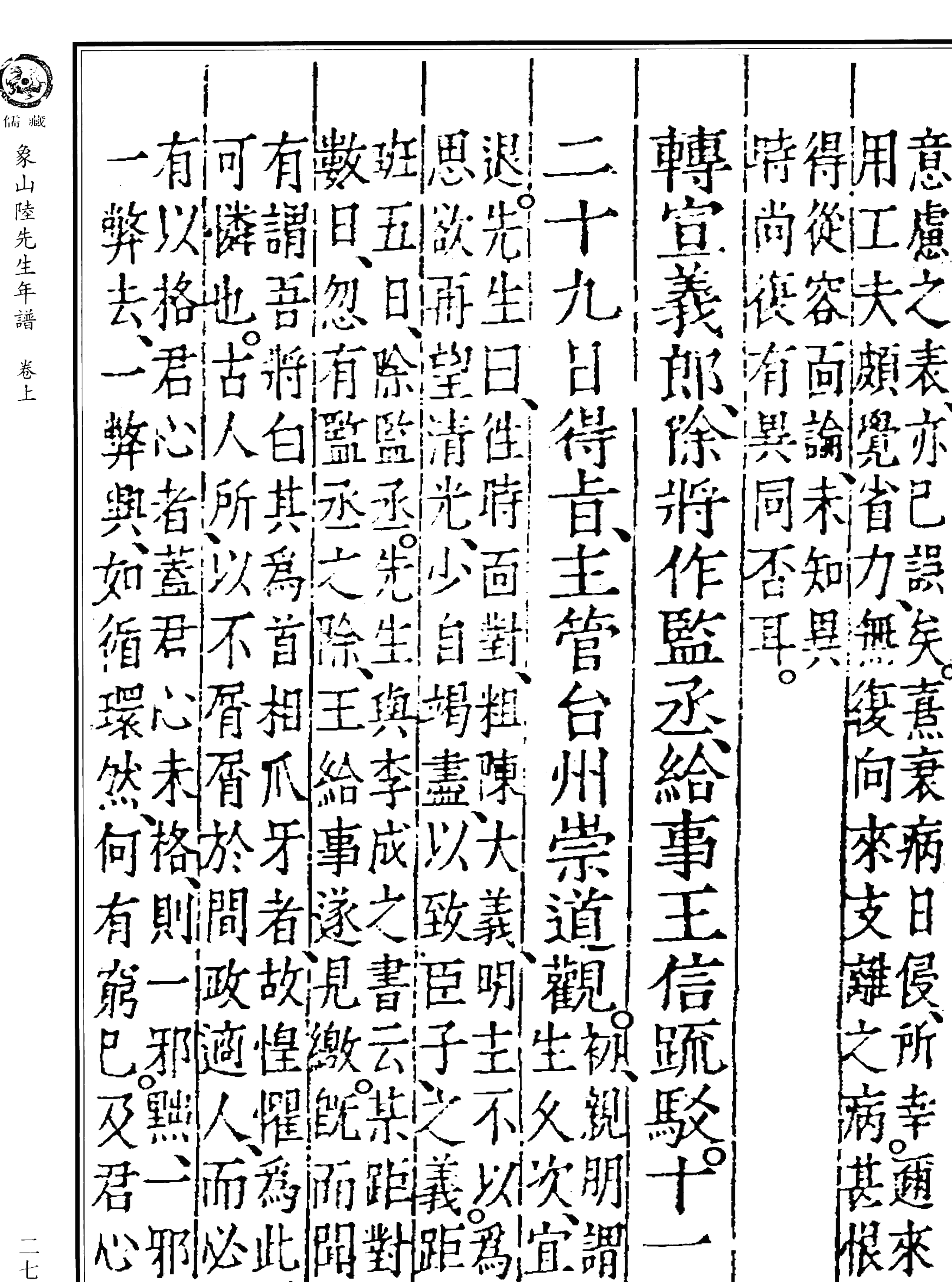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

在勅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爲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



意慮之表、亦已謬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距對班數日、忽有監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白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

格、則規模趣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輪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云、學粗知方恥。爲人敢崇文貌飾誠真、義難阿世非忘世、智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衡騷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廷秀詩有云、可憐議論常傾坐、須信聲名解誤身之句、大未知先生者。得和詩、愧悔後過槐堂、敘語數日、因聽誨、大敬服。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諸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

容、從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11]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云寬恩昇詞、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後彥、紬繹古書、講古道、辨學誼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發之憂、益不能忘也。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一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

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户高峻，議論非其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者，其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略云：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從生學子來游者日益衆，予與之悼特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興。前輩長者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云云。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





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劄沈字帖

云、鄉者復程帥書、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禀識趨、不同凡流。○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

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傅之書。略云、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爲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所謂不可外面擾動是矣。若聆聆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

初冬，答朱元晦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五月二日書閑慰之劄。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凡書、






頗覺辭費而理不明。某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便亟，未暇，尚遲續布。

元晦答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辨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記。贈吴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

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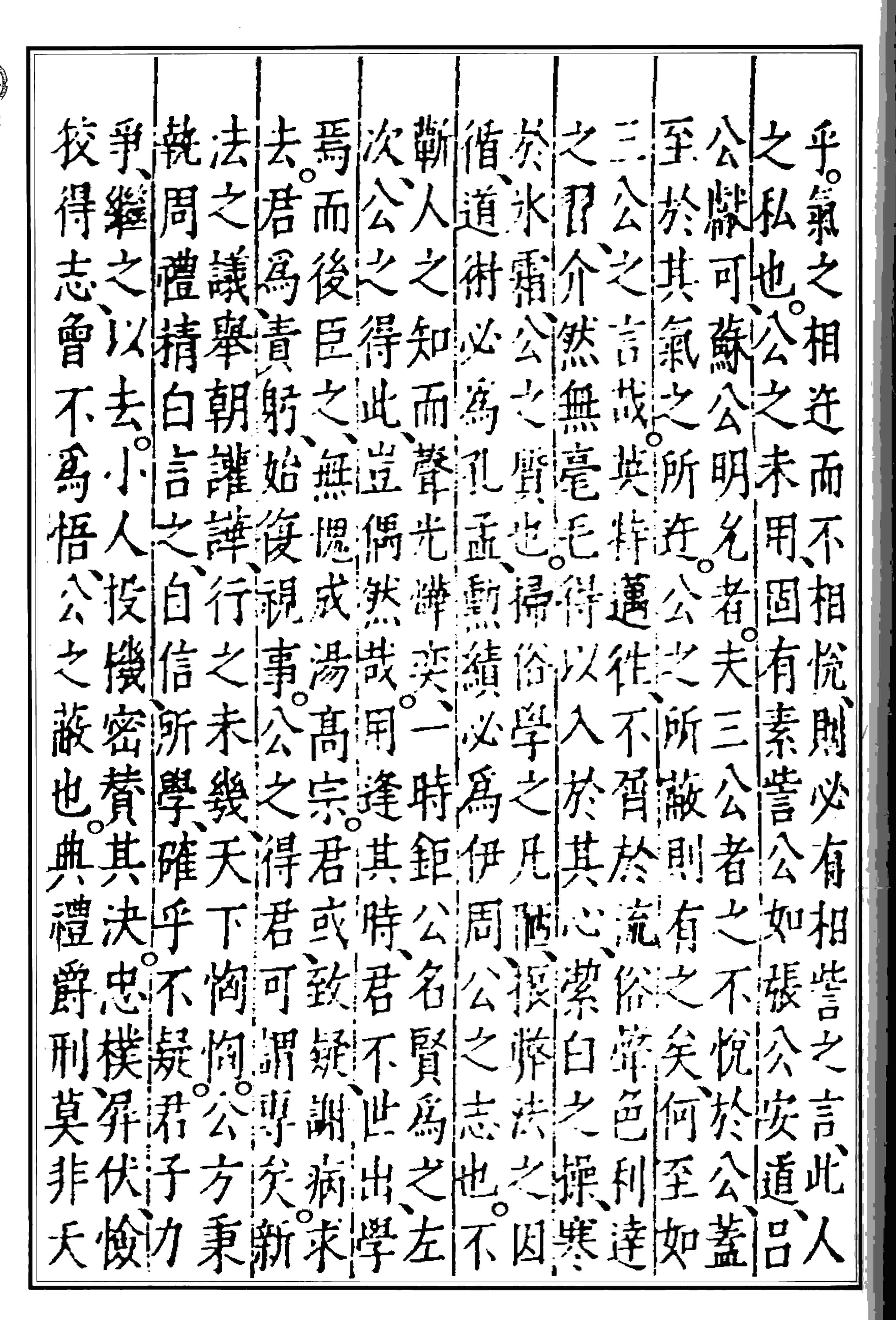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樁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略云、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月解[12]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益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眞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耳。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

先生在山間精舍。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虚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13]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



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至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賢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

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托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

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與薛象先書云、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有未能及此者。尚[14]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不當論同異。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當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者、無一人就其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卒於無柰他何也。

答倉使趙汝謙書。略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知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

矣。又書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稱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知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甚衆。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之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其氣象亦偉云云。○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孚先。○儲雲、伯強行己。○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芳、傅季魯馮徒馮泰卿初名梅窗、







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朔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地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卦菴、少石。○批荆先生書千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玆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如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麓。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

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數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態萬狀、不可名摸。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背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歌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益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巃、有樺木巃、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之佳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巒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羣山，蓋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背，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15]，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諸峯，嵱嵷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梽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畢下，夷曠非甚清澈，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云：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日風練，二日噴玉，三日飛濤，四日跳珠，五日冰簾，六日雙練，七日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卻略偃蹇，隱見於林杪，肸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

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轎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

感激、奮厲。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録。每講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東、嘗掛一座於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細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求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迹、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

此、多有與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從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嘅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耳。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

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儒持、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太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

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諸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眞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藤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頗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曰、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人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




專場當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於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下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爲可惜耳。所以爲汝言之爲此耳。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

乎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説。略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説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





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向與梭山兄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空言立說，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耶？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且太極字

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可以上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太極圖說以無極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足也。凡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

與提刑應仲寔書　略云：元晦入對，晉爲兵部郎官，以足病未供職，爲林黄中





所按，其說甚可駁。賴象先入文字番之上，不行按章，復以爲江西意。大學六月私試策題第一篇亦是異論，第二第三節皆譏切元晦學校議論如此。他又可知，殊令人寒心。此問學者莫不忿嫉。

與趙詠道書。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二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所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略云、老者蒼顏皓髮、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沖、莫不各適其適。吾亦不知夫大小精麤、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循子謙之標之、予持之分書同志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縣宰與其僚見延入學、爲發二南之義、士民皆爲之興起。宰尤注心樂聽、良心在人如此、莫不爲之啓迪。又以異說重蔽之、豈不甚可惜哉。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書、首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諭齊景公伯夷叔齊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





談笑之間、度越如此、韓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是、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櫱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

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魯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16]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

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多求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而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

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17]委之倫、顛萌蘗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作南豐黄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略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見太極之眞體。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云、極者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如此、又何必於上面加無極





字也。繫辭云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此理乃宇宙之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無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理、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至如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

入行藏、何往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析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

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知、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以有下、下以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之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緑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仔細著根、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盧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諉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卽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卽位、詔先生知荊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値得守荊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荊門之命、固出廟廊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

甚憫傷其賊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蝨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晚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充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虚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嚮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毫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説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眞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而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脩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横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

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學者、罔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人之難得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豈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令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為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文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

乾之誕、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強、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談說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閔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此盡足重爲贅疣乎。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云、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譏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

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遂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又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荊州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辟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歉。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闢墾架鑿之功，甚有緒。來學者亦甚盛。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春之首，辭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謂必已見絕，遂不復致問。今承諭詩，悉甚幸甚幸，過望。此正如





明道先生所謂兩分受其罪者。未死之間，尚幾得面論也。

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後順之，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北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呈。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從東如絢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月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涅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猾，安能舉其職哉！因循蔡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蓬祗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日五綠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

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⑲翌日，因盍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予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略云：太極圖說，乃拔山兄辨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録。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絶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再書。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略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户。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顔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户、孔子亦無私門户與人爲私商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

辨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答曾宅之書。** 云、示諭與章大博問答、其義甚正。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







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又曰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

道喪、異端邪説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羅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説、揣量模寫之工、依傚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殁、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

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耶。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智乎。夫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

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

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厖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厖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其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遅遅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 與姪孫濬書

路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

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冬十月朔、作外姑黄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暢。

云。

與王順伯書。云、來教謂君要稍襃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施於此也。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小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

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岳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云、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宿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飧、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室。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咏、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王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遊咯半山祭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王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

水泉既縮、又値久晴、長老敏公俾班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或會長少爲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象山先生年譜卷上終





校記

①後：當作「復」，見《象山先生全集》卷四《得解見權郡書》。

②孫應朝：當作「孫應時」，見李紱增訂本。

③處：右引書作「既」，是。

④汚：當衍，見右引書。

⑤以正：當作「與正」，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陳倅書》。此指朱熹劾唐仲友事，仲友字與政，或作與正。

⑥六：當作「陸」，陸國正即指陸九淵，見李紱增訂本《象山先生年譜》卷中。

⑦兼類：當作「蕪類」，見右引書卷七《與朱元晦書》。

⑧羽：當作「翮」，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删定官輪對劄子》。

⑨陛：當作「天」，見右引書。

⑩監：當作「鹽」，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删定官輪對劄子》。

⑪詞：當作「祠」，見右引書卷一三《與朱子淵書》。

⑫浚民：當作「朘民」，見右引書卷八《與宋漕書》。

⑬生：當作「王」，見右引書卷一九《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⑭尚：此下當脱一「同」字，見右引書卷一三《與薛象先書》。

⑮琶琶：當作「琵琶」，見右引書卷三六《與王謙仲書》。

⑯營：當作「熒」，見右引書卷一《與邵叔誼書》。

⑰焦：此下當脱一「焦」字，見右引書。

⑱在：此字當衍，見右引書卷二〇《贈疎山益侍者》。

⑲闕字，當作「越」，見右引書。

#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袁燮李子愿傳子雲編集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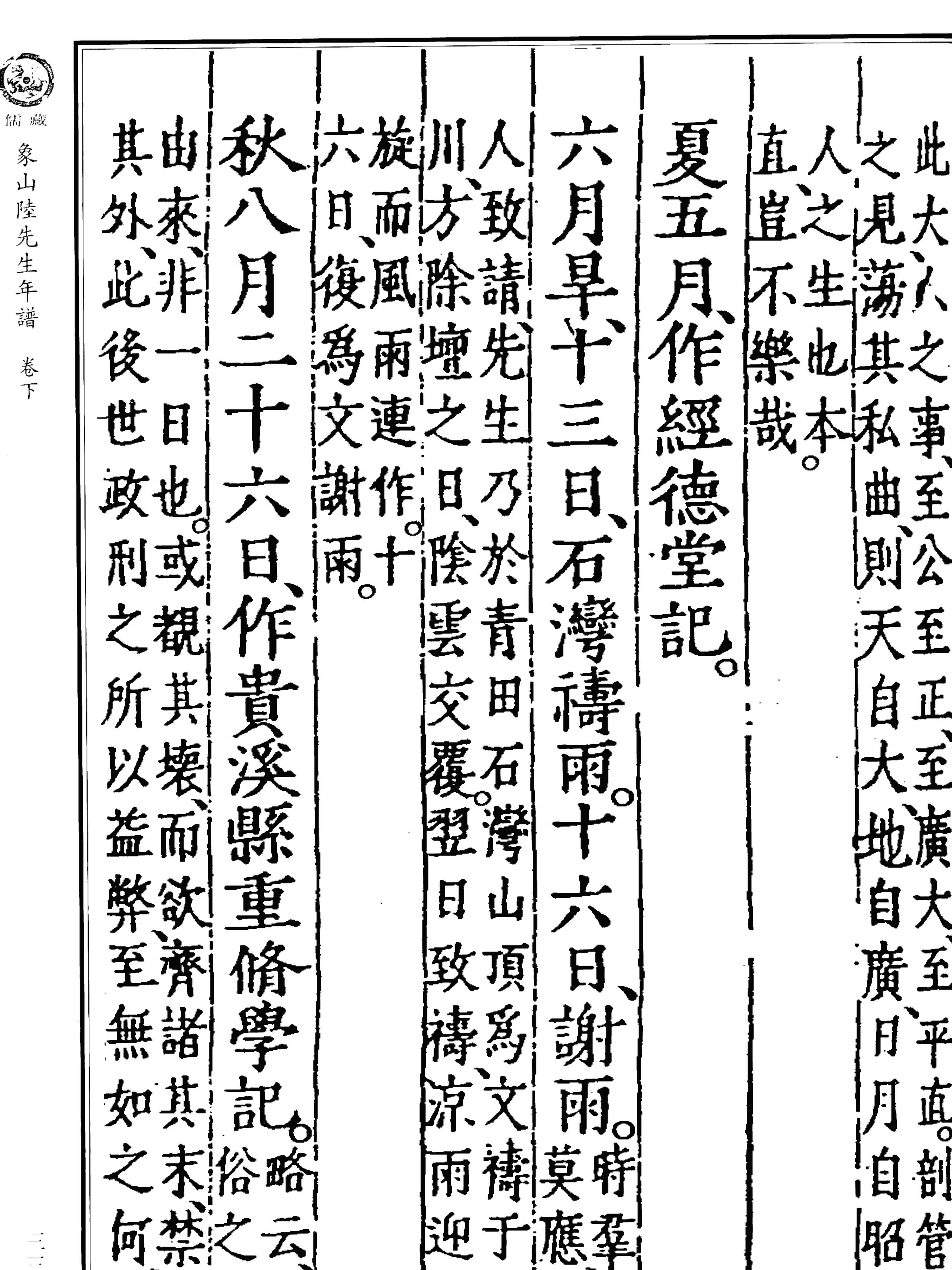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

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不仁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

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絶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匪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趨、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皐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疾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怨其爲已晚、則當有進益。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直是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



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

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時郡禱莫應、郡人致請先生、乃於青田石灣山頂爲文禱于山川、方除壇之日、陰雲交覆。翌日致禱、凉雨迎灑、旋而風雨連作。十六日、復爲文謝雨。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脩學記。略云、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寖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揣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僞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遂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父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謚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敝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

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循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望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

與饒壽翁書。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繫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此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觀、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與郭邦逸書。略云、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

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爲不清矣。當使日著日察，瞭然不可渾亂，則善矣。

與路彥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云。

作玉芝歌。靈華兮英英，芝之質兮蘭形，璚蕤兮瑶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若有兮菁菁。藹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淙琤，實青端而黃表，函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云、切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爲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又內帖云、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問之語、正謂此耳。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略云、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

聖賢、如關龍逄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顔閔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之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蓄姪訃以歸、親舊家庭視变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閲涉歷、此道益明、不敢不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云、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





新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爲切磋講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知木有根、知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

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宰林叔東①。

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②季海。

得旨、疾速之任。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先生曰、必也正人心乎。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曰、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有縣丞問起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制





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忌也。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遂守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③

秋七月四日，啓行。

十一日，書贈陳晉卿。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其所爲，是心而已。晉卿推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名縮，特爲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

祭文。略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覓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簿、齊安晝艤、臨皋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荊。喬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黄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傲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落、霜蓴破菊云。

卽日視事、上謝表。吏以故例白、内諸司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是延見寮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假其是非既明、乃從而贊歎、以養其銜公之意。先生教民如子、家、雖賤吏走卒。亦論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姦強暴、皆得之於無事之日。郡④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

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節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悔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其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置案。閒旬日、士民甚愛敬。受狀多只虛設。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辯。俾吏狀之、謂其子爲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桀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

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邉、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胡僧廬鄰保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郡盜屏息。制卿洪伋子中昔爲荆倉、嘗曰、先生之學精明、政事亦如之、非近時學與議論且背馳其政者比。一日、忽報某處有賊幾十輩突至、莫測、先生笑曰、特販茶者經過、何足慮。又遣人密訪之、果然、今已去矣。伋問故、先生曰、此無他、某之來也、已熟荆門之疆理、且知鄰境所產。某境有茶、販之者其境之人、故經過某處而去耳。伋敬謝曰、不逮。又有鄉人甲乙相毆、而乙被傷、然未甚、先生責甲曰、所爭甚微、何遽傷彼。今幸醫可痊、若竊治爾罪、比屋之義於是益疾。甲嘗領乙歸家、療之食之、平復日同出驗。甲欣然奉令、越旬時、甲乙偕詣太守之庭、拜謝感泣而去。

與羅點春伯書。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番覆。除此、牢户可聞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里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咨詢、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

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俟矣、需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云此月三日抵二泉、郎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惟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賦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期。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

爲、然不爲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令日之大弊。此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蜀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吏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逐兵吏、又有未請衣服⑤。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陋、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甎工貲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卒⑥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荊門歲輸馬草錢。二十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郡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繫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繫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閒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

甚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和之。子城次第、秋間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與漕使書、論民間疾苦。略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數納銅錢、民以重困。其一是坊塲買名錢須納錢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錢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至、如稅錢役錢筭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今歲計方窘、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皆令民納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

新築城。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塲、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

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强壯可用，而倉廪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後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衡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習俗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推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荊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迎送、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推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推、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開議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謝。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無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

革弊政。荆門故用銅錢，以近邊以鐵錢易之，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稟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先生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以代故事設醮。上元設醮黃堂，其説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

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下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末及著書發明，後學傳李曾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豎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云：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行回祿之災，火星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





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是間民亦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壁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丐頗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烟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刼盜九人、刼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烟火隊所捕、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烟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

與吳仲時書。云、某到此、將五月、訟日益少、庭中真可張羅。士民相安、田畝闢甚。熙熙如也。而區區獨無少暇、有憂勞之實、而人不見其形、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去冬亥意築子城、幸天氣人心相會、不兩旬而土工畢。今方包砌、得一角、形勢頗壯、而復輟、皆懼費廣役久而難成。前日之役、乃呼舞爭應、故其功亟就、而費亦省也。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厚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它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它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

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司徑自脩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縣薄、會計用甎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數奏、於數内撥支銀五千兩、應副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脩築子⑦城、適値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遠村僻塢、攜持來觀、自臘至今、踵繫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略云、易古經爲既、喜知雅志。今世之

所謂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秦漢以來，胡虜彊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

作監嶽兄肅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

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年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然其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

此、未暇佗及。正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何如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倂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略云、敝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餘判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拙者以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以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門府帥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云、備數屬壘、倏

忽聞半祀、粗僅守職、未敢曠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牘闕焉、不干記史。是循陟嵩華、而志山、沐江湖而志水、挨之常情、宦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斯無負於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閤處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令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答章茂獻書。

云、某承乏于此、懔焉朝夕、祈于斯民、則若航海閭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精、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井、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服膺典訓、何敢二心。至其縣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安敢狃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敎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

禱雨。先生每有禱、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東山禱雨文云、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爲霖。上泉取水文云、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中致厥請。自六日之期有雲油然、有雨沛然。東山刑鵝文云、七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澤。

與章帥書。云、今旱勢可畏、弊邑六日致禱、雖未甚得霶霈、朝暮致敬祠宮、未嘗不沾

濕也。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及今陰雨無曠日。

八月，答張帥書。比來得雨，無不沾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各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陸地耕種粟豆者，多稔其中，自有餘矣。

秋七月，薦蜀縣二宰併自劾狀。時蔡氏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祐，楊景恭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與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與伯兄致政書。云、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無有。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純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之人乎。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日侵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正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貪而有窮快活之說。

初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泳甫畫乾卦揭之黄堂、設香花、翌早迎往紫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雪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月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

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没，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録黄㟁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欽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

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歛此大患、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眞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古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皐我夔、用之斷斷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脩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現、游刃餘地。同流滔滔、

壽考且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末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

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篤實而誠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廓獨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非非乎自幹而數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遠。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狷皆在於扶持開見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顯示之無外、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卽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

心即道，安覩乎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私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

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康逵，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胷中、持萬說。於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過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姚饒氏孺人墓爲近。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

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太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漸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

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旣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日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兹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祈來、膠擾塞胷。先生敎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

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

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爰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絶、功利横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共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辨白之力。推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正僞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推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氏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晝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識，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絶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絶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

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顯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楊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眞、曾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末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矣、簡安得而知之。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舌所能贊述、所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也。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案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哉言、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





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自斯吉、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尊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刋先生文集于郡庠。跋云、洙泗之教、憤排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揄、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聰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郡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儻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李悅編遺文成、傳子雲序。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没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之。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以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嚮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確然與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異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説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荊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没、斯道之任、任己、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己隱憂、攘斁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

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別後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鵝湖祭文。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謚。初、㝡等請謚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特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内、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偉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慊焉云。本州備録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謚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

孔熔議謚。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言、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此傳記所載、如日安而安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脩明其學、友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詩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晰、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吾端不我誣也。公推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槩襲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質諸遺編、我之利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洞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

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寮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禀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學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謚。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之盛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





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於本朝，伊洛諸公本出之特，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又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資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

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眞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其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監、旋即奉祠以歸、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間有能言而不能行、内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定、謹議。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云、先生振絶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于朝、討議太

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佞自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暢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乎闢東朔、排斥浮偽、吾道祇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收民、將稱循良。天不慭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

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耻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彦悈重脩象山精舍。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騖。彦悈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常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拙、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空壑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

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潦輿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擬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傅季魯聞而議之曰、書院爲講古君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中閒、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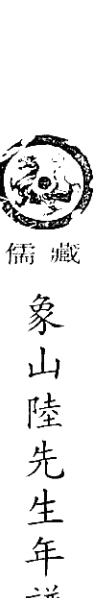
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它先生之精神⑩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與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贅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征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所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假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

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旨，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備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常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悅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虞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文。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競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繫，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云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





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説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共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文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趣，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娼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脩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

損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絜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轟、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略云、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既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肅示襃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斬指江東、築室百楹既莊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

義、精舍曰儲雲、佩玉文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甍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傳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淆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織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正反[11]、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抉浮雲之翳日

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墜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説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塤刊先生語録，自爲序。云：孟子沒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窠，使聞者涣如濯，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立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

之門、固當服膺遺文矣。嘗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埙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捜拾摹⑫傳、雖汗牛充棟耳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埙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illegible]郡。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里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敘、治藥療。次九皐、授徒於家塾、以

東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沖進謝恩表。千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中命，勅書復畀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





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襃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所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聖之閒詩禮相傳襃殊合舉祇謂閭閻之共慶詎期綸綍之昭垂即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需淳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為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熙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五⑬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

逵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勵風化。里士合辭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頴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承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焕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略云、

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逵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14]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其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





立更刱祠堂、增葺書院。初、三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刱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宁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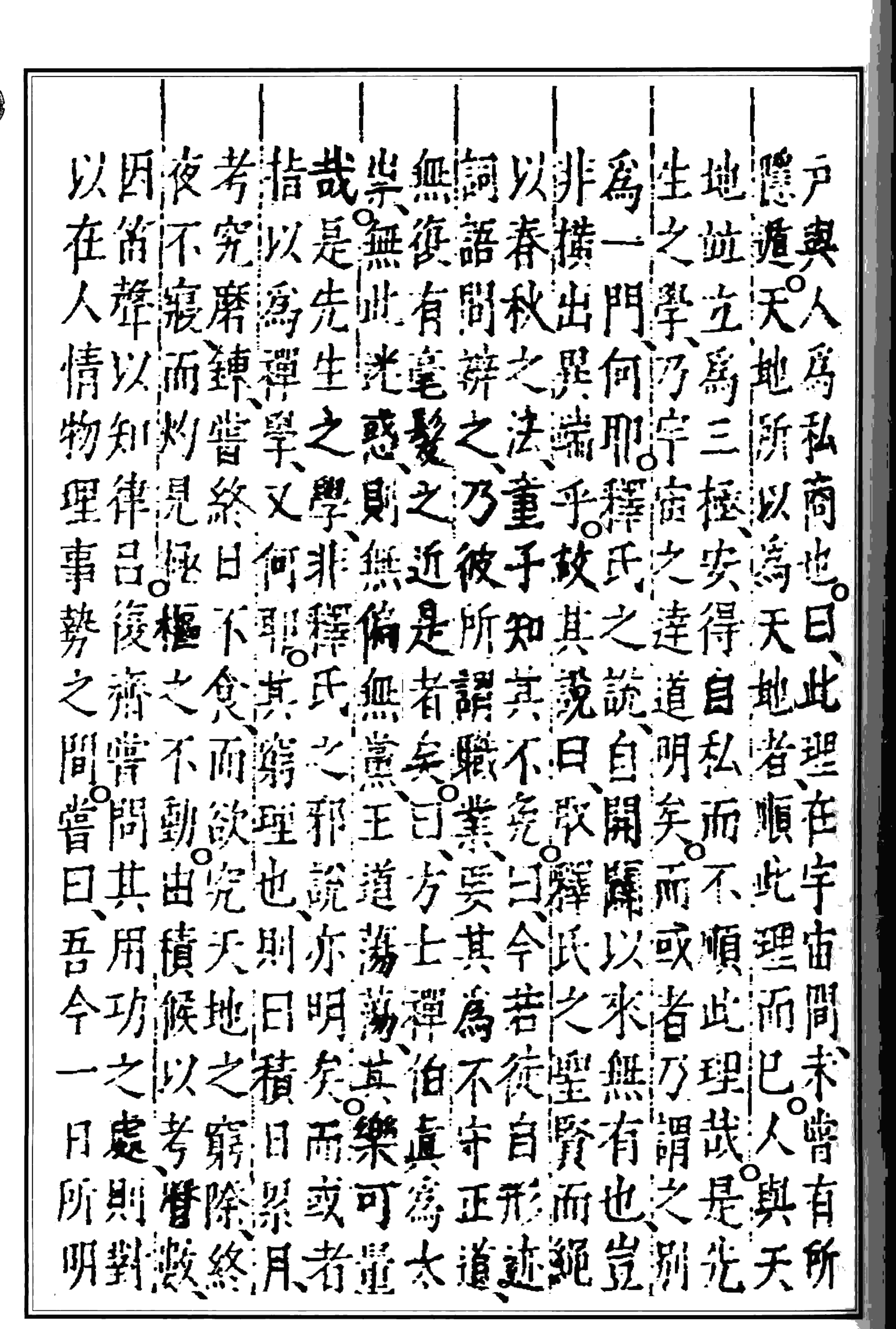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傳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

祠堂記。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乃論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轉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緒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大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橐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

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辭、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

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上、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説曰不然。因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藏疚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豈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歟。凡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異門户乎。故其説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頗習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户。夫子亦無私門



户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謂之別爲一門何邪。釋氏之説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横出異端乎。故其説曰、敬釋氏之聖賢而絕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員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眞爲太祟。無此光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説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則日積日累月、考究磨鍊、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後齊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月所明

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
生所經歷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
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彼所窮於方
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此者、反謂其不以窮
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
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
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術。平昔精勤人所不
知、惟伯見每夜必見其觀覽後覺之不懈、常明
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
平沒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
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
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
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
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
禦之。曰、雖如頻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
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






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推尚捷徑、而君無次第、君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推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人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推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渾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荊門、推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在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

以為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若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又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而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日小補者亦其所優為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趣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足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蕢之時則亦無間然矣述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凡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邵守

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訥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横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庭内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數。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終

校記

①叔甫：文中云「縣宰林君夢英」。夢英字叔虎，從陸九淵學，《象山先生全集》卷九有《與林叔虎書》。雍正《江西通志》卷四〇載，林夢英字叔虎，號山房先生，知武岡軍，官至秘書丞。據此，「叔甫」當作「叔虎」。

②長季海：當作「張瀛季海」，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臨川簿廳壁記》。

③吾：此前當脱「又顧衆門人曰」六字，見李紱增訂本。

④郡：此前當脱「往時」二字，見李紱增訂本。

⑤服：當作「賜」，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五《與薛象先書》。

⑥卒：當作「率」，見右引書。

⑦識：此下當脱「城」字，見李紱增訂本。

⑧古：右引書作「本」，是。

⑨逾：當作「途」字，見右引書。

⑩是可宅先生之精神：據袁甫《蒙齋集》卷一七《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此處當有省文。

⑪正反：當作「反正」，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及李紱增訂本。

⑫解：李紱增訂本作「鮮」，是。

⑬五：據下文「越三歲未報」之言，「五」當爲「三」之形誤。

⑭知至：《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及李紱增訂本均作「致知」。

文安陸夫子没、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李子恩恭伯始裒纂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傅曾潭學者栢純父游、聞象山語恨莫得詳、見是欣然悦、亟請傳於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説、而文安教人、務在朴實自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①大同若此、及覩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遂題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

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徵手拜書。②

道無在無不在也。陸安文③公曰，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朱文公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道果二乎哉，皆所以明孔孟之道也。特在乎學者會歸而自得之者何如爾。

朱文公文集年譜、久矣並行。陸文安公雖有文集、而年譜獨闕焉。寶祐乙卯秋中、因訪諸令君黄立軒、欲搜遺文以補其闕、而立軒出示李君所集藁本、適契此心。細加校定、刻於家塾。始於是年之冬、訖於丙辰之春。僅成全集、以與學者共。欲觀朱陸請質譜。後學劉林拜手書於卷末。

右象山先生年譜一卷、爲當時門人所集、弗傳於世久矣。應祥巡歷撫州、謁先生墓、得抄本於其後

齋訛、闕漫不可讀、乃取諸家文集語録、命新建學生齊昇校正之、遂刻焉。夫世之論先生之學者、不曰太直截、則曰近於禪、以故凡先生之書皆置而弗看。以愚觀之、先生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非先生之言也、孟子之言也、而槩以直截病焉、則孟子不足法歟。先生嘗與王順伯書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則先生於儒釋之辯、可謂

嚴矣。且所謂禪者，以虛無寂滅爲樂，無所事事者也。先生在勑局，治荆門，其施爲明效，亦略可見。禪者固如是乎。是蓋未嘗細讀先生之書，而惑於傳聞者之過也。學者試取是書而虛心以求之，當必有知先生者矣。嘉靖甲申秋八月朔旦，後學吳興顧應祥謹書。

# 重刻象山先生年譜跋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肇之唐虞，堯以是傳之舜，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孟軻没，不得其傳焉。有宋象山陸氏起于千五百年之後，而學先立大，實繼孟氏而得其傳者。後世不得其說，互和雷同，詆之爲禪，其亦無足怪矣。姚江夫子爲之辨之，既又鳌其全書，刻于荆門，以俟學者之自擇。其有功於斯道也，猗歟休

哉。中丞吉陽何公得緒于姚江者也，來撫江右，慨然以明道開來爲已責，以金谿爲先生梓邑，其成書刻于郡邑者已就湮誤，須之荆本，命相刻于是邑，視姚江之功二也。然年譜一書，又先生終身履歷之詳，前刻未備者，祖乃爲之重刻，而與學諭劉君應魁、司訓胡君良璠、張君汪暨諸生劉初孔、東儒王敎臺彥卿、黄文豹詹鷃輩，校其舛訛，詳其提分，以爲

成書。噫、後之學者不必觀其全刻、而以此求之、則亦可以信道統之有在、而於學也其庶矣。

嘉靖己未九月甲子、知金谿縣事後學晉江張喬相跋。

象山年譜跋畢

校記

①題：當作「踶」，見李紱增訂本。

②敬手拜書：當作「拜手敬書」，見右引書。

③安文：當作「文安」。

# 陸文安公年譜

清·楊希閔 編撰
吴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光緒四年刻本

《陸文安公年譜》二卷，清楊希閔編撰。清光緒四年刊《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號象山，卒謚文安，故此譜題名《陸文安公年譜》。九淵作爲心學派創始人，與朱熹、吕祖謙同時，三家嘗於鵝湖論辯，以見解不合，不歡而散。其後九渊与朱熹書信往來，就「太極」與「無極」、「乾坤」與「父母」等重要論題展開辯端，言辭激烈，導致了南宋理學内部一場大辯論。其門徒往往相互攻訐，致有朱陸異同之辯。清陸世儀認爲：「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思辨録輯要》卷三〇）以年譜考求當時實蹟，藉以廓清争端之由，亦是後人作譜動機之一，如清李紱纂集《象山先生年谱》，其大旨即「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之説」（《四庫全書總目》卷六〇《陆象山年谱》提要）。楊希閔則云：「自來朱陸異同之辨，最可憎厭。……學術天下萬世之公，豈可存門户之見？」且病陸集舊譜「詳略失中」，因「仍其舊者十之七，增之删之者十二三」，廣採同時人文集、史志、《宋元學案》及《名臣言行録》等書，撰爲此譜，考訂其「生平行事、志業植立」，「實欲破除門户，廓然見天理之公、學問之廣」，認爲陸氏虽語帶機鋒，實則「一準儒先，並非禪學」，不乏真知灼見。是譜卷一以載陸子事蹟爲主，旨在講明陸學，故多載論道書信。對前譜繫事之誤，亦有所訂正。至其諸兄子姪事蹟，則移入卷二，形似附録，既見陸氏家學淵源，又使主體清晰，亦不失爲編撰年譜之一法。是譜有《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十五家年譜叢書》本及《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本等。光緒四年本刊刻最早，然多魚魯之訛，今略爲是正。





# 陸文安公年譜序

陸集本有年譜，嫌其詳略失中，今仍其舊者十之七，增之删之者十二三。若卷二附諸兄子姪事略，益以各家序論，均原譜所無者。自來朱陸異同之辨，最可憎厭。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四科，豈能執一。但當論生平行事、志業植立如何。言語之疵，何足病，亦或有爲而發。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速貧速朽之言，夫子各有所爲而發，不得其解，則牴牾多矣。病其言語，併其行事、志業沒之，尚虛言而不究實行，儒者雖多，無救於國家之敝，必此族矣。周密志雅堂雜鈔：嘗聞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眞可噓枯吹生。凡治財富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以爲俗吏。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西銘及語錄之類。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下而士子作詩文，能發

明聖賢義藴，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偽學之士，競趨之，稍不及其黨，必捐之，雖時君亦不得爲辨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驕至講席，咸搢則此辨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腦冬烘，敝衣菲食，出則以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爲市人不爲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憒憒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倡偽學之黨，甚於典午之清談乎。　閔案：周記亦有過處，然目擊時艱，大要不遠。偽學之禁，倡自姦臣，則偽學之黨，亦彼輩目之耳。程子、朱子受掊擊最甚，程朱實未嘗立黨，陸子併不在黨禁之列，門人斷斷必分朱陸同異，則初雖無黨，反爲人藉口有黨矣。

陸氏家學，一準儒先，並非禪學。乃病其近禪，極力譏詆。夫所謂近禪者，語帶機鋒，警人覺悟而已，非徑援禪語解經也。楊龜山、謝上蔡解經，直有糅儒釋爲一者。龜山謂白淨元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又云：維摩經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上蔡謂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又云：儒之

仁、佛之覺。又云、釋氏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入都議陸、不議楊謝、一爲洛學、一孤立無附也。學術天下萬世之公、豈可存門戶之見。有門戶則羣焉庇之、無門戶則羣然擠之。儒術之敝至此爲極、豈可尚揚其波乎。近儒陸清獻、張清恪皆不免門戶之見。今之所辨、實欲破除門戶、廓然見天理之公、學問之廣。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四科、皆不可偏。有是非、皆爲孔孟之所取。昔人謂朱近曾子、陸近孟子、此亦聽天下萬世公論、不必斷斷。彼陳建者、阿附閣臣、排陸以諂王、作學蔀通辨。見四庫全書提要。顧端文、陸清獻、張清恪序之刻之、卽未嘗取陸子全集一玫、而吳鼎所糾之割裂湊合者、略未照察。眞讀書儒者、疏略如此、不可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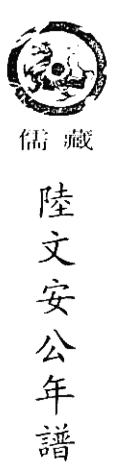
光緒丁丑三年八月朔、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

東書院。

後攷李穆堂文集，有陸子年譜序，知李氏亦嘗爲陸子年譜，特吾未見耳。其序云，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删汰，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云云。玩李序意，大旨與閔合，第不審詳略如何，行事又止及復齋、梭山，而從政處士二兄從略，其子姪更不及，閔則全載陸氏一門之美爲一卷，於陸學尤詳備焉。閔又記。

# 陸文安公年譜引用書目

周平園集
魏鶴山集
眞西山集
吳文正集
黃漳浦集
劉蕺山集
陳幾亭集
李穆堂集
萬孺廬集
江西通志
撫州府志





雜采叢書

隱居通議

# 陸文安公年譜卷一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公生。

公陸姓、名九淵、字子靜、號存齋、撫州金谿人、居延福鄉之青田。父賀、字道卿、贈宣教郎。母饒氏。兄弟六人、長九思、字子彊、次九敘、字子儀、次九皋、字子昭、次九韶、字子美、即梭山先生、次九齡、字子壽、號復齋、謚文達、次即公。

十年庚申、二歲。

十一年辛酉、三歲。

是年、母夫人饒氏卒。

十二年壬戌、四歲。

侍父宣教公，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十三年癸亥，五歲。

十四年甲子，六歲。

十五年乙丑，七歲。

公嘗云：某七八歲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爱戲。

十六年丙寅，八歲。

十七年丁卯，九歲。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十八年戊辰，十歲。

十九年己巳，十一歲。

二十年庚午、十二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三歲。

公與李侍郎書云、十三志古人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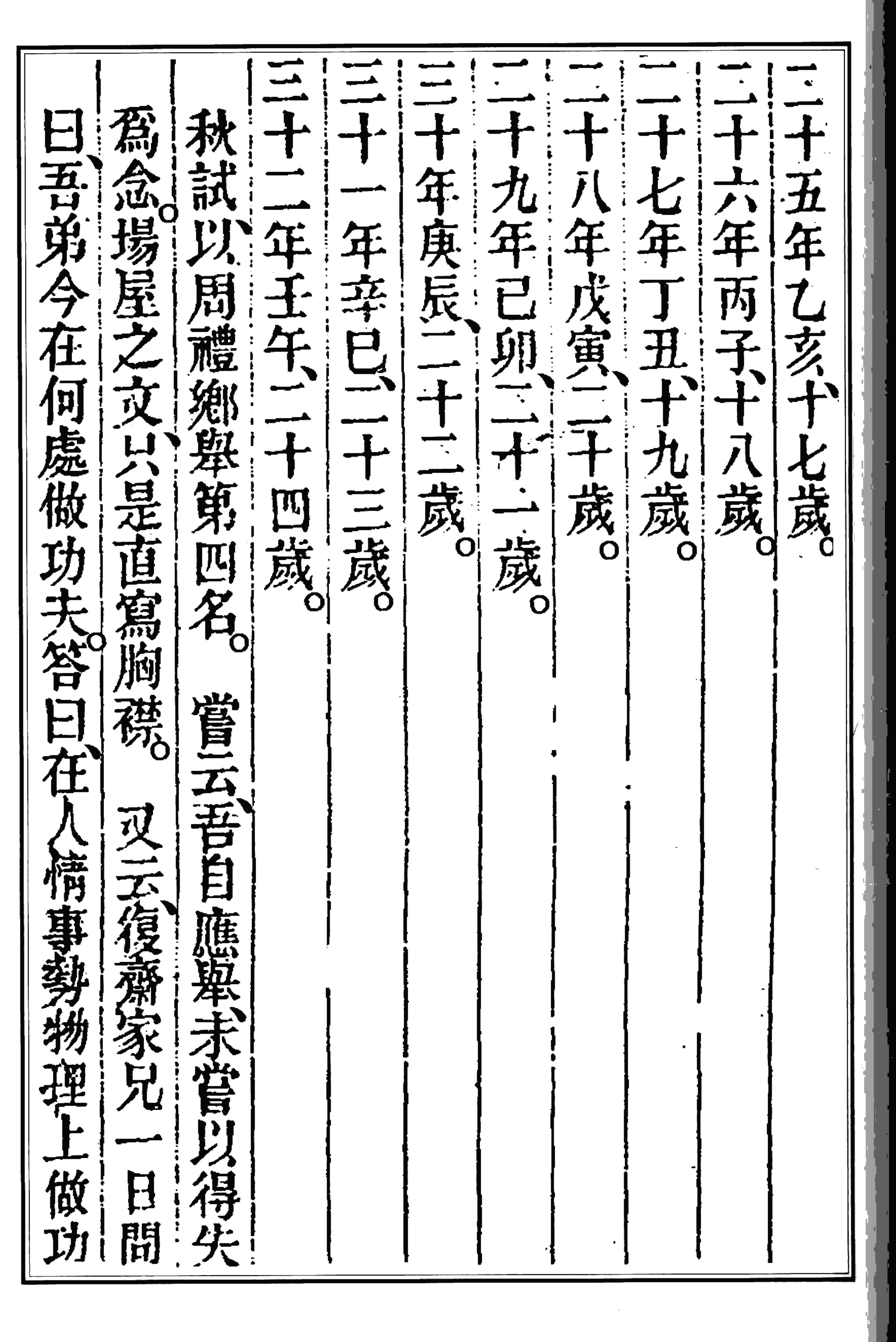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壬申、十四歲。

公與涂任伯書云、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二十三年癸酉、十五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六歲。

聞長上道靖康之事、乃翦去指爪、學弓馬。嘗云、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


二十五年乙亥、十七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八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九歲。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歲。
二十九年己卯、二十一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二歲。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三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第四名。　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　又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功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

夫。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此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丁父憂。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五歲。

居憂。

二年甲申、二十六歲。

居憂。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七歲。

服闋。有與童伯虞書云、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聲利之心。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尙必修其天

爵。後世之求人爵者、蓋無事於天爵矣。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戚、惑亦甚矣。

二年丙戌、二十八歲。

三年丁亥、二十九歲。

冬、夫人吳氏來歸。

四年戊子、三十歲。

五年己丑、三十一歲。

六年庚寅、三十二歲。

七年辛卯、三十三歲。

粲、先生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言天下事、欲取寘前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孚之恕。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八月、子持之生。

八年壬辰、三十四歲。

春試南京①、奏名。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時尤延之袤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公易卷、至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内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物②、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儽、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歎賞。至策、又意俱高、伯恭遽以

內艱出院乃屬光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屬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欬、一見高文、必開目朗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是年在京、徐誼子宜、蔡幼學行之來從學。在浙、楊簡敬仲、孫應時季和等來從學。

秋七月十六日、抵家。家有書齋、舊以存名。家之東偏曰槐堂、有古槐樹、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至是修葺之。朱濟道與人書云、近至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傅子淵歸家告人、陸先

生教人、辨志爲先。或問何辨、曰義利之辨。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曰讀禮記。問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曰、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乾道九年癸巳三十五歲。

送毛原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嚮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途、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

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秋八月、子循之生。

二年乙未、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公與兄復齋會朱元晦劉子澄諸公於信之鵝湖寺。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汎覽博觀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一以爲太簡、一以爲支離、用此不合。復齋鵝湖示同志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象山和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海、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後三年，朱子和詩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三年丙申，三十八歲。

四年丁酉，三十九歲。

春正月，丁繼母夫人鄧氏憂。　公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孝宗常語近臣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五年戊戌，四十歲。

居憂。

六年己亥，四十一歲。

服闋，授建甯府崇安縣主簿。

七年庚子，四十二歲。

與朋友讀書巡蘭。書屋名，去家居南五里。九月，五兄復齋先生卒，作復齋先生行狀。

八年辛丑，四十三歲。

訪朱元晦於南康。時朱子爲南康守，與先生汎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公登白鹿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復請公書其說，刻於石。朱子與楊道夫書云：曾見陸子静講義利否。此是子静來南康，某請說書，卻說得義利分明。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丞相少師史浩薦公。薦語有云：陸某淵源之學，沈粹之行。六月二十三日

得旨、都堂審察升擢、不赴。

附録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維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

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子靜既不

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九年壬寅、四十四歲。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除國子監正。秋、初赴國學、八月十七、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十年癸卯、四十五歲。

在國學。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講春秋四章。諸生聽講多所啓發。

冬，遷勅令所删定官。

十一年甲辰，四十六歲。

在勅局。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公與趙監書云：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挂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郵門。

閱案與趙監書，應在十五年，今以類次此。趙名汝譺。

因輪對上殿，陳五劄。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

朱元晦見公劄子，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

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渾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層，未曾撥著。

公答書云：奏劄褒揚獎譽，無以當之，深慙疏愚，肺肝悉以書寫，而兒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默然。公嘗云當時

諸公見上下相安，内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十二年乙巳，四十七歲。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著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賭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公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十三年丙午，四十八歲。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

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與朱子淵書云、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非。而條貫靡竟、統紀未修、所以低徊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彦、紬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孱之憂、兹所不能忘也。

十四年丁未、四十九歲。

如臨川訪倉使湯公思謙。湯言風俗不美、公曰、此事亦由

天亦由人。湯曰、如何由天。公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湯曰、如何亦由人。公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閒、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

五月、仲兄子儀先生卒。十月、作子儀墓誌。

與朱元晦書、仲兄子儀仲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壻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

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寖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耳。

十五年戊申、五十歲。

講學象山精舍。易貴溪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公居精舍、又得勝處爲講堂。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講堂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馮元質云、先生講學、每旦精舍鳴鼓、則乘

山齋至會揖升講、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數十百人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俯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吐音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勵。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函丈請誨、和氣可掬。傅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坐於側、令

代說語人曰、季魯英才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踰數千人。傅季魯云、公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公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隙、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與江西帥王謙仲書云、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

寺廢久矣、屋廬毁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革。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二草堂於其東山間、亦麤有田可耕。祀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絶、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憾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從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佽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多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

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泓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巖、有歃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澄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

澄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梓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掌之西最高，尤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屏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出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右，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峭崒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夯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爽曠非甚，清徹嘗沒於

蒼芒煙靄中矣。

與撫州守錢伯同書云、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廢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此。

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閱察象山此書、論講明踐履、與朱子絲毫不異、特口耳學者不能託足耳。請世之訾陸學者、平心一讀此書。

與羅春伯書云、屬閱來示、尤爲惕然。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宋

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於四凶、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此乃自用其私之通病也。

棨、春伯謂林黃中劾朱子、以爲自家屋裏人水火。象山箴其陋、道理正大、非小儒所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一歲。

祠秩滿、居山講學。

壽皇內禪、光宗即位、詔知荊門軍。覃恩轉宣教郎、磨勘轉奉議郎。

與黃循中書云、某居山講習、麤適素懷。荊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

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賊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蝨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虒、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與王順伯書云、來敎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加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

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
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
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戰國
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
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
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
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最
者尸位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

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承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佑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於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素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眞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説，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二歲。

居山講學。

二年辛亥五十三歲。居山講學。得旨疾速之任。七月四日啟行，九月三日至荆門。荆門軍到任謝表有云，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政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恢規。敢謂疲駑，濫膺委寄。

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公曰：安用此？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直達，無壅。學譜　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公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築城之役，先是憚

於重費、不敢輕舉。公召集義勇四十、强壯可用、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一旬訖築。初計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五千。役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衞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才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差官吏伺商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且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賈重費多由僻遠。公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如此恐商冒利有不至務者。公曰、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

至務、復減正税援例。是日、税入立增。一巨商已避僻途、聞新令、改出正路。巡卒於岐捕之、公詰得其實、勞而釋之。行旅聞者、誓以毋欺。商曰、罷三門引、減援⑤、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税增倍、酒課亦如之。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云、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素無城壁倉廪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竊謂郡無城郭、内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乎。

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患害之致、何啻邱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邱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令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兩旬上工畢事、規模稍壯。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尙多、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石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支砌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羅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

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二日抵二泉、卽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闃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賓亦匱乏之。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賤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適今何有缺典、加臺諫侍從當有啓

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曆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書云：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覗。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此，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形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

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裝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撙節，則日戚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此閤即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亞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逕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　聖節、更以儀式諸物弊壞、要陳當修，所不敢忽。于城數工費，目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郡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

地分合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諸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間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又一書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合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方、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

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於朝
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加稅錢役錢納銅錢、乃
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情而盡罷之。蓋以鐵
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
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榷禁嚴甚、商旅
爲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
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
敢求免貼陪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
更望斷之以義、賜仁鑒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
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關此、不然異時
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其執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






暇他及。

與劉伯協書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時見縷絶、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自爲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　又云、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近時郡守貪黷肆謬、爲虐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

閎案、此書警發世俗、吾極喜誦之、因錄於此。見陸子卓

不可及焉。

十月，三兄庸齋先生卒。作陸修職墓表。

三年壬子，五十四歲。

正月十三日，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郡有故事，上元設醮黄堂，其説曰爲民祈福。公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事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既逾年，筦箠不施，至於無訟，閭里人心日以加厚，吏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傳子淵書云：象山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與姪焕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

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嘗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挂放狀碑⑦，人有訴事，不拘早晩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附錄

荆門軍上元設聽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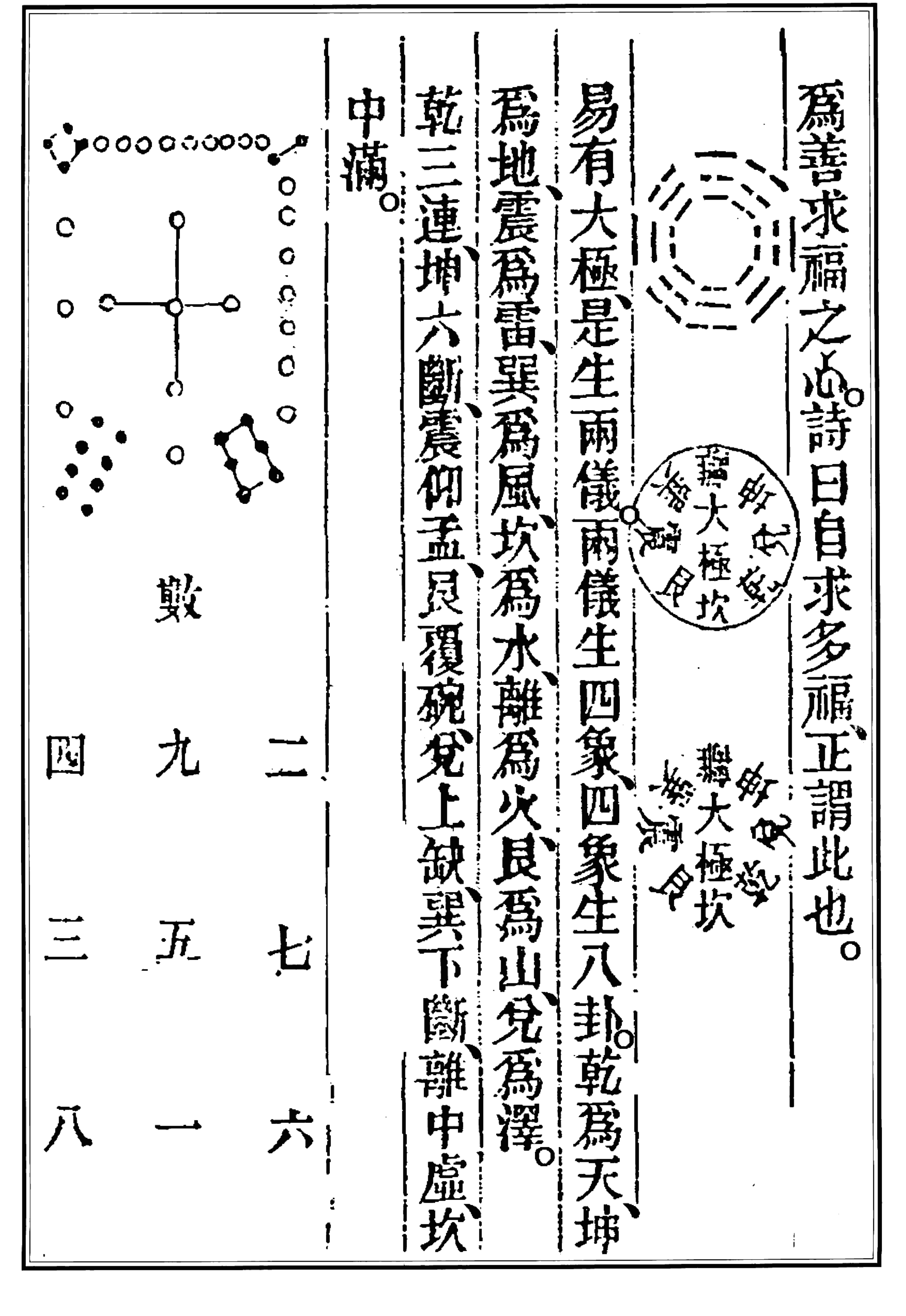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和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⑧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

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斂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宜得康甯、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甯。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敎、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

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辟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母、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

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歛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於敎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爲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敎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敘圖其象數於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

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兌上缺、巽下斷、離中虛、坎中滿。

| | | |
|---|---|---|
| 四 | 九 | 二 |
| 三 | 五 | 七 |
| 八 | 一 | 六 |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公政績上薦。

十二月七日、公疾。十一日、禱雪。次日、雪驟降、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接見僚屬、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坐、命灑埽焚香、家事壹不挂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卻之、自是不復言。十四日日中卒。郡屬棺斂哭

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斯道靡洪、充塞兩儀。孔孟旣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敎、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敏學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殲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

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斂跡大慝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追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眞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章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皐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

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四年癸丑、二孤扶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九月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夫人吳氏封孺人、子二、持之、循之。

嘉定十年、賜謚文安。

長子持之字伯微、七歲能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

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繹之、年十三耳。荆門郡治次、持之倉卒指示申、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特憂時不擇、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就險而守、就易而戰、就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而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誼憮然。嘗平使袁燮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嘉定十六年、特詔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又有竊說十篇。子二、濙、洞。次子循之。學譜參鶴山集。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

平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思⑨、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里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之發、如蒙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至其大、不論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惟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没學絶、功利横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啟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正僞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充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

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尼、而吾先生、卽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見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歷、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晝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已矣云云。

楊文元公簡陸先生文集序云、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

然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袁正獻公燮陸先生文集序云、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

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

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嘗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躬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徵衰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

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王文成公守仁陸子文集序云：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

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直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

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以斷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其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秕精鑿之美惡

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明楊月湖公廉語錄序云：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寖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子静所說專是尊德性，其學者亦多持守可觀，則有以知先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廉僭類之，釐爲十卷。讀者誠以朱子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閔案：月湖序陸子語錄，亦未見有深得，外貌而已。

宋傅季魯子雲槐堂記云：象山先生禀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淆其眞，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

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沈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實、膠溺意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遊之天衢、抉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長、畀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予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先生没、郡縣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列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嘗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

夫王公諱有大時合先生之季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爲之記。嘉定癸未、倉使蕭公舜咨因先生被謚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謚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給其費、蓋欲以尚德崇化厲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來宰是邑、祗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子雲告、則旋辱書价命郎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眾。陳侯曰、是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矧昔先君子之刺臨川也、捐民田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臨川爲屬邑、推遺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諸齋、既命修其傚壞、悉就整

固乃捐已俸、買民廢地、自縣治之西祠堂西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道臨誨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選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堂、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聚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據其壇、挹奇巒、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其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咸奮。及率諸生行舍采禮、肅雍奉事、必志齊同、命子雲記之。子雲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

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遡末、辱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予冒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侯兼總斯任、樂於作成、亟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所不宜以愚劣辭。然衰頹益甚、懍然恐無以仰副陳侯委責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揭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爲陳侯敎育之助乎。兹所以輒不自揆、本古昔以叙其概也。

宋葉夢得槐堂記云、二陸先生之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没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家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合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

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咨建祠於學之東、且搬止善堂聯於學、絜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搬書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剗諸堅珉、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膺二先生之教、迨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祇栗、懼忝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立以增葺來告、夢得竦然作曰、崇教善俗、他有重於此者乎。乃畫規模、乃捐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爲四齋、職舍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牆。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整葺、悉存厥初。經始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

靚深、氣象軒煥、筆峯聳於前、繡谷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人李子愿爲堂長、以主敎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廩之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迨計使吳公子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斛、豆錢三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麤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屬、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志、士咸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搬既有諸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敎、師表四方、而金邑爲二先生洙泗之

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則盡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李穆堂曰、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燬於兵、爲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

孫同倫、徵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裔孫志和志從具呈僉事程果重修。

袁蒙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傍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離家山而非邈。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泥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一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嚮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儆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謹爲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陸文安公年譜卷一終

福州吴玉田鐫字

校記

①京：當作「宫」，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

②物：當作「民」，見右引書卷二九《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③屏：《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與王謙仲書》作「羣」，是。

④右：當作「左」，見右引書。

⑤援：此下當脱「例」字，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⑥形政：當作「刑政」，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五《與薛象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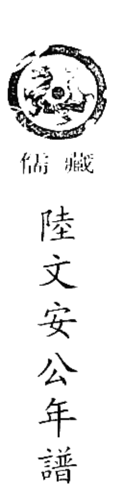
⑦碑：當作「牌」，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⑧以：此下當脱「錫」字，見《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三《荆門軍上元設廳皇極講義》。

⑨思：當作「知」，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卷下。

⑩世切：當作「世論一切」，見右引書。

⑪監：當作「鹽」，見右引書。





# 陸文安公年譜卷二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 附陸文安五兄事略

### 陸從政公事略

公名九思、字子彊、宣教公長子。初與鄉舉、後以恩封從政郎。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爲之序、其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子孫、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勤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强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李穆堂曰、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九思舉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爲子者、一親以

子多欲許之，子疆力請以爲不可。是年，子疆適生子煥之，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欣然從之。九淵既長，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門，迎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告子疆，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府志

子煥之與文安同歲生，即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文安者也。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陸放翁游誌其墓，有云：學益成，文章益奇，憫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年六十有四。子三：洽、濬、浹。學譜。下同。

濬字深甫，山堂子，從政孫。舉國學，升上舍。開禧末，朝廷罪

啟兵端者、欲函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寇披猖、憲使李珏檄入幕中贊畫寇平、欲上其功、固辭。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沖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之孫、濬之從兄也。德年並高、卒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沖之力爲多。嘗任廣西王府伴讀。淳祐元年十月、金谿進義居表二年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譜典、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門閭、光於閭里、以厲風化、欽哉。沖時爲青田義門家長、進謝恩表云、十世義居、族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界於門閭、乾坤之

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有唐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始終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旣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三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襃殖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堪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

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明盡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

泓字傳甫、從政之孫、經園先生行之之四子。歷仕至殿閣學士。事迹無攷、惟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有云粹行遠識、不隕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江西遺管黄侯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彰厥美。子士橋、字景蘆、介特寡合、博記工文。士橋號青田、仕至觀察使。

李穆堂侍郎云、自文安厥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自文安以下又五世同居、至宋元改革、室廬焚燬、然後蕩析。此五世中、科名爵位甚盛、不獨文安兄弟六人兩進士兩鄉舉一徵君、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

政公一門光盛。八子、十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論修職郎。濬進士、國學政。浹祭酒。浩御史、澥禮部郎中。澧給事中。泓學士、濟汀州守。淑國學錄、沖王府伴讀。洪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湜嚴州判。曾孫中、士槼戶部侍郎、士棨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尚書。士梲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議禮局序班、士槐工部贊教。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楀觀察使、士松廸功郎。士本吏部尚書。士桂順義令。士機僉判、士東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樫戶部主事、士楠應天府助教。士栻元山東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宦至二十餘人、史册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士公及

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如從政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陸處士公事略

公名九敘、字子儀、文安公仲兄。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文安爲作墓誌云、公氣稟慨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涣然。家素貧、無田業、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是。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必伯叔

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累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痛悼傷惋，無異辭。子四，望之、麟之、立之、尙之。女六，適鄉貢進士張商佐、黄叔豐、危三畏、徐翔龍、周淸叟、熊鑑。孫三，皆幼。象山集

李穆堂曰：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且十世同居，處士之功，不可不錄也。

## 陸修職公事略

公名九皋、字子昭、文安公第三兄也。少力學、與鄉舉、仕終修職郎。文安表其墓略云：公自課經子文集、必成誦、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獨步膠庠、或擅塲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何如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公之敎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修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餽、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已除、公不

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逌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種藝、若無與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卻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湻熙丁未、江西歲旱、金谿爲甚。當道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處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糴行、出粟受粟、深無異時之弊、里閈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宿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見善未嘗不

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迹不輕實、浮傳之事不輕據。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寘寘、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感動。常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享年六十有七。子四、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初授廸功郎、後以覃恩進修職郎。象山集

象山爲靖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兒戲度日、視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止主張見在、正恐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熟云。江西通志人物

# 陸梭山公事略

公名九韶，字子美，文安第四兄。隱居不仕，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先生。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公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參史傳、宋儒學案。

公與晦菴元晦相敬愛，見其註釋《太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辨論。嘗損益其社倉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弟九齡、九淵天下

稱爲三陸先生。二弟沒、公獨後、臨終自撰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記類篇、經解、新說及州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今錄於後。學譜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藝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敎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敎、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敎、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絶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

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

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旣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甯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卧。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

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智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智。賢智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

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智。非賢非智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靑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賤富貴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

[illegible]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生除租税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省、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

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居家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既已豐餘則

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已失人情、則人不佑、人
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
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
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
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樽節用度、以存贏餘、然
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
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
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於奉親最急
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
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
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

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閒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李穆堂侍郎曰、梭山與朱子辨太極圖說三書、在其文集、今逸不傳、止見朱子所答三書。按太極圖卽無極圖云云、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本朝朱檢討彝尊作

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統眞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淇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至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刋諸石、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塡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摶受之呂喦、喦受之鍾離權、權得

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秘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①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没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譜、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故是年元公以轉運

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乎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旨、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耶。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朋友若范淯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





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

陸文達公事略

公名九齡，字子壽，號復齋，文安第五兄。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大學，爲學錄，已負重名。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親老改興國，母憂歸，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賜諡文達。本集

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公從故編得其説，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鬭其魏晉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旁，講習晨夜不怠，時年猶未冠，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呂成公所作墓誌。下同。

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著名，屏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公，折輩行與交，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公從其招，

凡治體升降、舊章損益、前賢律度軌轍、每爲公言不厭。既歸、益肆其力於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休暇則與弟子習射、曰是故君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値歲惡多剽刼、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公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公曰、古者比閭之長、五兩之卒也。士而恥之、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公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狥人、而與居久益

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有疑不能解、公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此條參學案。

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坐整衣衾、理鬚鬢、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娶王氏、子巨之、幼。以上皆呂成公墓誌。

寶慶二年、特贈奉郎直祕閣、謚文達。史傳

朱子祭陸子壽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

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纈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駕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盍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往顧、或未滿于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裹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乎、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

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乎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荷可覺情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李穆堂侍郎曰、按文達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呂伯恭八十九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喩。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某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譏議。惟文達

公則粹然無閒言，其待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起而定之者矣。

又曰：朱子祭文達，既云志同道合。文達臨終有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嚴松記語録是朱子與文達、文安始終無同異，則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偏心，必欲歧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狂妄論，如近日張清恪改薛方山考亭淵源録爲伊洛淵源續録，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爲然矣。

宋包文肅公恢勑賜旌表陸氏門閭記云：天地本一家，人已

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叙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湻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繇此其選也。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絶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覩羣從、則又若途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絶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

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已、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②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③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同居共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已成、孝友之行乎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

者。惟陸氏五世、尚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繇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八之世家、固以長久爲貴、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行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美以濟世、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爲之、號爲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驅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號眘德、不試而旌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繹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

九思、九敘、九皐九韶皆豪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品節、且爲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④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强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爲民爲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⑤體而非

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理，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眾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暐不異居者三世，爾家人怡怡，羣從會食無他釁，當時已爲美談，蓋以身清家貧爲之，良不易矣。彼嘗被旌表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爲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蕃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梭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

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主家事者、冲也、冲毅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顯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而不分、爲族衆服勞而無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太和、一門盎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求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

已慮其⑥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嘉之後、肇起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遺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小大永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國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寖久寖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敎化習裕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洎元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

兼知建甯軍、兼管内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
假記。

陸文安公年譜卷二終

校記

①圜：據上文，當作「圖」。

②淳祐：《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八引《旌表陸氏門記》作「淳熙」，是。

③乾道至道：右引作「至道乾道」，是。

④「家」下當脱「之」字，見右引書。

⑤「之」下當脱「大」字，見右引書。

⑥「其」下當脱「有」字，見右引書。

# 慈湖先生年譜

清・馮可鏞
葉意深 編撰

尹　波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民國十九年重印毋自欺齋本

《慈湖先生年譜》二卷，清馮可鏞、葉意深編撰。民國十九年重印清馮可鏞毋自欺齋校刊《慈湖先生遺書・補編》本。

楊簡（一一四一—一二二六），字敬仲，慈谿（今屬浙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授富陽主簿，從陸九淵學。淳熙中歷紹興府司理參軍，知樂平縣。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以辯趙汝愚去國事，責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除秘書郎，遷著作郎、將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出知温州。累官工部郎官，遷將作監。告老奉祠，家居十四載，築室慈湖，與四方學子講學其間。寶慶二年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六，謚文元。楊簡以道學知名，平生著述甚豐，今存有《楊氏易傳》、《五誥解》、《慈湖詩傳》、《慈湖春秋傳》、《先聖大訓》、《石魚偶記》及《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等。《宋史》卷四〇七有傳。

本譜爲清人馮可鏞、葉意深編。馮、葉二人爲譜主同鄉後学，是譜實爲景仰先賢之作，故考述楊簡生平家世及其立德行事甚詳。譜中繫事，以直接引用原始資料爲主，所引史料較爲豐富。末附馮可鏞輯《慈湖先生世系》一卷，亦頗詳贍。原刊譜中時有誤字，今略爲校正。







# 慈湖先生年譜卷一

後學同邑　馮可鏞
　　　　　葉意深　輯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二日，先生生。

〔宋史本傳〕楊簡，字敬仲，慈溪人。

錢時撰行狀，先生家世天台，十世祖自甯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曾大父宗輔，大父演，考庭顯，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𡵉光外燭，亙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

慈湖遺書廣居堅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三江口楊氏慈湖先生生於此。

嘉靖奉化縣志縣東一百里爲瑞雲山楊文元公生於此始生時有五色雲起山上鄉人異之因名瑞雲山。

■林頤山曰依今時憲術以雍正元年癸卯上推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相距五百八十三年減一年得積年五百八十二與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〇三八六三二四四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八日九一六〇九二四四滿紀法六十去之餘一十八日九一六〇九二四四轉減紀法六十餘四十一日〇八三九〇七五六爲天正冬至日分加一日得紀日四十二又置中積分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〇三八六三二四四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冬至日分〇八三九〇七五六得積日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日一二六三三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積朔七千一百九十八餘數二十四日九三五六九五〇六爲首朔加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






三、得五十四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爲正月朔。距冬至日數加紀日閏十二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自初日起甲子、得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己亥朔。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正月不紀朔、三月庚子朔、下月丙寅朔。又置餘數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還加朔策丙次滿紀法去之餘三十五日五二七四六六六五。自初日起甲子、得三月戊戌朔較本紀庚子朔後天二日又置餘數三十五日五二七四六六六五還加朔策七次滿紀法去之餘二日二四一六○○三六。自初日起甲子、得十月乙丑朔、截本紀丙寅朔、後天一日。其故由於當時立朔有訛、遂至後天一日或二日也。宋史律曆志東都紀元曆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賜得之。五年、日官言今太史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書造一日。紹興四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太史不進鼓、十一月小盡、令。年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少三百二十、乃爲進朔四、月大盡應。詔改造新曆、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曆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統、元曆法當進作乙丑朔。然則高宗南渡曆學散失、至、紹興六年、始改用統元新曆、較、東都紀元舊曆立朔李後天一日、而日

官不自知其誤。其甚者較今時憲術或後天二日，尤非日官所及知也。本紀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後天多至二日，須是年正月、二月必頻大，所以三月立朔差數如此之多。二月大爲庚午朔，正月大爲庚子朔，先生誕降之辰當在統元厤正月庚子朔，越二日辛丑矣。

十二年壬戌，二歲。

十三年癸亥，三歲。

十四年甲子，四歲。

十五年乙丑，五歲。

十六年丙寅，六歲。

十七年丁卯，七歲。

十八年戊辰，八歲。

【行狀】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一紙，凡遨遊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佚，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

【遺書家記三】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道而已。

【案】遺書續集祖與馮氏姊辭云：憶昔世父谷居武康，諱姊①俱長，簡猶幼行。據此，先生幼時嘗居武康，其年月與世父名氏俱無攷。

十九年己巳，九歲。

二十年庚午，十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一歲。

二十二年壬申，十二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三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四歲。

二十五年乙亥、十五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六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七歲。

二十八年戊寅、十八歲。

二十九年己卯、十九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歲。

〔行狀〕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適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

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一歲。

【行狀】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己長先人。

【陸九淵象山集楊承奉墓碣】仲子簡，尤克肖，入大學，治易冠諸生。

【遺書家記十】簡初入太學，聞大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②。

【又祭沈叔晦文】簡未離膝下，知有先訓而已。及入大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簡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

晦之明。

〔宋史沈焕傳〕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陸九齡爲友。乾道五年進士，通判宜州，謚端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二歲。

〔行狀〕紹興末，虜突淮右，考庭顯避地慈溪，因古籍焉。

〔大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命兩浙、江東、濱海諸州豫備敵兵。九月，金主亮造浮橋於淮水之上，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三十二年，金人犯壽春、蔡州、汝州、順昌府、陝州、虢州、河州、海州，淮甯府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遺書廣居題徙居西嶼之麓。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三歲。

二年甲申，二十四歲。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五歲。

二年丙戌、二十六歲。

真德秀西山集袁燮行狀 乾道初、燮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聚於學、以道義相切磨。

宋史袁燮傳 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初入太學、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燮累官寶文閣直學士。學者稱絜齋先生、謚正獻。

袁甫撰燮壙誌 乾道二年、入太學。

宋史陸九齡傳 字子壽、居撫州之金谿。乾道五年進士、官全州教授。學者稱復齋先生。

又舒璘傳 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往謁之。乾道八年進士、爲徽州教授、遷知平陽縣。秩滿通判宜州。嘉定中特諡文靖。

三年丁亥、二十七歲。

四年戊子，二十八歲。

〔遺書續集僧炳求訓〕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簡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

〔行狀〕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

〔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覺我與天地澄然一片。

〔又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簡年二十八而覺。

五年己丑，二十九歲。

〔本傳〕舉進士。

行狀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榜。

張津乾道圖經乾道五年登鄭僑榜進士。

薛季宣浪語集季宣抵楊敬仲書。

書云季宣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顯以未嘗識面爲恨。鄉來幸會，獲合并於武林，雖承教，匆匆弗及詳款，養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面聲欬，亡所得固己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禱蓍擢榮上第，雖寫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蓄之富可以交第見諸施爲，未能絲⑤意於時，尤爲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論不可曉知之言，足驗天有題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雨時雞鳴，乃令見其人矣。爵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蒙發藥，是幸。

宋史薛季宣傳字士龍，永嘉人。樞密使王炎薦於朝，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

案浪語集附載季宣姪溶寄季宣文，溶少不天，早失所怙，義方之訓賴有叔父。又季宣撰父徽言行狀，子二人，長季隨，次季宣。溶當是季隨之子。呂祖謙撰薛季宣墓

誌、子沄、補太學生。據季宣書云、姪子每自庠序歸省，又云及所以提誨之甚寵，當是先生在太學時，啓、沄從之問學也。

【本傳】授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

【行狀】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誦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

【又】先生之至富陽也，閲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俗蕭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繁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廩稍，效尤俗吏，束溼程賦、役，專箠捶，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口食補生徒，文理稍優，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由是欣奮，恨讀書晚。

六年庚寅、三十歲。

七年辛卯、三十一歲。

〔遺書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簡年三十一而又覺。

八年壬辰、三十二歲。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象山云、簡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發語所聞、反覆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他適。

〔李子愿象山年譜〕乾道壬辰、春試南宮、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又〕象山在行都，與諸賢從游，朝夕酬應問答，學者至不得寢者踰四十日。因明楊敬仲主富陽簿，始承教焉。

〔宋史陸九淵傳〕字子靜，乾道八年進士，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

〔本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遺書象山行狀〕簡時尉臨安府中，始承教於象山，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簡一夕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行狀〕陸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别去，則念天地間無口者，平時顧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士⑥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爲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象山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下暇⑦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尊爲⑧。每謂簡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





宿山谷間、覲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覺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

【遺書】雜象山先生辭壬辰之歲、富春之簿廨雙明閣之下、簡問本心、先生舉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簡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簡實有之。此豈惟簡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

【象山年譜】敬仲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象山過之、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即此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悟。偶有鬻扇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象山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象山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陸九齡與學者書】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象山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以十六日至家。

【葉紹翁⑨四朝聞見錄】慈湖主富陽簿、象山猶以舉子上

南宮、舟泊富陽。慈湖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

案行狀言象山新第歸來富陽、與先生問答在六七月間事。象山年譜則以象山由行都過富陽在三月間聞見錄則以象山至富陽在未第以前三說不符當由傳聞異辭也。

羅濬寶慶四明志楊簡師事陸九淵、自爲一家之學、施之吏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

遺書家記三先生曰簡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簡此心清明、澄然無涯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

黃震慈湖日抄象山門人傳琴山之外、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爲慈湖琴山名子雲、字季魯金谿人。

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

〔四朝聞見錄〕慈湖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

杭州府志：富陽觀山上有傳心堂，亦名傳心亭，即雙明閣址。後人改建祠，象山、慈湖兩先生。

〔石魚偶記〕嘗官富陽，始至錢塘潮，惟至廟山而止。他日與同官俱出西郊，至看潮村，訝村何以得此名。越二年，潮忽過邑而西，噴浪如岸，雷聲如震霆，宛然與錢塘相似。於是悟看潮村得名之由，古亦以此記異。

九年癸巳，三十三歲。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四歲。

〔行狀〕先生在富陽，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學耕。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

慕效、文風益振。

遺書祭孫元禮尊人文孫明仲、生長富春山谷間、日能門富春人士絕少、因家三歲學士、能兼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字器。其子弟又從其教、烝烝於善。

案又富春龍門詩云、竹輿漸近鐘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先生當亦時至孫氏居也。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楊慈湖在富陽、有題淨土院詩、和者甚衆。又有題華蓋仙山院默齋詩、洪氏浴室院進月堂詩。

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錫承奉墓碣殘石庭題娶臧氏，先公十四年卒。

〔案〕墓碣承奉卒於淳熙十五年。據此是臧氏當卒於是年。

〔又案〕象山集承奉墓碣作莊氏，與殘石及遺書、行狀異。遺書續集有臧蔣氏墓志銘、臧公墓志，先生皆爲外家，則當以石本爲可據，象山集誤也。

〔慈湖易傳〕二十八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

二年乙未，三十五歲。

三年丙申，三十六歲。

〔本傳〕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趙倅郡臺府鼎立，簡中立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辜，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誰能免？今日實無辜，必摘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

身納之、爭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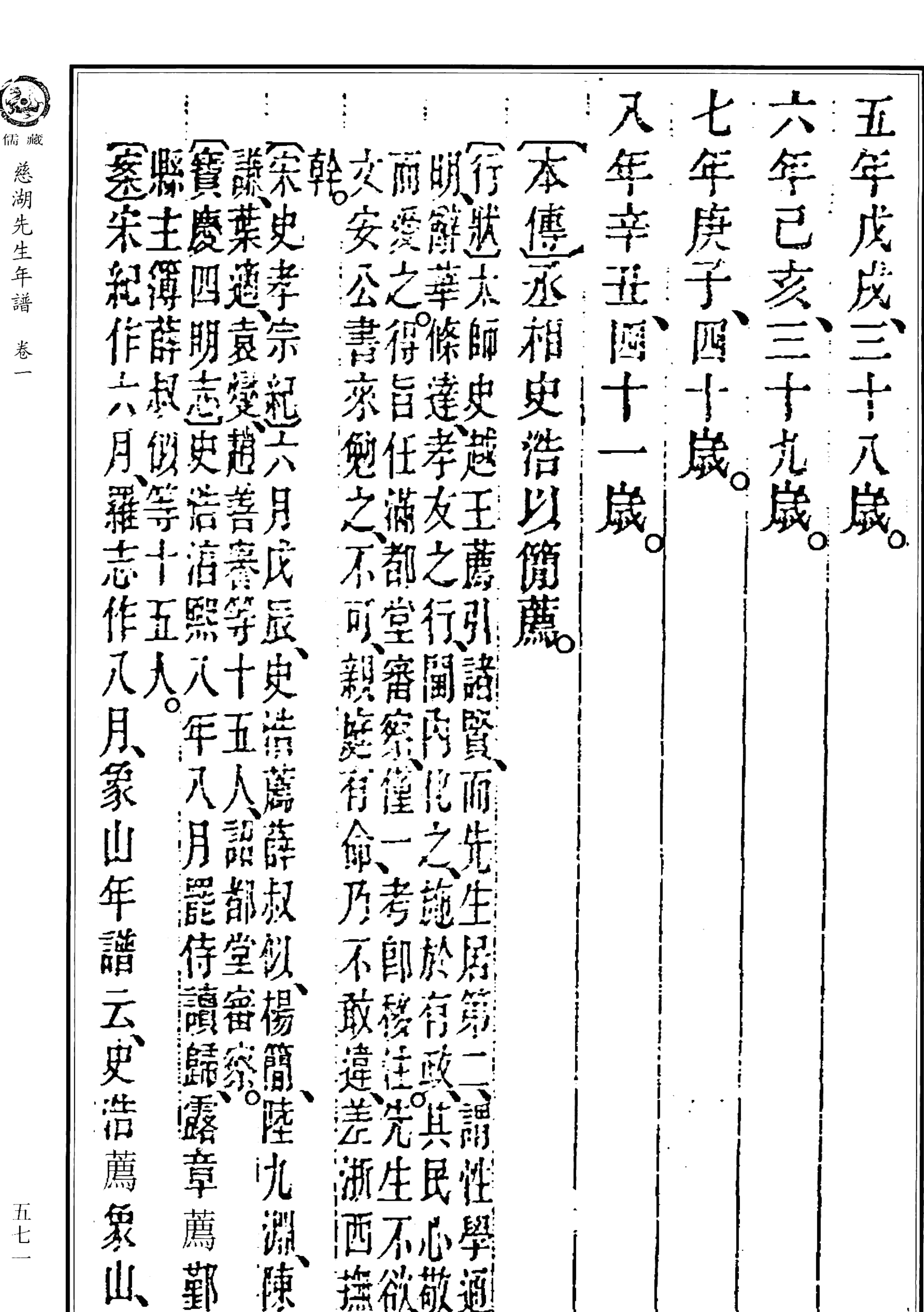
〔行狀〕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獄必躬臨之、四情炯燭、罔失豪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拏、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尺抵承婣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一府吏觸怒帥、送獄鞫之、先生只無罪可赦。命斷乎日、先生曰、吏過誤能免、若今日則貧身納之。帥大怒、先生數日、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藏官、一日繳兩造是非、歷先生、先生執己意。先生一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故容謝之。每謂自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爭不見聽、則決去而已。

四年丁酉、三十七歲。

〔遺書〕紹興府元日、謁釋菜祭文。

〔案〕先生爲紹興司理、凡七載。此文未定作於何年、姑隸於此。

〔又案〕遺書續集秋祀禹廟文、晉王右軍祠祝文、當均作於官紹興司理時。


五年戊戌，三十八歲。
六年己亥，三十九歲。
七年庚子，四十歲。
八年辛丑，四十一歲。
【本傳】丞相史浩以備薦。
【行狀】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閨門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從一考郎穆往，先生不欲，丈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浙西撫乾。
【宋史孝宗紀】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葉適、袁燮、趙善壽等十五人，詔都堂審察。
【寶慶四明志】史浩淳熙八年八月罷侍讀歸，露章薦鄞縣主簿薛叔似等十五人。
【案】宋紀作六月，羅志作八月，象山年譜云，史浩薦象山、

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羅志誤也。

〔宋史史浩傳〕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拜尚書右僕射、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請老。除太保、封魏國公。薨、封越王、謚忠定。

〔又薛叔似傳〕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累官端明殿學士、謚恭翼。

九年壬寅、四十二歲。

〔本傳〕常平使者朱熹薦之。

〔行狀〕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闕壓。

〔朱子文集答劉晦伯書〕浙東學者多修潔可喜、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

〔黄氏日抄〕朱子爲浙東倉、有繼母接腳夫破蕩其家業、子來訴其情、朱子遂委楊敬仲。敬仲以子告母不便、朱子告之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銜冤乎。

〔行狀〕先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腳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挽若恐後、輒從部

中得去、劄章輯集、溢數削返之。
〔宋史朱熹傳〕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煥章閣待制、謚曰文。
〔案〕王懋竑朱子年譜、淳熙八年八月、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九年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二月回紹興。六月旱。七月蝗、巡歷紹興⑩府屬縣。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改除江南西路提刑點獄。九月十二日去任歸。據此蔣先生當在是年九月前。

〔朱子文集答滕德粹書〕大抵守官一以廉勤愛民為先。幸四明多賢、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呂子約、所聞者沈國正、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西山集滕璘墓誌〕字德粹、世家徽之婺源。淳熙八年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子朱子自寓里來歸、致之

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從遊者也。

〔案〕朱子年譜是年九月十二日歸里、此書當在九月後。

〔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監明州倉。甯宗即位、除太府丞。

十年癸卯、四十三歲。

〔承奉墓碣殘石〕象山爲國子正、承奉攜二孫至臨安來訪、留月餘而去。

〔象山年譜〕淳熙九年、象山除國子正、秋初赴國學。十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

〔案〕據此、承奉至臨安當在九年七月後十年十月前。

〔遺書〕遺奠舒元英。

〔奠辭〕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簡致奠於元英舒兄。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

伸兄謂傳聞多失實，肖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居明之奉化，僑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

黃宗羲《宋元學案·廣平案》：舒璘，字元英，文靖第，其學於陸子，家居教授，慈湖雅重之。

舒璘《文靖類稿·承議公壙誌》：先君諱㪚，字德濟，世居明之奉化。子七：曰琬、曰玫、曰球、曰琳、曰琥、曰璘、曰琪。

《宋元學案·槐堂案》：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乾道八年待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任邑川教授。

呂祖儉《游侯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言侯濤之勝，欲往未果。今年夏四月至定海，舒元英亦自大嶼來，郎登侯濤山。

案：是年四月間，元英尚在。學案言宗商之官邑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而先生以十一年春初轉承務郎，文稱從政郎，則元英之殁，祭文之作，當在十年四月後。文云節官浙西，據遺書，先生以十一年八月始領浙西撫屬事，疑當都堂審察後，郎有撫幹之命，但未及任事也。

十一年甲辰，四十四歲。

象山集承奉墓碣壽聖慶霈以子筲官封庭顯承務郎。

宋史后妃傳壽聖太上皇后，淳熙十年，年七十，親屬推恩有差。

畢沅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年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宫行慶壽禮，大赦。

案：據此，是壽慶在十年十二月，而墓碣以慶霈封承務郎隸之十一年，蓋於次年始行恩霈也。

本傳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筲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

遺書莫能名齋記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既領事。

行狀大尹張杓雅敬先生，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繁穰，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𦙶會，莫不服爲神明。識旬灾意，惴惴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謂肄習





之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己、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

宋史張浚傳、浚之子栻、字定叟、孝宗朝知臨安府。

袁甫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慈湖論兵主於不殺、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陳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

承奉墓碣殘石　先生爲浙西帥屬、迎承奉以來、與象山卜廨爲鄰。

案象山年譜、象山於淳熙十年冬赴敕局、至十二年冬奉祠歸、其與通奉共居臨安者、此三年中事。以未確知其月日、姑隸於此。

又案先生與象山同在臨安者、前則乾道八年、後則象山爲國子正、遷敕局、居中近五年、先生亦官浙西。遺書有侍象山遊西湖舟中、觀胥必先周元忠弈詩、疑作於其時。

〔象山集〕胥訓、字必先、臨川人、象山連襟。周良、字元忠、建昌南城人、象山門人。

十二年乙巳、四十五歲。

〔咸淳臨安志〕刱莫能名齋於寶蓮山、二月爲之記。

〔遺書〕記云、簡爲浙西撫屬、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名之曰莫能名齋。淳熙乙巳仲春記。

〔遺書〕有寶蓮官舍偶作詩。

十三年丙午、四十六歲。

〔象山集〕承奉墓碣、光堯慶壽封庭顯承奉郎。

〔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遺書〕紀先訓、淳熙十三年、通奉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

之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十四年丁未，四十七歲。

〔遺書〕正月二十二日，書與張元度。

〔書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詞氣，知其誠恪可敬。告別，復求數語以歸餉，乃欲其略而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簡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書於貴溪山官舍。

〔象山年譜〕淳熙十四年，象山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象山年譜　十五年、易應天山名爲象山。

宋史葉適傳　適除太常博士、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

葉適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　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歲年、永絕榮進者乎。適濫膺朝列、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萬一之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楠、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璘、林鼐、袁燮、廖德明。

案適之薦書年月莫詳，適傳云遷太學博士、因輪對除太常博士薦陳傅良等。攷適上孝宗劄子云陛下即位二十六年於此。孝宗以紹興二十六年⑪六月即位、越二十六年爲淳熙十四年、輪對實在是時，故以適之薦士

隸於是年。

〔宋史葉適傳〕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諡忠定。

〔又陳傅良傳〕字君舉、瑞安人、官至寶謨閣待制、諡文節。

十五年戊申、四十八歲。

〔本傳〕改知嵊縣、丁外艱。

〔行狀〕改宣教郎、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

〔嵊縣志〕改知嵊縣、未涖任、而嵊人重其名、祀名宦焉。縣西北一里有楊公橋、以簡得名。北門內鋭源坊有慈湖書院、明嘉靖三十三年提學副使阮鶚檄知縣吳三畏爲簡立。

〔案〕嵊縣志官師表作乾道間任、誤也。

〔承奉墓碣殘石〕秋八月戊寅、承奉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臺鄉句餘村孝順里。

〔家山葉承奉墓碣〕公諱庭顯、字時發。長不滿五尺、苶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

青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晩、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聞方士友尋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問公行事、言論許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發發、觀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日、畏克、然愛用財、此字、裙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覩無過、親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務然乃大恐、懼痛、懲方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内訟不匿、在香情嚴、及於夢寐、怨艾深切、克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密。念遠之失、習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苛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牘。嘗曰、如有襟章、牧子謂余曰、吾諍汝、我亦當敬聽之。儉身嚴而安、其止敢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忽憤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數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論子孫曰、辨刻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筒、告所亡甚多、吾必止如此。今吾必、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閭門雍雍、相養以道義。宋元學案象山案、錢融堂謂適奉省過最嚴、毫釐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象山年譜〕淳熙十五年，象山作承奉墓碣，每謂：「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行狀〕陸文安公碣承奉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象山集黄世成墓銘〕南豐黄世成，卒於淳熙丁未。

十六年己酉，四十九歲。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楊文元書院記〕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木鐸之聲相聞，竹洲在南，碧沚在北。

鄞縣志碧沚書院在西湖、文元講學處。

宋史史浩傳淳熙十年致仕、晚治第鄞之西湖上。

鮚埼亭集外編竹洲書院記史忠定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忠定最與端憲厚、割宅以居之。

宋元學案東萊案呂祖儉監明州倉、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於惟舒文靖以宦遊出、祖儉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士學者遂以祖儉代文靖、亦稱四先生。

案先生於壬寅、癸卯官紹興司理、甲辰差浙西撫幹。遠戊申八月始丁父艱歸、而呂子約已先一年去官、西山集袁正獻行狀亦以紹熙初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則先是亦未歸甬上。先生於紹熙二年服闋、去宰樂平、則其講學於碧沚。而得與絜齋往還者當在己酉庚戌二年閒、學案誤也。

案史氏從學於先生者凡七人、一、浩從弟漸之子彌忠。袁桷延祐四明志以子嵩之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大學士、謚文靖。詳見下、嘉定二年卒。一、浩之子彌遠。宋史本傳、字同叔、拜太師、左丞相、封衞王、謚忠獻。一、浩幼子彌堅。延祐志字固叔、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彌遠久在相







位，謝歸不聽，遂食祠祿於家。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一黼之子，諱瓘，宋史本傳字南叔，嘉定十年進士，官至直文華閣，知婺州。學案從慈湖遊，好學，確記一。浩弟涓之子，諱林。史氏家傳字振叔，戴表元剡源集題跋字和旨，號靖亭，集外編甬東靜清書院記，君旨與饒州君下定之，皆樓袁門人之傑然者。一浩孫，大子守之，詳見應嘉定十七年注。一浩孫彌正，子定之。四明文獻，字子應少時扶祖浩造朝，孝宗奇之，且勉以學。嘉定間，知饒州。學案定之亦楊門高第。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歲。

〔本傳〕服除。

〔案〕先生以淳熙十五年八月丁艱，則除服當在是年冬。

二年辛亥，五十一歲。

〔遺書〕遺龔沈叔晦。

〔奠辭〕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致奠於叔晦通判國錄。叔晦善言善行，奚可悉數？簡以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遲剛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别，嗚呼哀哉⑫！

〔袁燮絜齋集沈煥行狀〕叔晦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鄞縣翔鳳鄉。

〔案〕先生是時當已膺新差樂平之命，至明年春始赴任也。

三年壬子，五十二歲。

〔本傳〕知樂平縣。

〔遺書樂平縣學記〕紹熙三年二月閏朔，始領邑事。

〔樂平縣志〕以奉議郎任。

〔案〕二年祭沈叔晦文稱宣教郎，是年始轉奉議郎，四年祭沈元禮學人文，故亦稱奉議郎。

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

〔行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且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可一月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

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眞賢實能。其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眞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者。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簡竊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德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講之諸語不倦、劉除氣習脫落、意微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願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

〔王應臺撫餘編慈湖先生〔遺〕學案平、翁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已矣。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聞

者興起。

宋元學案慈湖案：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於縣庠，聞其提唱，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案：餘干、樂平俱屬饒州，其云見於縣庠者，當即樂平之講堂。

遺書奠曹叔達辭：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

案：史使君指定之，時知饒州。

江西通志：舒益，字裕甫，樂平人，楊簡門人。

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置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行狀：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嚚健恫喝官府，姦人無賴淵藪歸之，起事端，賊戕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燄，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猖猖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遺書八月、撰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記云、春二月閏朔、簡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仲秋訖功、乃秉筆而書。

四年癸丑、五十三歲。

遺書二月戊戌朔、遺奠孫明仲。

奠辭紹熙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明仲至契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還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閱兩旬、忽大喜、自是發言頓異曩昔、及爲里正、公移方急、奔走應辦而實未嘗微動。

宋元學案慈湖案明仲、富春人、先生爲富陽簿、從學。紹熙三年卒。

遺書新樂平縣學成、記之。

記云、三年、簡領縣事、敬瞻聖人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徹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

丕應。趙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頁齋、學者有安居之所。

六月九日、撰二陸先生祠堂記。

象山年譜　象山弟復齋先生、淳熙七年卒。象山以紹熙三年十二月卒於荆門軍。四年正月柩歸於家。金谿宰王大有建象山、復齋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

樂平縣志　自夏徂秋不雨、年穀大損。令楊簡憂盜起、講聚民之政、以關郊內自任。稍采鄉譽分鄉職、曰糴、曰貸、曰濟、次第具舉。邑無可糴、責之民廩、邑無可貸、請之倉臺、邑無可濟、移之上供。歲雖饑、不害。

慈湖遺書　祈雨文、東作方興、民田盡槁、簡爲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又有諸廟祈雨文、謝雨文。

董煟古今救荒活民書　紹熙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谿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

爲盜、配去則逃歸。鬭一足、傳部示衆。一境肅然。此雖苛切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趙汝愚忠定集與楊、奉議書、汝愚悚息上啓、奉別累年、惟有悁悁企遠。示書辭懇懇然、以境內旱歉爲憂、良深欽歎。異時州縣舉行荒政、率不滿人意、顧以實惠不及民耳。有如誠心彰惻、先事而圖、募饑民以興陂澤、一二條目、極爲切當、足見學力深到、爲政有方、萬家之邑、雖饑不害矣。求諭郎與丞相言之、開閤郡除截撥上供三萬石外、更賜僧牒六十道。伏幸照悉、匆匆粗此占報。惟爲民社加意、以需異用。不宣。

遺書鄒德顯墓銘金山之祠、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遇稍異於曩矣。

冒襄辟疆園宋文選、楊簡鄒魯卿墓誌、簡爲樂平、首得鄒夢遇、簡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簡從而滋其深。樂平縣志、夢遇字子祥、以辭舉薦於鄉。爲人孝弟喜怒不形、處事一於義、不可奪。從邑宰楊簡遊。

宋元學案慈湖案。慈湖爲樂平、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王琦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無以頑斥。慈湖丕改、自謝不敏。王琦字表文、樂平人。慈湖稱爲道其門人。鍾季玉有慈湖謝過遺墨跋云、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

又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叟、子燮字敬叔、俱受業於慈湖、詩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

江西通志。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遊。嘉定進士、官貴溪丞。袁甫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同邑又有洪簡、字子斐、以蔭補官、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丞、明嗣學有自得。方溥字成大、余元發字承之、以儒賦薦。王晉老字子康、以蔭入仕、篤志於學。皆簡門人。

樂平縣志。鄒近仁、字魯卿、叩道於楊簡。程廉、字廷本、以經學薦於鄉。簡嘗器重之。彭椿、字春卿、以賦薦於鄉、簡稱其樸茂。劉九思、字得之、以易數叩於簡。吳塤、字仲和、與弟垌俱學於簡。垌字仲郊、慈湖嘗曰、塤敏、不踰月而至、垌踰年亦當知德

〔樂平縣志〕甫脫凶荒，復大疫，餚求疵癘所從起，爲禱誄數百言，大旨使民自求多福。因郡官督征，乃援孟子受牛羊牧芻之說以告，守不敢罪。又行周官禁飲法，斥侑飲官婢配之，官民無敢犯禮。

〔遺書〕誄雖禱災之來，惟人自取。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戾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可以變禍災爲吉祥。

葺樂平主簿廳，爲之記。

〔記〕云：是邑丞簿咸寓蕭寺，而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於縣之東，久爲荒墟。簿君周正字仁甫，質直無所問，簡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請葺而居焉。早暮徒步，可以相過。屬僧記廳壁，且追書前官之可考者。

十月，裴萬頃任主簿，初見長官楊簡，拜爲道德師。

四庫全書提要、袁萬頃竹齋詩集三卷、附錄一卷。楊簡誌其墓、以默識稱之。陵迪知姓譜、袁萬頃、字元量、新建人。登淳熙進士、爲樂平簿、清聲播聞、遷大理司直。

遺書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仙樂觀。

象山年譜：冬十一月九日、葬於貴溪延福鄉朱陵、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人。

遺書謀離象山辭代李伯誠謀祭象山文。

案：遺書留宿仙樂觀詩云：道士清晨尋告余、昨宵膏露降濡濡。夜來輿從留仙觀、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此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巍然古殿漢天師、木杪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連日祥應誣偶然。我之審嘗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據此、先生官樂平時、有甘露降之瑞。

五年甲寅、五十四歲。

遺書二月、譔王珪節庵記。記云王珪、字玉甫、樂平懷義鄉人。

象山年譜二月十六日、譔象山行狀。文靖類藁答敬仲書象山行狀洞見表裏、其間載子伊川事甚當。然鄙意謂此等事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斯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敬仲以爲何如。

絜齋集樓鑰行狀鑰薦士於朝、必以公議所與、楊簡、劉仲光之流世皆賢之。

宋史甯宗紀、五年八月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⑬樓鑰攻媿集舉楊簡劉仲光狀准尚書省劄子、奏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睹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於

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又有開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宋史樓鑰傳〕字大防、慶元府鄞縣人、累官吏部尚書、謚宣獻。

〔遺書〕新饒娥廟碣而記之。

記云、饒氏孝女、邑人祠而祀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簡口遷別祠而新之、又聞於帥、請而奏於朝、求錫命焉。簡忽叨胄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

〔樂平縣志〕簡教民以孝弟爲首、新饒娥祠、朔望拜之、曰、吾以教孝。

〔遺書續集〕祀饒娥偃聖文、簡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啟新儀。一獻爲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肅示百里。

〔明一統志〕饒娥廟在樂平縣東三十里、柳宗元饒娥碑、饒娥、饒人、父醉漁溺死、娥走哭水上三日不食死。

譔孚惠王廟記。

記云：樂平之所崇薇，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趨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

案：記不詳年月，姑附於饒娥廟後。

曾燠己易序：刪訂己易。

案：序云先生宰樂平時，嘗刪訂己易，以年月未詳，姑隸於此。

樂平縣志：題小甘巖詩。

案：遺書作題樂平明巖。又有賀王使君南風詩四章，有云：幸吾樂平之民矣。上耿泉使生朝雲臺詩十章，有云：泊陽爲邑，賁惟所臨。上鄧憲生辰瓶源詩十二章，有云：泊陽爲邑，罹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詩序云：樂平令楊備獻。據此，知皆宰樂平時作。

本傳：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

〔行狀〕楊、石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楊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

〔洪邁〕野處類稾送楊簡遷國子博士詩：楊君解墨綬、去作國子師。邑人千萬戶、遮道嬰兒啼。晏歲天苦旱、赤地無餘遺。餓殍千百輩、上山爭採薇。採薇有時盡、詎能救長饑。慨然願自任、舍我將告誰。昧爽出歷事、日暮忘遄歸。大家儲陳粟、出糴不敢遲。偷兒紛狗鼠、鋤治如平時。一意手摩撫、如子得母慈。明年麰麥登、比屋無流移。史牒藏循吏、於今親見之。我亦受一廛、惜哉輕語離。橋山未訖役、酌餞疏酒卮。聊述路人須、持作送君詩。

〔遺書〕舒德彰墓銘：簡爲樂平、之舒同年之翁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拜博士之命、延簡於其別圖而餞焉。

〔明一統志〕遺書閣：在樂平縣儒學講堂後、宋楊簡嘗爲邑令、既去、門人袁公輔提刑江東、肖像藏其遺書於此。

〔蒙齋集〕樂平慈湖書閣記：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於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薈萃先生所著羣書於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生遺化、歌思至今勿忘、故惓惓於其遺書如此。閣既成、而甫爲之記。





〔案〕平縣志、慈湖書院在長樂坊、危素記曰、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闢明心學、以崇教化。未幾、民翕然應之、囂訟讋服、至今號爲詩書之邦、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令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尚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提舉江東刑獄、乃剏書樓於學廟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羅衡得貌氏之隙地於縣治之東、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今式。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爲山長、素使過是州、俟拜謁祠下、同翁求爲之記。予惟楊氏學出於陸文安公、其爲樂平也、實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不知者以爲朱陸異學、可勝歎哉。今學院有田、以養學者於其中、他日出而仕於時、當以是爲師範矣。

〔案〕趙偕寶峯集有送楊大章往江西、因尋訪先世文元公遺書詩、嘗指往樂平遺書闕言也。楊寔成化四明志、芮字大章、文元五世孫。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嘗讀文元書、恭默自省、悉棄舊業、旁崇之、學者稱寶峯先生。烏斯道春草齋集、芮號小隱。

〔行狀〕末三卷、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即位之初

年也。既赴監講乾繇、反復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御筆遐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傳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

〔宋史寧宗紀〕八月丁巳、詔粵通奉公清、樓宣獻薦之。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先生始





上奏。據此，則博士之召當在八月後十一月前也。

周密齊東野語：趙汝愚拜右相，以朱子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侍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

宋史趙汝愚傳：字子直，居饒之餘干縣。擢進士第一，召試館職。寧宗立，命爲光祿大夫、右丞相。

文靖類藁：璘答國博敬仲書。

書云：壽皇崩棄，憂戚之餘，正如來諭。公庭不能盡哀，退與諸生坐哭明倫堂下。當是時，事方岌岌，後雖少定，然傳聞猶伴奐。吾友入中朝，與諸公數入否？集賢果相敬信，得展盡底蘊否？璘入學中，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員、汪行簡、戴泳，皆有啟發可進。但頹風未易返，破仲爲閔子師，如何端居靜念，有治己之道，無治人之法。我若無虧，隨處皆應。一或自蔽，萬語悉空。璘日來灼見此弊，不敢不勉，更望見教。

案：壽皇，孝宗。崩於六月戊辰。先生任博士後，當有書致文靖，文靖答之如此。

遺書續集：冬，抵臨安，祔享。

祭文云：簡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官。茲豈簡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於禰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簡既告於小宗，謹以清酌庶羞用薦禰

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五歲。

遺書正月記內訟齋。

記云：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簡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仲兄嘗告簡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簡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

承奉墓碣殘石，亘庭題次子篆。

案：遺書張秉信墓銘有云：簡得之先兄和仲、和仲當是篆之字。雍正慈谿縣志：篆字韶仲，號訟齋。呂祖儉游候濤山記：史丞相館賓楊希度名篆，家於慈溪，則篆又字希度也。

〔本傳〕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必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宮。

〔宋史甯宗紀〕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三月甲寅、國子監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黨趙汝愚罷。

〔又趙汝愚傳〕韓侂胄欲逐汝愚、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監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

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點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

〔行狀〕趙汝愚斥、李祥抗章辨之。先生索學館舊事、請列銜、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辨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發、亦遺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偽、痛黜逐、埽地、不留根株、而其厥滑滑矣。

〔宋無名氏慶元黨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楊簡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

〔續資治通鑑宋甯宗紀〕四月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上書言、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遣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疏上、詔宏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時號爲六君子。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侍郎劉珏請置偽學逆黨籍、宰執

四人，侍制以上十三人，餘官則楊簡等三十一人。

宋史李祥傳：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遷國子司業。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除直龍圖閣。謚肅簡。

又章穎傳：字茂獻，臨江軍人。官禮部尚書，升侍讀。謚文肅。

通鑑輯覽：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周端朝，字子靜，溫州人。張道，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沖，福州人。蔣傅，字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

二年丙辰，五十六歲。

遺書王子庸請書。

書云：錢塘王子庸，子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皐旅次。

行狀：先生歸自胄監，家食者十四載。

遺書張渭叔墓銘：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簡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禮義之言。如簡見爲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

從容累月，未嘗及舉子事業，簡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自心之精神是謂聖，渭叔領會無疑。

案：宋元學案慈湖案：渭弟汾，字清叔。

案：宋史甯宗紀：禁用僞學之黨在是年八月。

## 遺書記窘齋。

記云：恪請以君名齋，又請書其說，立秋日書於西嶼竹房。

行狀：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

宋元學案慈湖案述：恪，字叔謹，號窘齋。

八月，譔東山賦。

案：遺書又有廣居賦、南園賦、蛙樂賦、月賦、心畫賦。賦中多自稱西嶼楊子，當皆里居時作，要莫定其年月也。廣

蒙齋集跋慈湖先生廣居賦：慈湖先生既作廣居賦，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端平三年夏，屏處山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

汪梓材慈湖從祀錄叔正疑名惟。

十一月十三日、過庭書訓付恪。

記連理瑞。

記云、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簡、曰、後既所產、亦異哉。簡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葱。遺化蔣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雜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蔬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驛帶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簡又省伯兄嘗攜簡手、徐行東閣、視橋實、其狀與悔之所見同。簡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啟佑後人、深入潛化。往嵗鄉里以潸藩蒙資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寂然、二弟翠姪、勢便力可、願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簡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

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簡每自言曰兄眞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苟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人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篤至誠於外而敏於中、內必發光、不可致詰。詰子雍雍、華孫清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茲嘉辭來集、不可外而不索。辭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簡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廣明書於竹。

案承奉墓爾殘石、庭顯長子壽、次篆、三郎先生、四權、五篪當郎機仲、六籍當郎文仲、悔當是篆之子、圭則詩之孫也。

遺書續集誌趙師𢽾妻陳夫人墓。

誌云、共甫夫人陳氏、以慶元二年九月乙丑卒於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以告四明楊簡、將以其柩歸、十二月壬申、葬於臨海、屬銘其墓。

攻媿集趙明道墓誌師𢽾、字共甫、台州人、起家科目、以





修職郎主簿。

遺書遣奠呂子約。

〔奠辭〕承議郎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呂兄子約寺丞、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同學問雖略異、我心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日而以心同。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簡之心。簡誠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附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寓衷。中間離合、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前向。

〔宋史呂祖儉傳〕寧宗即位、韓侂胄用事、李沐論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云、貶韶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

〔續資治通鑑宋寧宗紀〕慶元二年七月庚子、量徙流入呂祖儉等於內地。祖儉流高安、尋卒。

〔案〕奠辭當作於是年。

三年丁巳、五十七歲。

遺書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釋其疑義。四月序。

遺書續集 邑人求譔春秋祀董孝君辭。

董華鈞純德編慶元二年、邑令朱堂重新祠宇。楊慈湖先生代撰祭文云、維慶元二年三月三日、慈谿縣令朱堂率僚屬致祭漢董孝子云。

案先生於慶元二年三月朔日有江臯旅次書、而純德編謂是文即作於是月三月、誤也。寶慶四明志、慶元二年、令朱堂增修孝子祠堂、與邑之士夫上巳重陽行三獻禮文、或作於是年九月。今慈谿縣徐家巷張孝子祠有漢董孝子碣銘殘石、其碑陰云、本祠士夫舉行春秋祀典、再自朱令君始。慶元丁巳重九、縣令朱堂主祀。丁巳實爲三年、文當作於其時。而寶慶志云朱堂慶元元年十一月任、三年二月丁母憂、是三年九月已去任矣。今據石刻、姑列於此。

寶慶四明志唐崔殷撰董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於鄉邑、桓帝召拜郎中、不赴。又董孝子純德君廟、縣東北一里、建炎間縣令林叔豹建。

四年戊午，五十八歲。

遺書續集　二月甲申，會從妗臧孺人盧氏葬於鄞縣桃源鄉西山蔦隩。誌從舅翰林醫痊臧賓卿墓。

誌云：簡外王父臧府君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其兄師顔翰林醫候，累贈從義郎。從義仲子賓卿，字雲叟，補醫學，累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五年卒。娶盧氏，紹興十一年卒。再娶盧氏女弟，慶元三年十一月卒，明年二月甲申，合葬焉。從表兄某屬銘其墓。

五年己未，五十九歲。

遺書　負舒元質。

負辭　承議郎楊簡謹奠致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已矣！簡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雋念。嗚呼已矣！元質享簡之奠，元質之心誰復知之。

〔文靖類稾〕誌舒元質墓。

〔誌云〕九月二十九日，舒元質卒。訃聞，奔奠於其廬，哭盡哀，留返。十二月望，厥子卜兆於嵩溪里公家山，使以窆期告，乃序而銘之。

〔又〕璘遷宜州通判，拜命復歸，未果行，卒。璘子五人，三日銑、銷，女二人，女三人，女女焉。

六年庚申，六十歲。

〔本傳〕主管崇道觀，再任朝奉郎。

〔案〕行狀轉朝奉郎，無年月。據遺書，四年，誤。翰林藏公墓銘，結銜稱承議郎。五年，奠舒元質辭，署銜亦稱承議郎。宋史職官志，祠祿之官，以三十月爲任。再任則六十月。先生以慶元元年奉祠歸，至是年則再任滿矣。其轉朝奉郎，當在是年。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一歲。

石魚偶記十一月九日清晨，忽覺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異乎孔子之言仁矣。十一日未昧爽，又忽醒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必繼之以「勇者不懼」，何也？知及之，仁能守之，知、知道、仁者，常覺常清明之謂。然亦有常清明，日用變化不動，忽臨白刃鼎鑊，猶未能寂然不動者，此猶未可言得道之全，故必終繼之以「勇者不懼」。

二年壬戌，六十二歲。

遷耆積塋祖奠馮氏姊。

〔奠辭〕從父。弟簡謹致奠於亡姊百十九孺人、愴昔世。父、合居武康。諸姊俱。長簡輩幼、行。男女則别同堂對房。且旦晝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甯則常。常獲依居。督課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千數里、家道寖衰。昨問姊疾、姊猶爲與夫何遠、然乘諸孤以行、姊七十、識昇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啟期、力扶而來哀不勝矣。揖哭忍痛執奠涕滂。

三年癸亥、六十三歲。

〔遺書〕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瀦爲簡日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

〔行狀〕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者於熙光、試春之閒而啟迪之。

〔春草齋集周晧齋墓銘〕楊夫子舊業西湖際山、東西有熙光、詠春之門、其流風餘韻可想見。





雍正慈谿縣志：慈北有談妙澗，南流入湖，野航橋跨其上。楊文元公有澗水簷旁談妙理之句，因以爲名。

徐兆昺四明談助：慈湖宅旁有談妙澗連理圖。

案：絜齋集題慈雲閣詩：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今不知其處，鄭辰句章摭逸云：在鶴皋定水寺中。

遺書：撰先聖大訓。

四庫全書提要：錢時撰簡行狀，築室德潤湖上，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襍說中者，刊譌別誣，萃成六卷而爲解。即此書也。

四年甲子，六十四歲。

遺書續集：撰安康太夫人奠辭。

奠辭：具位楊簡謹奉奠於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揄翟之光，退而得諸竊知，又尚書嘗道其燕[14]待之言，確乎不動於

勢利。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啟讀益覩其所未知、
攻媿集安康郡汪太夫人行狀汪氏、諱慧、字正柔、鄞人。
嘉泰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於晝錦坊。
〔案〕安康爲尚書樓宣獻母。

遺書春、記昌國州申義堂。

〔大德昌國州志〕嘉泰三年、東陽葛容夫洪爲昌國令、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越明年春、容夫訪慈湖先生於慈溪石魚、語及邑學、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申之先生爲記其後。

〔戴良鄞遊集沈明大墓誌〕沈文彪以奧學峻行與楊文元爲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揖劉厚南執經座下。

〔句章撫遺〕沈文彪、其先吳興人。遠祖陵、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自號清遐居士、嘗築亭館石魚之麓、名曰槃隱、招文元講道其中。

〔案〕此不著年月、據申義堂記、先生以是年居石魚、因列





於此。

〔案〕雍正慈谿縣志、石魚山在縣西三里、有石如魚形。今山麓有靈巖庵、相傳爲石魚樓舊址。石魚偶記一書、當著於此。遺書登石魚樓詩三首、當亦是時作。

〔成化四明志〕劉厚南、字子固、慈谿人。嘉定五年進士、官至知台州、朝請大夫。

〔本傳〕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

〔行狀〕權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此人以此羣居於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襍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⑮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更

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興大事、必上當天心、北帝⑯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魁剿諸寧怨讀盜於聽閒陛下亟罷魁剿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有偷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兩搖邊頭口語籍籍英蒐過其端萌、故先生頤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風弄成福冒節鼓張甚先生趙脩門聞慫懲修尺牘答日我無是也。末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所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根先生言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遺書續集焚黃祝文　考贈朝散郎、妣贈安人、告廟更題







神主。

與馮氏妹。

【舊譜】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簡、祇奉祖奠於亡妹百念入娘子。簡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聖明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閒、得款語話、次姑知靈覺天然萬古駢儷。方謂嫂婦輩朝夕伊邇德意、德言具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薾爾瘠甚、親告以翼日、能荒就道、不可遠送、忍哀寫此

【案】承奉墓碣、殘石庭、顯三女、次適馮、家先當即其妹。書知樂亭記、馮甥茶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為銘、銘之遺日知案。又馮甥請書扉、茶叔未知即象先子。

【家記四】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

開禧元年乙丑、六十五歲。

〔象山集〕六月乙卯，序象山集。

〔象山年譜〕開禧元年，象山長子持之伯微錄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楊簡序。

〔鄞遊集〕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陸文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功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江之士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巽，答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簡於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

二年丙寅，六十六歲。

〔遺書續集〕祖奠姪婦舒氏。

〔奠辭〕叔舅簡致祭於亡姪婦舒氏，婦酉美之子，來相姪悍。近悍有覺，轉以告婦，婦迺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願

陳於叔舅之前、當益有啟明之意。疾革、又覺[18]〔宋元學案廣平定川案〕舒琥、字西美、鄉貢進士、學於象山。按、舒璘之弟。

〔孫應時燭湖集坿編〕撰孫季和壙志。〔誌云〕孫燭湖先生應時、字季和、越之餘姚人。簡與季和承學於象山陸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而開禧二年二月甲戌卒、壽五十三。冬十二月庚申、葬於龍泉鄉。

〔浙水舊聞〕孫燭湖讀書處曰時齋、慈湖嘗爲之記。

〔遺書家記二〕簡自以爲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時簡年六十有六、平時讀

大禹謨、未省及此。

〔遺書〕代馮似宗譔壽樓文昌詩。

〔序云〕壽宫使問學樓公表弟馮某作是詩以獻。

〔案〕絜齋集樓鑰行狀、鑰官吏部尚書、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據此逆推、則開禧二年年七十、時鑰奉祠家居、詩當作於是年。

〔宋元學案慈湖案〕馮興宗、字振甫、慈谿人、慈湖高弟、從弟國壽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王梓材曰、馮似宗、未知即國壽。

〔案〕攻媿集有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則似宗、仁叟皆與宣獻爲表兄弟、當是一家人也。

三年丁卯、六十七歲。

〔遺書續編〕誌孫孝子之翰墓。

〔誌云〕慈溪之金川雞鳴山孫孝子文擧、名之翰。母疾病且革、文擧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遁庶於窗、文擧以





嘉泰二年壬戌六月庚寅卒、年六十六。開禧三年三月
壬寅葬於五磊山

攻媿集林碩墓誌銘四明善士林碩卒、楊敬仲識其壙。
誌云、碩字與顧、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
力學而不見於用、言議亦無以表暴於外、躬行於家、里
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於鄞縣通
遠鄉金谷里。

宋濂文憲集葉秀發傳、字茂叔、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
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服除、轉慶元府教授。時鉅儒
樓鑰、史彌鞏、婁昉、鄭僑、楊簡、袁燮皆器重、秀發與之
交、而於簡問難尤切。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爲
喜。葉蓋指秀發也。累官知高郵軍、學者稱南坡先生。

慈南坡官教授、與先生交、年月無攷、當在嘉泰、開禧間、
姑附於此。

又案邊名貫、不詳。詹、當指阜民。象山集、阜民、字子南、遂
安人。學於文安。槐堂學案、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
湖語、顧、當指平甫陳淸、北溪集與黃寅仲書、平甫資質
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庚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
口不出一言累。

慈湖先生年譜卷一終

馮善長
王蒹三　校字






校記

①詣姊：當作「諸姊」，見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八《祖奠馮氏姊辭》。按，本譜紹興三十一年條引陸九淵《象山集》語「詣生」，亦當作「諸生」。

②面：當作「而」，見右引書卷一六《家記十》。

③古籍：當作「占籍」，見《慈湖遺書》附録錢時《慈湖行狀》。

④大史：當爲「宋史」之訛誤。

⑤絲：當作「絕」，見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五《抵楊敬仲簡》。

⑥閣土：當作「閣上」，見錢時《慈湖行狀》。

⑦下：當作「不」，見右引書。

⑧師專爲：當作「師事焉」，見右引書。

⑨葉紹聞：當作「葉紹翁」。

⑩提刑點獄：當作「提點刑獄」。

⑪紹興二十六年：當作「紹興三十二年」，見《宋史》卷三二《高宗紀》、卷三三《孝宗紀》。按，自紹興三十二年至淳熙十四年，正好爲二十六年，與本條所述合。

⑫「哀」下當脱「哉」字。

⑬奏：當作「奉」，見樓鑰《攻媿集》卷三一《舉楊簡劉仲光狀》。

⑭燕待：當作「燕侍」，見《慈湖遺書》卷一八《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⑮四更：當作「四夷」，見錢時《慈湖行狀》。

⑯北帝：當作「上帝」，見右引書。

⑰姑：當作「始」，見《慈湖遺書》卷一八《奠馮氏妹詞》。

⑱「覺」字下有脱文。據右引書《祖奠侄婦舒氏》，當有：「截不□□。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乎先聖。於乎，侄婦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乃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别，辭噎莫繼。哀哉哀哉，哀哉哀哉。」應補入。

# 慈湖先生年譜卷二

後學同邑　馮可鏞
　　　　　葉意深　輯

嘉定元年戊辰、六十八歲。

遺書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遺書瀑水巖禱雨詩序：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曉失時、孰不傍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石臺鄉、過一老人曰：此地龍潭靈甚、名瀑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祝湖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登到瀑巖、果是望迹禱而歸、告於邑之士庶、邑令張君聞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畝。崇號瀑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

寶慶四明志：慈溪令張義和開禧二年十二月任、嘉定二年十二月滿替。

遺書續集坿錄門人曾熠刊己易孔子閒居解。六月六日、趙彥悈書後。十月六日、又書。十一月、曾熠書後。

錄云：曾熠得己易，思鋟諸版。吉水縣丞趙彥悈轉致於先生。四月二十三日，先生復熠書云：己易、閒居解並收已。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趙彥悈，字元道，餘姚人。宗室，受蔭官，復登進士第，吉水丞，累官吏部尚書。北巖從楊簡游，重修象山精舍，刻慈湖遺書。

遺書：遺奠徐子宜。

奠辭：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繼以訃傳，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遺奠，匪遲匪遽。

宋史徐誼傳：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知隆興府，謚忠文。

水心集徐誼墓誌：嘉定元年七月朔卒，年六十六。

誌：舒德彰墓碣

又云：德彰子論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是年十一月甲辰，墓在饒娥廟冢右。

本傳：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

行狀：上爲寧宗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遷著作佐郎。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殍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同舅姑之窮，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背理傷道之時文。詒單②

虛籍不知其幾以處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問准民
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過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為亂又
閒賑濟官以竊衆中上司累累查不報昏謬若此而朝
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社稷不又昏今之守令多
昏而聽吏 多懷私而徇詞稷也是奏非反非為是
飲假含怨無所告訴二稅辦訟反追為則四則併訊
或舉債或窮產甚者齋妻子者復伏民至情是其
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早蝗賣陞下試思害弊民致不
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郡守不有餉稅為公常取稱
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在外官司以行支辰生有送
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干絕彼此本庫自財手東無策
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送今國家患無用此矣又不
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之盜財不可勝壞雖今詠亟
而餘風本珍陞下宜波役人道長風俗大夫肅膚苟且
之論則自知學以來熟思爲計務惟有一士大每擇路一賢
監司臣監司各辟本路郡治守辟縣令令守令辟各其屬
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
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
稷安不擇賢久任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
此其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





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豊矣。自此因保甲鄉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卒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請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齊化。祈天永命，犖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大盛，宜訢小中，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桐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殘民相食，嗚覽領久之。人爭傳謂，流入北境，見者竊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褐夫子也。

參行狀：二年旱蝗，先生上封事，云：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彌災屬消禍變之道。又二年九月明堂禮成，詩云：去臘陳三劄。據此則三劄皆屬是年十二月上。

西山集慈湖行狀跋：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嘉定初，僕侍公於著庭。

〔案〕對越甲稿注：西山戊辰爲太學博士，己巳爲校書郎，庚午爲秘書郎。此三年間先生與西山蓋同在著庭也。

〔宋史真德秀傳〕字景元，後更字希元，浦城人。登慶元進士第。嘉定初，遷博士，累官起居舍人，端平二年，拜參知政事。謚曰文。③

〔宋史楊輔傳〕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前。上召輔翁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

〔宋史甯宗紀〕開禧三年三月庚子，詔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爲副。四月丁卯，召輔詣行在。

〔續資治通鑑宋甯宗紀〕開禧三年四月，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還，閔輔

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案先生爲著作佐郎在嘉定元年，召楊輔在開禧三年，畢氏併事書之，據輔傳，則召輔在開禧三年，至嘉定元年輔始抵建康，時先生已起爲著作佐郎。

遺書銘宋母墓。

文云：宋母者，嚴陵王氏，歸金華郴守宋子華之子沆。三十而寡，長子甡纔十有二，次林，字修叔，生五歲。開禧三年十二月己巳卒，壽七十。有四。嘉定改元十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白鷺嶺，既葬，始爲之銘。

遺書續集受誥告廟。

文云：介官孫朝請郎、行秘書郎簡，昨准上旨，除前職，今茲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

遺書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書云：日本後芿律師請言於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

〔案〕文稱著庭楊于、故隸於是年。

與高處約。

〔與〕雖同舍弟朝請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簡奉與於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㾓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不知處約有疾作、近暮、俄承訃於邑子、念郎奔訃、而輪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餉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餉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於此。納謁既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於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後性虛靈夐豈生、今豈死。一與告哀、斯哀至矣。

〔案〕與簡不著年月、據先生署銜、定爲是時作。

二年己巳、六十九歲。

〔遺書〕三月、撰著庭記。

〔咸淳臨安志〕著作之庭在道山堂後、胡詮④書扁、有著佐楊簡贊孔子語。

本傳詔以旱蝗求直言、條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

宋史甯宗紀五月己未、以旱詔羣臣上封事。

行狀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邇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殍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汙、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佑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祠禱、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彌災厲、消禍發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逵、小宗伯章公頴、嵗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姪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案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

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先聖訓、且啟誘人使不念其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之問、太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稱惟有婦人焉。嘗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驕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擧賢不可謝欽取貲知其人。郎自擧之劾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學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之使爲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先報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擧某氏、某未奮、屬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擧、宜自擧吾有言郎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

案宋史寧宗紀、嘉定二年五月戊戌、借禱武訓郎羅日愿謀爲變、伏誅。先生奏中近者凶人謀爲大逆云云、當指此事。

宋史汪應辰傳、應辰、信州玉山人。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

延祐四明志、史彌忠、監文思院門、楊文元公署薦剡曰、







質直而方、遜德無競。宰廬陵。

宋元學案慈湖學案、彌忠、號自齋、鄞人、第進士、以慈湖爲

宰廬陵。寶慶四明志、史彌忠、字良叔、官鄂州咸寧尉、麻

宰廬陵、有能名。

案先生嘗薦判當在是年官考功郎時。

遺書八月、請參前二字、又記。

記云、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直實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靈明純白。智于日竊竊郎、文王不識不知、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日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逆、則意荒、則僞、則敢不動乎意、則日用乎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自、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簡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哉。奉同合之命而書。

九月，明堂禮成，獻詩，未上。

序云：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宋史甯宗紀：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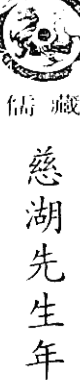
慈湖遺書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詩七八句云：懸欄相與諫荒政，第一言無弊歲饑。陳大著名無考，意同官著作郎者。詩當作於其時。又有送章大著出守衡陽詩云：濟濟衆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嶽，偃魚符。玩詩意，亦當時送同官而作。

十月，撰昭融記。

記云：循理郎同舍命簡銘其所居之室，併屬記其說。簡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陽月書。

十二月，記達庵。

記云：慈湖楊簡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





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簡曰、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融瑩羣峯拱翠、壽親大顯、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仲禮屢屬爲記。簡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銘鄒魯卿墓。

文云、簡爲樂平、魯卿來訪道、與語頁久、忽覺、厥後數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召子曾與語、言訖而瞑。

三年庚午、七十歲。

遺書正月、銘張渭叔墓。

文云、渭叔年僅三十七而不祿、貞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嶴。渭叔父汝弼、簡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

道書續集二月、伯兄籌卒、撰封志。

志云籌字伯明、晚而頓覺。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卒、壽七十有八。口月甲申、葬於慈溪縣石臺鄉之王奥。

本傳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己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己自信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又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苛虐不恤、故下民怨






資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
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
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與政責就與陞
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以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
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亦言改過，聖賢之大德。
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
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
心致疑，而決策不同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熱
進，讎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
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河事不
辯，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日嘗
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
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
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徑勿起意而已。先
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且復奏：陛
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間賢否是非
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
甚。聞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曰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禧年之舊。請孔
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

也以爲非者非其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顛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儒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

〔四朝聞見錄〕慈湖爲館職，同列率多議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以面對所陳，求外補，知溫州。

〔行狀〕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州。

〔遺書〕七月，記詠春堂。

〔記〕云：恪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敷明其旨。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其左曰昭融，其右曰修永，又其別室曰喜哉，曰止所。三年敦牂相月，書於慈湖。

〔案〕居云：書於慈湖，蓋當得溫州後暫假歸時也。

〔案〕遺書送子之官文：汝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生死爲畏，甚不易得。卑陋猶曰兢兢業業，汝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敬之敬之云云。此文當是之官浙海道制司⑤

差遣時作，不詳年月，始坿於此。

〔遺書半亭高祖墓記〕奠拜半亭高祖考墓。〔記〕云：簡高祖考九府君諱倚，居於明州，今爲慶元府奉化縣之忠義鄉半亭，叟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翰，即簡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者亦間有。豈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癸九府君墓刻石爲望，屋其門，今門圮。兆赴東嘉奠拜墓下，思復修興，新傳無幾，茂方坎坎。

〔本傳〕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

〔行狀〕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善，尚賜酺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冶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郎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論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矣。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承，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迹，歷

縣庭、獨首移交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表孝。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記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脱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遲速、先生架大鑱鼓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待。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据案方書判、有嘗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抗。

〔遺書〕冬十二月、譔鄉記序。

〔序云〕簡深信人心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乎意則惡。明刑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則固不可得而書。今姑做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邑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簡願與四邑之士夫軍民共由斯道。

〔溫州府志〕楊簡知溫州、善政畢舉。採士民善行、集曰鄉記、鏤版於學以勸民。



銘蔣秉信墓。

文云：秉信名存誠，世居四明郡城中。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毋笑毋哭。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於韓溪青嶂。

鮚埼亭集內編蔣金紫園廟碑：存誠為楊簡講學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

四年辛未，七十一歲。

水心集社稷記：溫州之社稷壇陛頹缺，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亭修平之。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

案遺書續集有知溫州到任謁社稷文，又有謁宣聖文、到任謁諸廟文，又有諸廟祈雨文、祭社稷文、奉安聖水文、祭海神祠山文、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文醮火青詞、上元設醮青詞諸作，俱守溫州時事。

自到任謁社稷、謁先聖、謁廟文外、皆不能定其年。

〔本傳〕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辠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行狀〕有私鹺五百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倀佻易事、先生驚曰、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違節制、命斬之、郡官爲懇致悔罪意、乃得釋。

〔案〕先生任溫州、月日無可攷、惟行狀云到任首行鄉記、

其鄉記序自署則三年冬十二月也。故以遊戲與償負訴事隸之四年。

寓官畀民田負其直、儞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郎曰徹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

行狀：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民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曰：益若受其狀。既而麇至者十凡人、同所訴。郎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泉詣郎。其家語曰：簡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儞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牀之。竟追斷償所負。滲海膠禁甚嚴、商人處稅關出海時副端方以臧羸奴覘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哀衣這庭、挺身自目。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簡老繆、不堪爲郡。負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爲僦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甑灌、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日：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剋首械之往、遂即日徹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

遺書續集譔祭伯兄文。

文云：惟兄易簀，今已周星。禮雖有制，而中心愛敬，日日新又日新。

案：此爲除服而祭，當在是年二月。

遺書譔半亭高祖墓記。

記云：半亭高祖墓，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牆，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備識其事。備不勝興敬興慕，以書於永嘉郡齋。

譔勸農文。

文云：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賤。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切勿以奢爲榮，切勿以好爭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虛







文非眞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更永嘉郡治堂亭名。

記云：郡守之東有堂焉，名清心、簡心、不安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別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燕居之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蓮社之所不稱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更燕衎堂曰艮光。艮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瀕水小亭曰澄光、卯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更永嘉郡學養源堂曰永堂。

記云：皋陶曰：「謹厥身，修思永。」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親夫婦、與朋友交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簡懼誤學者，更名永堂。

嘉靖浙江通志：温州永嘉縣慈湖橋，宋郡守慈湖先生立，鄉校於此，故名。

課平陽陰均隄記。

記云：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衙哀與敬以請於州守楊簡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由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建埭八十丈於陰均，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防漲溢，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社倉，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計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紀其事。簡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

林景熙白石稾陰均斗門記：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入陰均。爲大斗門者，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今故碣猶在。

案：姓譜：汪季良，廣信人，以開禧二年知平陽縣。又平陽縣志亦作開禧二年任。林記作嘉泰，未知孰是。

譔陳規守城錄序。

序云：簡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錄，其言條理至詳。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士大夫罕見此書。待制知簡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庠。簡即命多爲鋟，分遺士大夫，以廣國家武備。

宋史陳規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規亟爲備，遂大敗之。升徽猷閣待制。有攻守方略傳於世。乾道八年，詔刻陳規守城錄頒天下。

誌鄒元祥墓碣

文云：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楊簡之壻。樂平元祥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簡以職事至蘭若，元祥見，次近覺簡，隨適之。自是益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慍不形，動容周旋，莊肅謂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嗣後進德厥效迺爾。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歸而路平。孟夏三日，扶生艮齋，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請誌其墓。

五年壬申、七十二歲。

〔本傳〕帝遣使至郡議察、使於翛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閒道走州入客位。翛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翛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翛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翛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翛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

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與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行狀〕衛務之拜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躡。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議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使者反、告於朝曰、拜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臺憲亦以議察奏朝旨行郡、先生禮遇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

〔案〕宋史寧宗紀、嘉定四年十二月癸未、以曾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攷是年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則二十九日也。故以使至郡事隸之五年。

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祀之。

〔行狀〕故事、歲攝朱欒蒸嚳木而化之日相香分遏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謁諸員柑、介饋費大苛、損恐削去。食用甚非、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貴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聞貴游狙聲、樂事、敖放蹐地、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廢置之。一名鄉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閎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悅發顏閒。豪俊頓消、兼并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寢邑訟者罷遠、涉甘心到郡庭、受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

〔天啟慈谿縣志〕劉厚南調瑞安尉、楊文元守溫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祿秩、皆有能聲。

〔永嘉縣志〕戴蒙字伯養、其先由閩徙⑥永嘉、居楠溪。紹熙庚戌用閣門舍人、戴勳牒改名塋中第、調吉水尉。秉官從朱晦庵於武夷、因念假途易名之非、改舊名、應鄉舉。再試不售、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於朝、後用御史王頹叔請詔以原名復官。

〔溫州府志〕吳潔，字子量，永嘉人。淹貫經子，講學於郡南吹臺塾，從游甚盛。楊簡知州事，禮之，因易名慈湖塾。地有湖，亦名之曰慈湖。

案浙江通志，吳潔，永嘉人，淳祐元年進士。則相後近三十年，疑誤。

〔東甌仰止錄〕周坦，字平甫，平陽人，執經慈湖之門。

〔白石稾二薛先生文序〕永嘉自許少伊、周恭叔、劉元承受業於程門，爲最先，薛氏王成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

〔吹劍錄外集〕薛疑之，字季常，號王成，永嘉人，作伊洛源流譜。

〔平陽縣志〕薛疑之卒，慈湖誌其墓。

朱彝尊經義考，胡一桂曰：湯建，字達可，號藝堂，溫州樂清人，交於楊慈湖，有周易箋傳。

〔遺書〕贈陳伯量書。

〔書〕云：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兩周星，從容話凡六復，求數語以行。

〔西山集〕徐鳳墓誌，字子儀，浦城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中進士，教授溫州，年甫三十餘，善開迪，不嚴而威，更三

太守肯敬之，慈湖楊公謂可與語道。嘉定十二年，貂聿札於玉堂之廬，以十七年卒，年四十有八。

〔案〕溫州府志，徐誼爲教授無年月，以墓誌推之，嘉定元年至嘉定十二，先生知溫州在嘉定三年，當亦其時同官也。故附於此。

〔本傳〕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攜緣道，傾城哭送。

〔行狀〕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纍纍，爭扶擁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權戶嘗欲道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我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眞有三代之風。

入對，言盡掃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僣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

行狀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卒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覩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禍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太權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闕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糾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願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

六年癸酉，七十三歲。

【本傳】輪對，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

【行狀】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其奏牘，實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爲申斯旨。

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先生不樂用磨勘。初爲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案《遺書》題「將作軍器二監詩」，當作於是時。

【遺書】夏六月，家婦馮氏卒。

墓銘馮氏、名媛安、字婉正、愼之妻。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病久、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以嘉定六年六月十七日卒。

遺書續集銘王德高墓。

墓銘王鎬、字德高、世爲鄞人、後徙慈溪。弱冠與鄉貢、繼登太學、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調會稽丞。嘉定六年三月丁未卒、年七十九。十一月丙申、葬於金川鄉施嶴。

七年甲戌、七十四歲。

本傳轉朝散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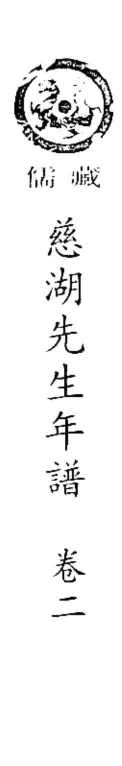
行狀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

遺書二月、葬冢婦馮氏於象山縣之崇仁里。

墓銘卒於嘉定六年六月、越明年、祖奠遣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

〔本傳〕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慼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蘄升斗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

〔行狀〕虜大饑、北民殍屬、歸我蜂聚蟻塞、日數千、萬計、邊吏閉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慼然、即日上奏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浸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





聖子神孫之意。令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言、謂用
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因難得、其有
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積勞大失信民對
泣痛慈後雖稍寬而有稱提州郡過嚴、民甚寃苦。又鹽
法果敗、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
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容于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
欠咨于若千萬緡不知已未交還。又故散軍人失所深
怨不知已未被剛收拾最有一大利害、首裕當該以大
公至正之論、爲迂闕、以趨時苟且權讓之、衛爲適才權
衛苟且營遣目前而人必不服、上帝不與、禍在其後。此
國家常亂安危所繫。孔子日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
此道民時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己求言闕
過歷致君臣同必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莫曰
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乞假充生自永
嘉後告老丙禍之章又十餘上每切乎遺義謂有國
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必下合人必有家者由乎道義
則上可事君下可臨民爵辭乇寸又幾年三入修門四
經陛對言無可採擇不被於天下從殺班剡不去義乎
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
除直賓謨闕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八年乙亥，七十五歲。

【行狀】其領玉局而歸，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歸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蒙山喬嶽，秋月獨明。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

九年丙子，七十六歲。

【遺書】夏，偶書詩二首。

其二云：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衰衰萬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欲後先，孰有孰虛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爲是發憤忘食，簡也何敢空度歲年。

十年丁丑，七十七歲。

【遺書】偶書詩二首，詠春偶作詩二首。

〔偶書詩一〕云、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此日贓臟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峯、可詠不可詰。

〔又家記九〕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曾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歟。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厤家亦莫能皆中。厤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汎闊厤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

〔慈湖從祀錄〕曾汲古、字于濬、廬陵人、慈湖門人。〔遺書〕復禮齋記爲汲古之父作、安止記爲汲古作、皆汲古自爲之記。

十一年戊寅七十八歲。

〔遺書〕誌葉祐之妣張氏墓。

〔文云〕葉元吉名祐之、母孺人張氏、故將作監丞允蒸女、歸司農寺簿大顯。簡至吳、元吉來訪、執事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得先生紀西碑讀之、忽虛心明白廣大、自謂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復寐中聞更鼓聲而覺曰、此非鼓聲也。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物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而目前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及見簡、歸道簡言、且謂君不見先生止於半塗、於是喜甚。簡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閒、盡記簡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孝甚、吾兒得此於先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差。時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以明年正月庚午、祔於吳縣至德鄉寺精之墓。

〔案〕遺書有示葉元吉詩、又續集有葉元吉請書。

〔宋元學案慈湖案〕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居於吳、郡朱長文樂圃故址、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舊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

〔遺書〕吳縣講義一章。

陳世崇〔隨隱漫錄〕慈湖題平江府泰伯廟詩一首。

〔墓〕先生至吳、年月無攷、琬葉母墓誌中語當在是年。誌亦作於吳地。王鼇姑蘇志吳縣學舊有楊慈湖祠當以其講學之地而祀之。

〔咸淳臨安志〕諆臨安府學記。

〔記〕云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使人興敬告於帥請於朝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始克鼎新大備屬簡識其事。簡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孫塞。

十二年己卯七十九歲。

〔本傳〕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

〔行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

〔遺書〕誌錢子是妣徐氏墓。

〔文〕云簡於臨安錢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簡劉其凝、遂清明無閒。後遣其冢子穗奉書至、并其妣氏家傳請誌

銘其墓。標、字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嗚呼，子孫皆覺，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以此紙告於父。

〔宋史錢時傳〕慈湖門人錢時，字子是，淳安人，以易冠漕司，官史館檢閱。

李德恢〔嚴陵志〕時遊慈湖之門，慈湖喜曰：人心背馳，不知其幾，惟子是超然有覺，又能啟迪其鄉人士。大書融堂二字贈之，學者稱融堂先生。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夢炎，字季思，號默齋，與融堂同登慈湖之門。

〔遺書默齋記〕季思請名其齋，簡名之曰默。

〔嚴州府志〕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二年進士，官差知衢州。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鏞，字君實，後字本一，淳安人。淳安自融堂為慈湖高第，而鏞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霑慈湖之學。

謨敬止記。

〔遺書錢楷敬止記跋〕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簡當為之記。明日授以此

文。

〔又、爾錢誠甫書〕識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

十三年庚辰，八十歲。

十四年辛巳，八十一歲。

〔本傳〕除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

〔行狀〕十四年，除祕閣修撰，給與千秋鴻禧觀。

〔純德編〕嘉定十四年，邑令趙崇遂屬鄉先生楊簡題純德廟額。

〔純德編·趙崇遂與慈湖先生書〕崇遂拜啟：漢董孝君以我章聖朝膺純德誥號，業蒙椽筆揆純德字題廟矣。邇者進士李伯英請并定神龍張孝子之祠。伏念兩君子立⑦子極同，身殁必合，或別立一廟，固善，即同室而享亦

可也。今諸譜裨定諡議入臺府內、行韓有日、希先生早賁以襄其成。

〔案〕張處謨張孝子配董孝子廟記、尾云嘉定十四年孟秋勝日記。

〔寶慶四明志〕張無擇、句章人、性篤孝。父卒、負土營葬、七日絕漿、三年不櫛。

〔又〕慈溪縣令趙崇遂、嘉定十二年五月任、十五年正月離任。

十五年壬午、八十二歲。

〔本傳〕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

〔行狀〕十五年、授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

十六年癸未、八十三歲。

〔本傳〕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






（行狀）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

（成化四明志）陳塤丁父喪，從慈湖讀禮。

（宋史陳塤傳）塤字和仲，鄞人，嘉定十年進士，調黃州教授。喪父，考古禮制詩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吾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累官國史編修、實錄修撰，出知溫州。

（案）和仲學禮慈湖，不詳年月，而本傳言免喪後注處州教授以去，時在理宗即位前，姑列於此。

（宋元學案慈湖案）塤號習菴，慈湖大弟子自袁正肅外，習菴其最也。

（鮚埼亭集外編石坡書院記）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為融堂錢氏，予嘗考之，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地也。石坡之語悉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葉，蓋以躬行為務，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石坡晚年最為耆壽，東浙推為楊門碩果，並於蒙齋習

菴其道之尊如此。

〔遺書續集〕遺桂夢協書、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先聖日改而止、請改過即止、無庸他求。

〔張時徹嘉靖甯波府志〕桂萬榮、慈谿人、字夢協、慶元二年進士、由南康守進直祕閣、遷尚書右郎乞老歸、築石坡書院講學其中。

〔案〕石坡從學先生無年月可攷、故附於此。

十七年甲申、八十四歲。

〔本傳〕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

〔宋史理宗紀〕九月乙亥、詔褒老儒以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

〔袁正獻從祀錄〕十二月、誌故龍圖閣學士袁燮墓⑨。

〔誌云〕燮薨於嘉定十七年八月癸巳、年八十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嶺之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與敬。

〔宜西山集〕袁燮行狀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

〔羅大經鶴林玉露〕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案〕今從祀錄載先生所撰墓誌而軼其語

〔鮚埼亭集外編楊文元書院記〕史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甚久。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甚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

〔宋元學案慈湖案〕守之字子仁、從楊簡遊。仲父彌遠當國。心弗善也。退居月湖之陽。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八十五歲。

〔本傳〕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懇辭。

〔行狀〕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以疾控辭、至於五六。

〔宋史傳伯成傳〕伯成、字景初、少從朱熹學。隆興元年進士、授明州教授、累官寶謨閣直學士。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以老病辭。

〔又眞德秀傳〕朝廷之上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

〔高宇泰敬止錄〕穆陵即位、慈湖以列卿召對。上問曰、聞師相幼受教於鄉、慈湖對曰、臣之所以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奕棋。上默然罷朝、以語彌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

〔案〕史言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召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而據敬止錄云云、及訃告辭云作覲來歸、胡疾不愈、則先生固嘗應召也。

〔遺書續集〕誌藏孺人蔣氏墓。

〔墓誌〕蔣氏、名處定、簡妣氏之姪婦、卒於寶慶乙酉、葬鄞縣之桃源。

二年丙戌八十六歲。

〔本傳〕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行狀〕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日、怡然如平常時。以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訃告辭有云、作興來歸、胡疾不愈、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誨。學者覲之、居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賀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愫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諠、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

童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賜、孫。三代袞、聖、教、惣、異端邪說爭鬨焉於天下。其後傳注以為經、章句以為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鑿剝蝕、外於程旁、學者信之愈篤、郎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眞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蔀我宗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畫初無文義可傳孔子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遠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為、恭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為刪為定為繫為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矇商律、如月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群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篤實、渾然不讓、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勉兢兢。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神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稾下注實謨閣直學士楊簡、先聖大訓下注龍圖閣學士楊簡。馬端臨文獻

通考經籍類仍之。攷本傳、先生以敷文閣直學士終。行狀以寶謨閣學士終、未嘗游歷龍圖陳氏誤也。

所著書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啟蔽等書。

〔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稾二十卷。

〔案〕今本遺書注有出甲稾者、而不及乙稾、蓋乙稾之佚久矣。溪疑湖字誤。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楊慈湖冠祭家記一册、婚禮家記一册喪禮家記一册。

〔經義攷〕楊簡冠記一篇、昏記一篇、喪禮家記一卷、俱佚。

〔百川書志〕楊簡家記十卷。

〔案〕今本遺書目卷七至十六爲家記、注云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卽此書也。

〔行狀〕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

〔宋史藝文志〕楊簡己易一卷。

〔經義攷〕陳一桂曰、己易一卷、只作一大篇、自包羲氏一畫陽、一畫陰論起、至八卦六十四卦爻辭。大要謂易者己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稱江詹阜民子南刻之新安郡齋。

〔晉曆己易序〕楊先生己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讎訂。曆得其本、因謂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爾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神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悟能洗濟而反復之、其於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物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駁造聖賢之域可也。

〔四朝聞見錄〕慈湖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行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黃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





有啟蔽。

經義攷　楊簡易學啟蔽，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　楊氏易傳二十卷。

遺書　有周易解序。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　慈湖易說二十卷。

經義攷　慈湖易解十卷，存。

四庫全書提要　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經義攷一載慈湖易解十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前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汎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

蔡國珍慈湖易傳序　慈湖先生云，少讀易大傳，惟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善之不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惟知恐懼修省，學者享耳。請易道精微不在是，特是見者不悟不知易，亦

不知恐懼脩省。夫日不能爲、月難故、曰恐懼脩省、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究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蘇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沒久矣、待今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

五誥解四卷。

〔文淵閣書目〕楊慈湖五誥解一冊。

〔四庫全書提要〕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此書世久失傳、朱彝尊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薈萃、惟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慈湖詩傳二十卷。





〔遺書〕有詩解序。

〔案〕文淵閣書目、楊慈湖詩解八冊。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俱作慈湖詩傳二十卷。

〔經義攷〕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原作二十卷。國史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經義攷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之目缺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編、總論四條、而以攷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附於卷首。其他辨論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豈非如呂祖謙之讀書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闕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復發明。其能箋釋文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攷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襍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

攻媿集答楊敬仲論詩解書：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相一遂請益於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直齋書錄題解⑩：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行狀：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

文獻通考經籍志：孔子閒居講義一卷、楊簡撰。

案：遺書卷二十爲孔子閒居解、亦見於先聖大訓卷一。延祐四明志亦作閒居解。

曾熠孔子閒居解序：熠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也。乃寄示識足以開示

後學因錄本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淮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講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

宋史藝文志春秋解十卷。

遺書有春秋解序。

古文孝經解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興書目、楊簡古文孝經解一卷。

案延祐四明志作古文孝經傳。

延祐四明志論語傳。

文獻通考經籍志曾子注十卷。

遺書有曾子序。

直齋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與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楊簡注⑪。

行狀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

撫餘編慈谿先生傳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

直齋書錄解題先聖大訓六卷。

遺書有先聖大訓序。

文獻通考經籍志楊敬仲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類爲此編。

鍾音浙江採集遺書總録先聖大訓六卷，楊簡輯采經傳諸子中孔子語，分列篇第，加以注釋。今本爲明萬歷間焦弱侯所藏，明州守張翼軫得而校刊者。

四庫全書提要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侯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襍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抉擇。簡此書刪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參訂對勘，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淵矣。

鄭氏二老閣書目有無偶記一卷。

案是書爲慈谿二老閣刊版、計載經解、襍說五十六條。

百川書志記先訓一卷。

浙江採集遺書錄慈湖遺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案今本遺書卷十七爲記先訓

遺書目誨語、 訓語。

遺書曾汲古所編誨語并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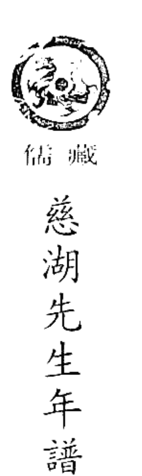
西山集跋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頃嘗側聽諸公朋或不能無竊議者、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也。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說空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畧事爲者也。是四者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

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怡。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如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陸子學譜〕傳從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楊簡、為高弟子。嘗輯簡議論經籍、又訓詩弟子之言、為慈湖訓語。

〔宋元學案槐堂案〕正夫之兄道夫嘗問答於慈湖、慈湖遺之書云、道夫昆仲俱覺。

〔蒙齋集〕書慈湖遺稾後、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為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倚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毋。是皆先生純純噫噫之妙。先生嘗侍象山、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承嘉、謂先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抓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真實、一綿已多矣、笑其







少。

陳著本堂集語錄。

本堂集與曹久可書：近全本心所求慈湖詠春詩稾，及所刊語錄、別集與與時議梓本堂所見者，久歸於燬，今則無從訪得之。

成化四明志：陳著，字子微，號本堂，鄞人。登文天祥榜進士，爲著作郎，官臨安通判。

宋元學案慈湖案：全晉孫，字本心，學於和仲，爲楊文元私淑高弟。曹漢炎，字久可，慈谿人，慈湖杜洲二院堂長。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律解辨疑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直齋書錄題解慈湖遺書三卷，前二卷雜説，末一卷遺文。

浙江採集遺書錄慈湖遺書十六卷，卷一卷易説，己易二卷，卷爲詩書春秋説三卷，爲禮記孝經説四卷，爲四書説五

卷爲雜文、六卷爲詩。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案〕此本明萬歷間慈谿楊世思陳光紹刊、楊守勤校、題日慈湖遺書節鈔略。潘汝楨宰慈谿爲之序。

〔案〕錢曾述古堂書目作慈湖集二十卷四明　盧氏抱經樓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作慈湖書二十卷。

四庫全書提要：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啟蔽諸書。其目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記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直齋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内各條、又有別標目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本堂集詠春詩稾〕。

〔鶴林玉露〕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六言

詩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頻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徵所養。

〔遺書過庭書訓〕吾字書惟方正古樸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

〔又〕心畫賦、硯者、天池也。墨者、元雲也。筆者、龍也。隨物爲形、爲圓爲方、爲正爲旁、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眾善中藏。粹然之容、煥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

〔阮元兩浙金石錄〕楊簡參前碑、未題重陽後二日立石於太學循理齋前之臺、刊者余逢辰。碑在杭州府學、高三尺二寸、廣二尺二寸。正書十六行、行十八字。額正書參前二字、字大尺餘。文元師事陸九淵、洞徹精微。此刻

全講心性，觀其告桂萬榮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者，全是此注腳。當時立石太學，咸淳臨安志載之，有以也。又元不以書名，此刻端莊流麗，皆從篆隸出入於法外，別樹一幟。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始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庭，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氐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慈湖志陸君墓，有足迹未嘗至庖廚一語，注於旁，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焉。

杜範清獻集慈湖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以見所存不憒而隨寓有則。

咸淳臨安志林希逸幹辦公[12]事廳記：淳祐癸卯夏五月，三山張君賓來，追企前修，慨借闕典，且曰向口口慈湖亞芳可百世，莫能名一室。先生自扁、自記、自書，以秦碑

晉碑寶之可也。屏雖移此，焉可廢。秋闈捧擧檄，貫爲先生故里，遂訪求遺墨以歸。縣畫端嚴，典型如在。袖以白府、公府、公少嘗問道於先生。得之，尤喜，即捐楮錢五十萬，俾葑石以復其舊。府君名與賢，張君名興龍。

〔慈谿縣新志〕慈湖書院東西二坊，西曰熙光，東曰詠春，並無年月題識。字畫端勁朴茂，原本漢隷，參以篆勢，當是先生手作。

〔夏文彦圖繪寶鑑〕楊敬仲喜作墨竹。士大夫求者，欣然落筆。有石本橫枝傳世。

絜、遺書乾道撫琴行：蕭蕭指下生秋風，瀨瀨幽響颼寒空。月明夜氣清人骨，何處仙、壎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歎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又喜雪詩、暫停杯上，循賢弈、來作絃間太古音。自注、時琴撫白雪操。據此，則先生又善琴也。

〔本傳〕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

近臣、小臣。

〔遺書〕家記十七：何謂謹擇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爲出治之本，至於戒然。臣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內侍之職事。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即稱善，或有賞，宮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

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

〔遺書〕家記十七：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天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爲





京官二年爲任吏部猶病其冗而況於久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不復長思輒以爲不可行不思家園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羣羣無德無行之士也士大夫不念夫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日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任爲不可亦又且罹失士大夫之心可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惜賢者甚無發不肖者滿天不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徒費居官不爲長久之計食墨以爲侍闕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請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禦無素備寇至輒瀆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欲令奸頑好訟俟新更許幸新至赤諸⑬情恃貽肆其欺饕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書敢亡本未無考吏努茲蠹民病茲深怨積於中安保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損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嘗令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縣爲監司各辟其屬謹餉乃條先王令典縣屬百里奚止百里久任雖非

世襲、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法當闕盛衰、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即大州、凡州皆得專達於朝、苟非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其甚賢有功者、有褒焉、有賜焉、有贈焉、有貼職焉、雖終其身可也。

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

還書家記：士何謂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自漢以來、古道滋喪、學徒陷溺於經說、殘壞道必。不務實德唐以爲鼓行、君臣相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以詩詠爲事業、劉考功加進士以襍文、劭能就學、皆誦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史皆同挂時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隨習、尚踵餘風。士子所習惟日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華而尊榮相帥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官大抵惟萃飲、惟求舉、惟貨、惟邑、惟苟且甚者民恩寢取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卒於私壓於勢、賢者不舉、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者選矣、曰既屑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其身、不

得復用敢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必郎超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亦無害於取士矣必革日斁盡之文大不典雅惟助浮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爲士而言辭太不成又亦疑斷不可糊名禁閱月書季考惟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縣賢能之書於朝三省奉其書獻於上屈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遵行拜禮則聖躬宜興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

四曰罷設法導淫。

遺書家記士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釃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縱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歎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人必大匱大軍乏支用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倘究

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顧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徧爲業平、爲東嘉、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

五曰治五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

〔遺書家記〕士何謂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遇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顧而武備不修、坐談不詳、慮爲宋襄、爲成安所笑百世、不可。李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費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





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圍陳此法也。將教圓陳咸內習者諫佞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有曰弩鬪鎗者、此法也。顧知者解以為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內。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簡屢問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

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

遺書家記士、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概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

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

遺書家記十一、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產異戶、無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漸均矣。

三曰罷妓籍從良。

遺書家記十一、何謂罷妓籍、倡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爲甚。盛妝麗色、羣目所矚、少年氣血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一名卿才士、亦沈浸其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人心盡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縣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嗚呼痛哉。

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

遺書家記士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椎酤而禁羣飲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納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強取多焉此類奚可殫舉椎酤雖非強取而壞人心爲甚酒誥諄諄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爲狂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毋致於壞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羣飲不禁禮飲

五曰擇賢士敎之大學敎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里井之士聚而敎之敎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

遺書家記士何謂擇賢士士聚而敎之於太學敎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歿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敎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淸靜者自淸靜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

惲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浸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

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

還書家記士、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襍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襍施、猶不可、而況於以霸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官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司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模不同、如冠如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模、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簡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摸。始亦不敢自必、竊幸樂平、後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心無古今、感之斯應。

七曰禁淫樂。

遺書家記十、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淫動者有幾。簡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

八曰修書以削邪說。

遺書家記十何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面教之、固
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于史集差失已
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
開明人、心乘亂人心乘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讀易道以
雖八索、遂藏方而除九邱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
已孔。子日詩三百一言以藏之日、思無邪此。思無邪至
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乎夷反疑惑莫之解孔子
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庸爲
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其何世何人及。衛宏作
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不見
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糟茅菖乎常無
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摽有梅男
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程奔之
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及時此類不一戴聖
漢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徵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
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敘博聞强識於善行之先、皆衰
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
多。左氏、公年、穀梁三傳、春秋雖因是有攷而失聖人之
旨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泥淆、蠹人心爲多、可削者甚多
掃雲翳、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

協心、難乎有就。

本傳論曰、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

宋史傅伯成傳、論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耆舊。

朱子語錄、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朋友、又卻覺不振。

又、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

絜齋集書歸傳正夫自象山旣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又[illegible]統領胡革墓誌、慈湖楊公今之師表。

蒙齋集樂平慈湖遺書閣記、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生平踐履、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慎、未嘗須臾放佚。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此而已。

又、天祥明州四先生贊、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

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

句章撫遙文元丁未祚之末、閱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四經陛對、遂罄之言、雖忠而措之無用、君子惜之。

三年丁亥

遺書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撰先生行狀。

行狀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始誦其所聞、謹狀。

內閣書目慈湖先生行狀一卷、嚴陵錢時撰。

西山集跋慈湖行狀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期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禮經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

條有過、微諷潛警、初不敢切、而聽者常悚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悅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惟其時方謬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復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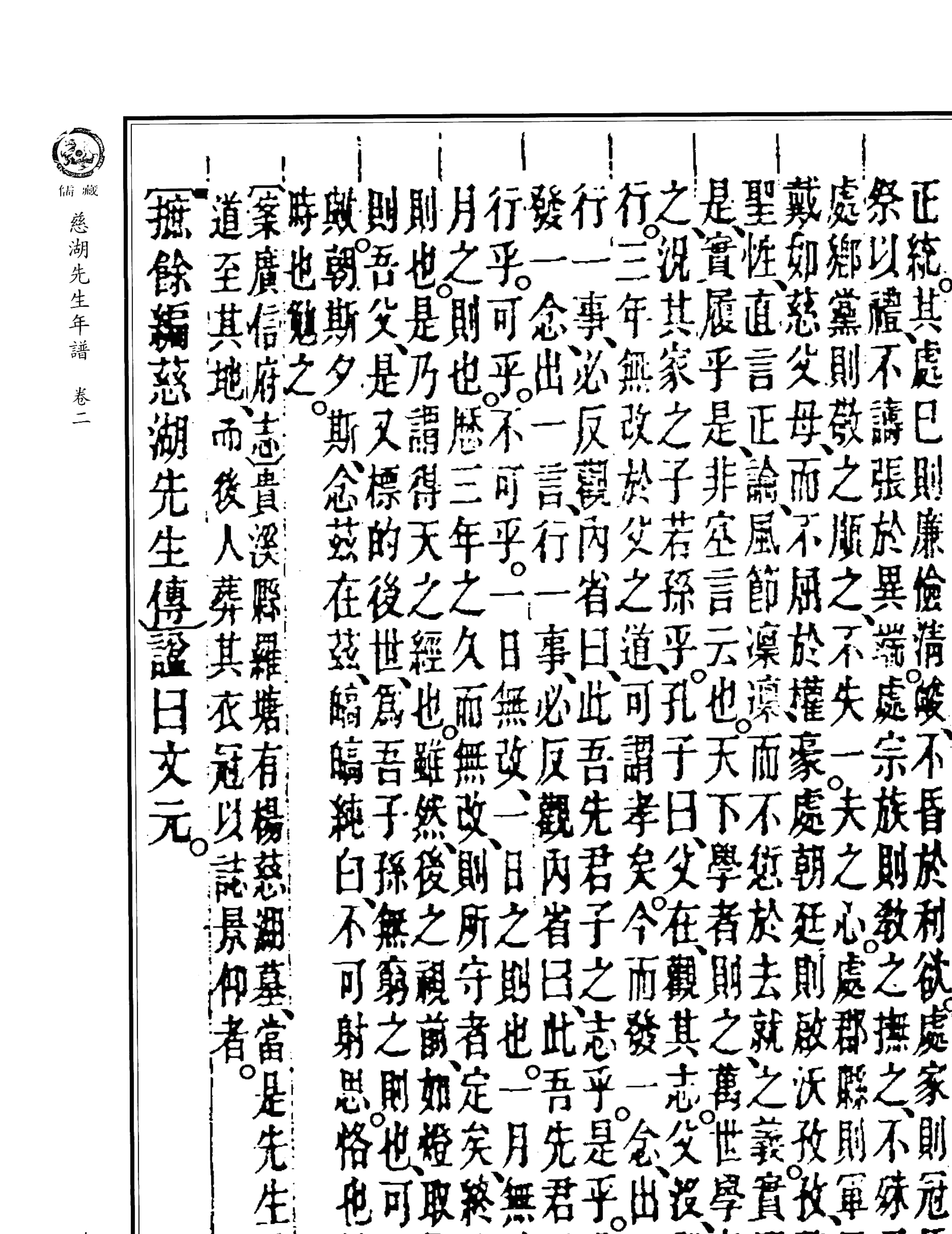
案此是先生行狀有二、一爲融堂譔、一則正夫譔也。

〔行狀〕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峰。

〔天啟慈谿縣志〕慈湖先生墓、縣西四十里車廄王陳、先葬五峰、後遷於此。

〔句章摭遺〕五峰寺前有先生衣冠墓、叔謹築則菴於旁、荅先生始葬處也。

〔錢時融堂集〕則菴記：慈湖先生葬五峰、嗣子恪築菴而名以則、且名其堂曰天經、屬時記之。時不勝興敬興贊、至於泣下。嗚呼。是吾夫子所望於爾後人者也。大哉天經之旨乎。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此不學之良能、此不慮之良知、此萬古人人所同有之本心也。此心無體、變化無方、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作見孺子將入井、則自惻隱者、此也。見可羞可惡之事、則自羞惡者、此也。宜辭自辭、宜遜自遜、是自知是、非自知非者、此也。以此事君、自忠。以此臨民自愛。兄弟自友、夫婦自別、朋友自信、豈外襲而取之哉。日月之所以運行、風雲之所以鼓舞、山川之所以流峙、昆蟲草木之所以生化、亘古今、包宇宙、統非吾此經之妙、而乃洞溷滔滔、自陷爲愚爲不肖者、無他、不知所則耳。惟堯則之、故睦九族、和萬邦。惟舜則之、故烝烝底豫、爲法於天下。文王則之、故無憂。孔子則之、故老安少懷。曾子則之、故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吾夫子則之、故大明斯道、以續洙泗之





正統。其處已則廉儉清峻、不昏於利欲。處家則冠昏喪祭以禮、不講張於異端。處宗族則教之撫之、不殊己子。處鄉黨則敬之順之、不失一夫之心。處郡縣則軍、民愛戴卯、慈父母、而不屈於權豪。處朝廷則啟沃孜孜、發揚聖性、直言正論、風節凜凜、而不愆於去就之義。實明乎是、實履乎是、非空言云也。天下學者則之、萬世學者則之、況其家之子若孫乎。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而發一念、出一言、行一事、必反觀內省曰、此吾先君子之志乎、是乎、非乎。發一念、出一言、行一事、必反觀內省曰、此吾先君子之行乎、可乎、不可乎。一日無改、一日之則也。一月無改、一月之則也。歷三年之久而無改、則所守者定矣。終身之則也。是乃謂得天之經也。雖然、後之視前、如燈取影。吾則吾父、是又標的後世、為吾子孫無窮之則也。可不謹歟。朝斯夕斯、念茲在茲、嗚嗚純白、不可射思、格也勉之、時也勉之。

〔案〕廣信府志、貴溪縣羅塘有楊慈湖墓、當是先生曾訪道至其地、而後人葬其衣冠以誌景仰者。

〔摭餘編〕慈湖先生傳、諡曰文元。

案行狀不書謚、蓋其時猶未下謚也。淳祐二年、鄭霖撰先生祠堂記、始稱爲文元楊公、則予謚當在其時。宋史舒璘傳云、淳祐中、特謚文靖、疑一時事也。

周密癸辛襍志、祀於太學循理齋。

襍志、太學諸齋各祀本齋先有德行者。循理齋祀慈湖楊簡。

延祐四明志、寶慶間、邑士於慈湖之濱建祠以祀。

志云、慈湖先生没、邑士大夫始祠於湖濱、未有講習之地。嘉熙間、制閫趙公與𥲅改祠於中沚。

紹定四年辛卯

象山年譜、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祠象山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明年三月、甫至書院釋菜、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

案蒙齋集江東巡部紀行詩浮梁與樂安、五十笑步百。幸瞻慈湖祠、風聲尚堪儃。鍾君我所敬、能續慈湖脈。玩全詩所紀、正肅此行由宣歙而江右、此云慈湖祠當在樂平。鍾君蓋是時樂平令也。

宋史袁甫傳、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謚正肅。甫少服先訓、又從楊簡問學。

姑蘇志、吳縣儒學內舊有慈湖祠、祠宋楊公簡。紹定間、簡門人知平江府趙與篡、提刑陳塤建。

宋元學案慈湖案、趙與篡嘗見慈湖而問曰、與篡於學問應酬都無一是、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與篡奉教終身。

還書有書雲莽錄趙德淵親書後。

齊東野語、趙忠肅開西京閫日、鄭丞相清之任袁陵發官。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莽錄書之而去。

〔雍正慈谿縣志〕與𥲅初寓青田，慕楊文元公道學，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遂自青田就居慈谿。

〔宋史趙與𥲅傳〕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歷官觀文殿學士，贈少師。

淳祐二年壬寅

〔寶慶四明志續增〕郡守祕撰陳塏發錢下縣，委令曹部爲慈湖先生挪祠堂於成德堂之右。朝奉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天台鄭霖作記，先生之姪愷善丹、邑人朝奉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書蓋。

〔鄭霖慈湖先生祠堂記〕禮，有功有德，則附祭於學，所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制也。我朝自濂溪周元公以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傳之統，下破漢人專門角立之陋。中興以來，推吾道扶植國脈之功，與天地並論，加節惠源分派别，厥後能以所自得者教於鄉、鳴於時，其徒各尊

其師力足以請於朝亦核祀典隨所寓肖像以祠斯文
可謂盛哉閎學支元楊公家於四明之慈水德潤湖超
然曰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遊以心之精神是謂
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發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
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
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所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
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雖闕里宦壁猶舊而桐鄉
俎豆未設志鬱鬱焉始慈湖後人欲做圖書院以藏家
藝所若文學而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
孝於道旁疑阻又病於規模奢廣展轉三四年無定地
制使融撰可喬陳公豈王責春閭閭布宜乾善以歡問
祠室中嚴之故公論於士友曰郡邑有學顏孟不過侑
祀所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侑祀於夫子之側者未
嘗不尊然則郎學以祠慈湖亦何不可道一而已矣無
適非道必指關里舊夫子之道在是是識其小者祠於
學祠於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爲余肖於是士
友翁然無異詞乃採緝發六十萬米二十斛下邑令尹
晝君郎甚徑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甫下承役與而民
不知經始於孟秋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三閭前肆過
庶稱是士庶子來祭泮泮如在相與頌曰非郡侯之尊

所冀、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闕典、誰實願念。又相與勉曰、祠既立、吾徒居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以心會理、以一身率教、毋爲先生羞。公聞之而喜。㮣奉祠歸雪巖山中、一日謁公於鄮山之堂、請㮣曰、子爲我記之。㮣再拜辭、公曰、子昔分教橫浦、即庠祠大中程公珦、其事同其意、合秉筆敬書爲之詩、俾邑士祭而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種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兮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追。鳳鳴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兮隨猶芘芘、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雲車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曠能忘。

〔延祐四明志〕陳塏、中大夫、徽猷閣修撰。淳祐元年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

〔黄氏日鈔・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震近因分修附傳、安意者在局官各於鄉里、自行訪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

庶獲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日史事之成。震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慮、慈湖爲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謹訪家到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乞賜委官修成附傳。

〔案〕原注咸淳四年五月一日申、蓋文潔官第五任史館檢閱時也。

〔黃震與曹東甄求楊文元公行實手柬〕慈湖先生行狀或銘誌、千萬加意搜訪、以授去人。令姪四六哥位必有之、萬一書告以爲鄉曲先賢爲念。囑其早早見付、幸甚。

〔宋史黃震傳〕字東發、慶元慈溪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宗正少卿、門人私謚曰文潔。

〔本傳〕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宋史劉黻傳〕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四年，改正。丁父憂，去官。服除，知慶元府事，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官至端明殿學士。

〔案〕寶慶四明志：劉黻以咸淳六年知慶元府，十二月二十一日交領府事，八年交割離任。據此，是建慈湖書院之請當在咸淳七年。

〔延祐四明志〕至元乙酉，普濟寺僧侍楊璉真伽權勢，侵奪書院地，毀先生像。諸生訴於官。至元丁亥，按察副使侍其君佐巡按至縣，乃占先生舊宅遺址，復建禮殿祠宇。越五年壬辰，落成。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至元二十四年，復建慈湖書院於舊宅遺址。邑有湖，先生居焉。湖隸邑而得慈之名，因以自號。世謂先生從陸文安之學者，人自標異，諸聖人之言，述聖人之行，求其止乎極而已，豈可各開戶牖而有分裂聖人之道者哉。惟先生學力所至，則未易涯也。距今且一百有餘載，祠塾訖不可毀。延祐六年重修。

〔文及翁慈湖書院記〕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心學也。學孰爲大？心爲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不大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嘗攝於心，若

不識心何以爲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籍以前闡道
之祕惟圖與書河圖中虛洛書五位心之本體也太極
此心也皇極此心也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再
孜孜此心也湯慄慄此心也文王翼翼此心也武王無
貳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操則存此心也
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說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
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
賢所以爲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慈湖先生昔在太學
肄業循理齋足不蹈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
曰簡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
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
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
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
始事也及見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
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
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謂先聖文謂自幼而學長而始
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此先生知終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
衷信而有徵其注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
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詁若先生精神流動

肅齋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心畫之發揮。先生家於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玉麐侍讀文昌閣公嘗執筆於太史氏、爲先生延譽於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於慈湖之廣、規模郭鄒、標偏銘鳴、其景行前修、風厲後學、懇懇切切之心、即先生照昭靈靈之心也。相與事者、縣宰王君愉、提管陳君允平。秉彝好德誰無此心、開創於前、正莘普益於其後。劉公爲永嘉知名士、又嘗爲太學循環齋長、習聞先生前言往行、爲詳。而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之、好之、樂之。又若心交而辨道者。諂俗流失、世敗壞、學士大夫童習白紛說不知心爲何物、睪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饕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總總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日不絕吟、以是爲學、亦祗以鈞聲譽、梯利祿、膏肓吻、飾竿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廩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

〔王應麟重建慈湖書院記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又有父師少師之敎是以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雎陽白鹿爲稱首若周程朱呂治敎之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統紀恃以不墜東海之濱有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發蘊德淸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進聞而知之春木之芼兮其人若存兮宅心知訓上接洙泗此書院之所爲作也古浩文公及翁紀其事不幸厄於浮屠氏鞠爲荒榛天不喪斯文纘衣使者侍其公行部胥然太息選一鄉宿望曹君漢炎爲山長而堂錄桂君應魁錢以爲已任乃倡率善士合志協力舍舊而新是謀相攸先生舊宅熙光遺址爰契我龜鳩工庀材經之營之禮殿崇崇祠宇奕奕敷經之席肄業之舍規模視昔不愆於素冠進衣逢游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闕里之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樂躍如面語成日自堂徂基輪奐新矣陟降庭止惠我光明盡夯愧新德而進新知乎於是屬應麟著石章以永教思於無窮應麟耄末知學辭弗獲敢諉所聞切磋究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即道也萬古

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
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純
明靜虛、與天地同流。在易爲不遠復、在書爲精一、在詩
爲無貳、在大學爲毋自欺、在中庸爲至誠篤恭。嘗先生
乃兼意而自得之。齋莊假恪、非禮不動、言性希曰堯舜。
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則正色讜言、不困於羣枉。
道學之復行、則見發卷懷、不汨於勢榮。耄期齋道、若武
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在西洛。本心明而外
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己易見。先生深豫
精微焉、於廣居賦見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
學見先生自強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
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照著、備川流仰高
山、心之精神、江漢秋陽之暠暠也。居先生之居、學先生
之學、則何以哉。出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由灑掃應對
而精義入神、由內省不疚、而極無聲無臭之妙。下學上
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夫一言一行之
有愧、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不可以
欺其心。無體之禮、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
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
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

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覺有先後，學無古今，有能約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薰陶涵濡，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域。吾時海涵春融，渙釋默契道體，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得其學之傳，必將有人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凡我同志，懋敬哉。書院復建於至元丁亥春，越五年十二月成，歲在壬辰三月。

費翔龍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宋乾道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先生得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千里心契，文安發學，書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爲東南重。先生發邑士夫夫始祠於湖之濱，而未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雖尊而未明。嘉熙間，制閫節齋趙公與纂改祠於中祉，逃臨不可久。既又祠於邑庠，邑人以不得專奉爲歉。咸淳辛未，永嘉蒙川劉公黻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右，負山而湖，勅精舍，肖像而祠之。撥齊民莊米爲負纕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鄰郡上蔡、稽山齒然禮殿，猶闕也。廢

谷變遷存廢氏壞之至元丁亥春蕭衣使者真定侍其
公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撫然日是不足與較也先生舊
宅遺址故在盡即而圖諸卜日吉於是命前貢士曹君
葆炎爲之長而堂錄桂君應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
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墻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日
忠信篤敬明通公溥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錄正
有序后土有祠司閽庖福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
度地講堂後爲橫經庋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
人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蒙川劉公之翀始前資政
殿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爲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尚
書厚齋先生王公復大書以紀其成凡支元心學之要
躬踐之實亦既發其精蘊足以照往而淑來矣鄉人擢
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後令翔龍記其粗竊維前
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
學率由臺閣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緡錢粒粟皆出縣官
下無科率旁無阻持故力省而成易今興廢植壞遺時
方艱彝道未亢外俯者棄中財者疑難擴謀度堂錄桂
君實身任之郡廩既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構迄
於堅塗丹雘一是諸生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縉石計盡
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寬大臺省交勸督士知名義






之賓、始定弗搖。是役也、前令尹濮水馬君昱實謀其始、而歷山富君德甫成其終。二令尹適皆廉正、規隨一心、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沈君漋其最著、是皆不可無記。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夫天將與之、必有慈惠之師、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亦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其益昌乎。

鮚埼亭集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慈谿縣鳴鶴鄉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郎推童氏累代不替。晉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甬上書院以杜洲為最盛。其中為慈湖祠、衍旁為六先生祠、彷彿四大書院規制。

嘉靖寧波府志、童居易、字行簡、慈谿人。嘗從學於李登、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知廣東德慶府、歸居杜洲、學者稱杜洲先生。

案、六先生首杜洲。次童先生鍾、號松窗、杜洲子。次百先生漢炎。次黃先生震。次嚴先生畏、號草堂。次童先生鑑、號聲伯、亦杜洲子。

慈湖先生年譜卷二終

馮家蒨
馮保燮校字
葉念經

校記

①經死：當作「自經死」。

②詣軍：據《慈湖遺書》附錄錢時《慈湖行狀》，當作「諸軍」。

③謚曰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作「謚曰文忠」，當補「忠」字。

④胡詮：據《咸淳臨安志》卷七，當作「胡銓」。

⑤置制司：當作「制置司」。

⑥徙：當作「徙」。

⑦子：當作「志」。

⑧原件自頁首至「今東湖東」一段，與下頁錯簡，今乙正。

⑨原件自頁首至「袁燮墓」一段，與上頁錯簡，今乙正。

⑩題解：當作「解題」。

⑪「中錄出別行楊簡注」一行，原誤置于下頁「四庫全書提要」六字後，今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九乙正。

⑫借：據《咸淳臨安志》卷五三，當作「惜」。

⑬諸：據《慈湖遺書》卷一六《家計十》當作「諳」。

⑭尊於專德性：據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一《慈湖書院記》，當作「專於尊德性」。

# 慈湖先生世系

後學同邑馮可鏞輯

[墓]九淵撰楊承奉墓碣殘石 楊氏其先居台之甯海黃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

[錢]時撰慈湖先生行狀 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甯海徙明之奉化。

[案]慈谿縣北一里慈湖書院，今爲楊氏家廟，其木主奉十世祖諱鑑爲始祖。

倫——宗輔——濱——庭顯

倫：[楊承奉墓碣殘石]庭顯曾祖倫。慈湖遺書牛亭高祖墓記：倫居奉化縣忠義鄉牛亭。[案]遺書作論，今據石本作倫。

宗輔：[牛亭墓記]倫仲子徙居鄞。

濱：[承奉墓碣殘石]自倫至濱，皆隱德不仕。

庭顯：[牛亭墓記]自鄞徙慈谿。







籌

宜卿長子、詳年譜。〔延祐四明志〕娶李氏、子五。

恬

惟

詳年譜

圭

〔延祐四明志〕籌孫、圭不詳所出。〔案〕慈湖學案、慈湖七世孫圭。蓋二人而同名者。〔又案〕危素樂乎慈湖書院記、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爲山長。同翁名與系屬俱無攷、當是恬惟諸人之後。

怟

慥

王梓材撰慈湖從祀錄攷中、慈湖從子、疑名慥、皆肅平稱之。

愉





篆

庭顯次子、詳年譜。

袁桷延祐四明志、淳祐二年天台鄭霖撰慈湖先生祠堂記、先生姪愉爲之書。

伯明封志、籌女三、長適顏袞、次適舒鋮、三適李竦。

恢

案承奉墓碣殘石、孫男十三人、恬、恢、惟、悔、懌、慨、恪、其六人石字已泐。象山集作十二人。恪下有悎、愉、憯、愷、憶五人。據伯明封志、恬、惟、慨、悎、愉皆籌子、恪、憶則爲先生子、恢、悔、懌

鑒

屋

案承奉墓碣殘石、庭顯曾孫三人、鑒、屋、圭。據伯明封志、圭爲籌

脩、龍口、莫詳所出，當是壽與瓷、翰之子，姑列於此。

孫、明、象、至二人當是豪與陳、靖之孫，以無所考、姑附於此。

悔

詳年譜。

懌

詳年譜。

憘

惿

案承奉墓碣殘石、延懇孫女十人、象山集作九人。茲壽女三人、完生女三人、真四人、富是第真貴嘉女。

僴

言頤三子。[行狀]娶林氏，令人。

[忄+谷]

詳年譜。

埜

[家譜]莫、[孟迪]、馬氏。子三、埜、生、基。

金

[行狀]曾孫金。不詳所出，姑列於此。

生

基

[蔡湯]氏譜、基、儒。林郎、安溪縣尉、子沂，孫迪功郎、孫存，制置使。沂孫生通甫、通甫生丙、丙生伯裝、




在

由純生圭。自圭四世至淡，淡生三子、今居慈谿。承文元記者皆淡後也。楊實政化四明志丙字大章文元五世奕文行素傷。與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稱、不行。丙子伯祐、南豪都呂祖丞。伯祐子圭、知南弱郡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嚴貝楚遊業哭慈審誘大章、遂家紹文元學身安原憲發。〔案〕丙一作两。

〔案〕行狀、先生孫男五人、塈、坐、甚下復有在堂當是恪之孫要出也。

權卿

庭顯四子。〔象山集承奉墓碣〕夭。

愷

行狀早亡。

〔行狀〕儁女三，長適進士孫諠，次適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三適宣州通判舒璘子鉁。

堂

篪

庭顯五子、詳年譜。

（承奉墓碣殘缺）庭顯孫男十三人。案、象山集作十二人、其可攷者、素出五人、先生出二人、其六人、攸、侮、悍、偆、提、口俱無。可攷列於家下。

籍

庭顯六子、詳年譜。

（承奉墓碣殘石）庭顯女三、長適孫楷、次三適馮象先、三適王治。

馮家甫校字



#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年譜

宋・鄭元肅 録
宋・陳義和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元刊本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年譜》一卷，宋鄭元肅録，陳義和編撰。元刊本《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末附録。

黄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字直卿，號勉齋，宋閩縣（今福建福州）人。早年受業於朱熹，熹妻以女。慶元元年，授迪功郎、監台州户部贍軍酒庫，後隨朱熹返閩，教授諸生。嘉泰二年，調監石門酒庫。開禧二年，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三年知臨川縣。嘉定四年移知劍浦，五年改知臨江軍新淦縣，六年通判安豐軍，七年添差通判建康府，除權發遣漢陽軍。八年奉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九年除權發遣安慶府事，兼制置司參議官。所至多善政。十一年七月除大理寺丞，論罷，奉祠歸鄉，巴蜀、江、湖之士多從之學。十四年卒，年七十，謚文肅。黄榦爲朱熹嫡傳弟子，以道學、政事知名。所著有《書説》十卷、《六經講義》三十卷等，已佚。今存元刊本《勉齋先生黄文肅公集》四十卷。事蹟見《勉齋黄先生行實》（《勉齋集》附）、《宋史》卷四三〇本傳。

黄榦年譜，據《文淵閣書目》卷四載宋潘植著有《勉齋年譜》，未見傳本。此譜編録者均爲譜主門人，據本譜後陳義和跋語云，鄭元肅原録有年譜一卷，陳氏乃「剪其繁蕪，補其疏漏」，勒成此譜，是時爲景定五年。因其編撰年代較早，故保存了較多的第一手資料。

陳義和，字子紹，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年逾五十，分教泉南，端平間以薦知晉江縣。淳祐間除邵武軍通判，累官國子監簿，以朝奉郎、直秘閣致仕。事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鄭元肅，嘗從陳義和游，卒於景定五年前。

#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年譜

門人　　　　　　　鄭元肅録

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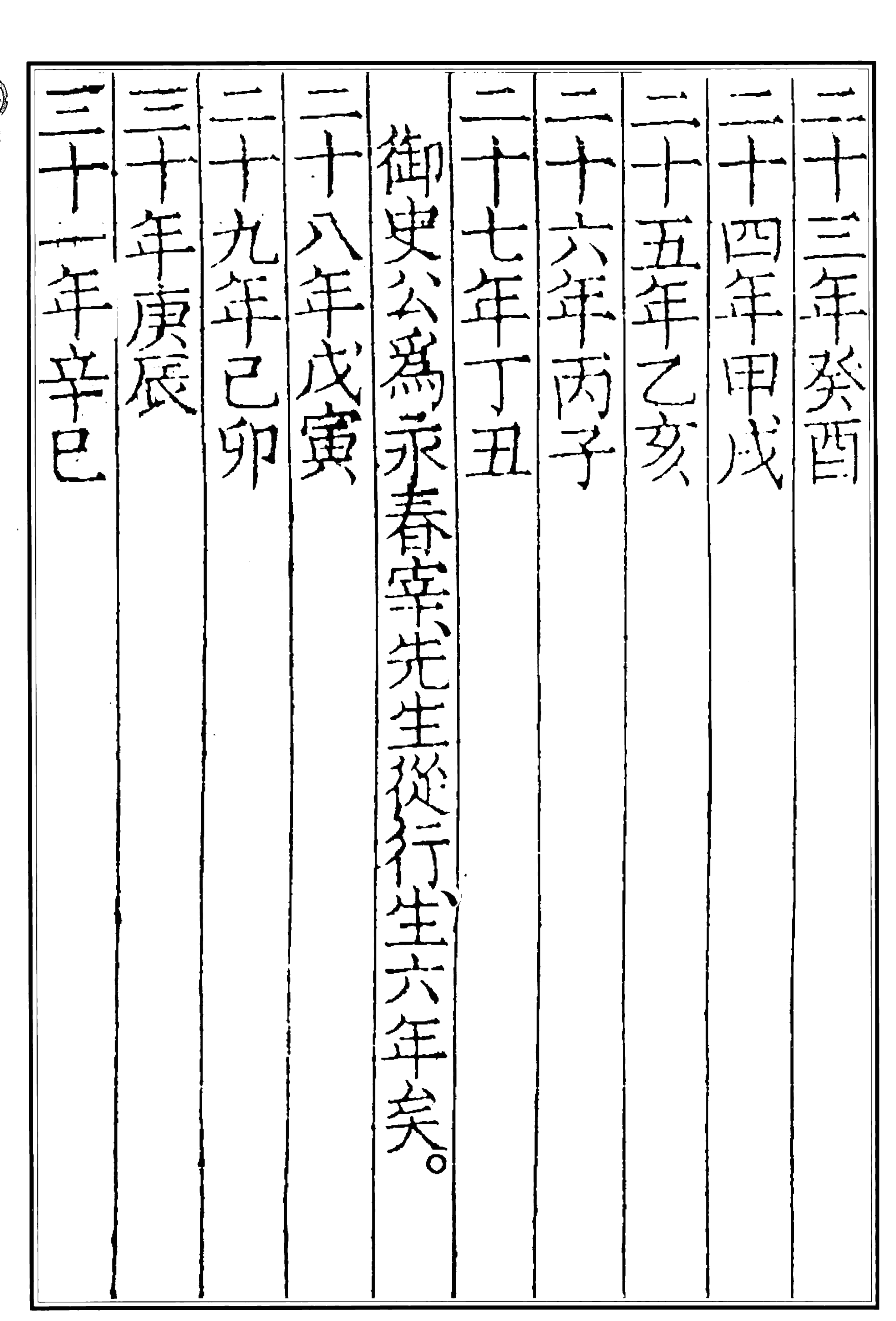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六月壬申亥時，先生生于三山城東故居。

朱文公撰黄御史墓誌云：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黄氏世系記云：所居在城東東里衖，三昧、崇壽兩寺之間。

曾祖時。祖南仲，七試禮部，以子御史恩封朝奉

郎。父璹、朝散郎、監察御史、其德業名節、朱文公銘之。先生諱翰、字季真①、御史公之第四子也。母曰安人葉氏。

先生贈御史爲朝奉大夫、安人贈宜人。御史公五子、長曰杲、仕至江西提刑司檢法官。次曰東、樂安知縣。次曰喬、不仕。次則先生。又次曰梲、登世。先生表樂安之墓曰、惟吾家自御史公以剛方廉潔慈愛惠利著聞當世、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所植立又如此。



二十三年癸酉

二十四年甲戌

二十五年乙亥

二十六年丙子

二十七年丁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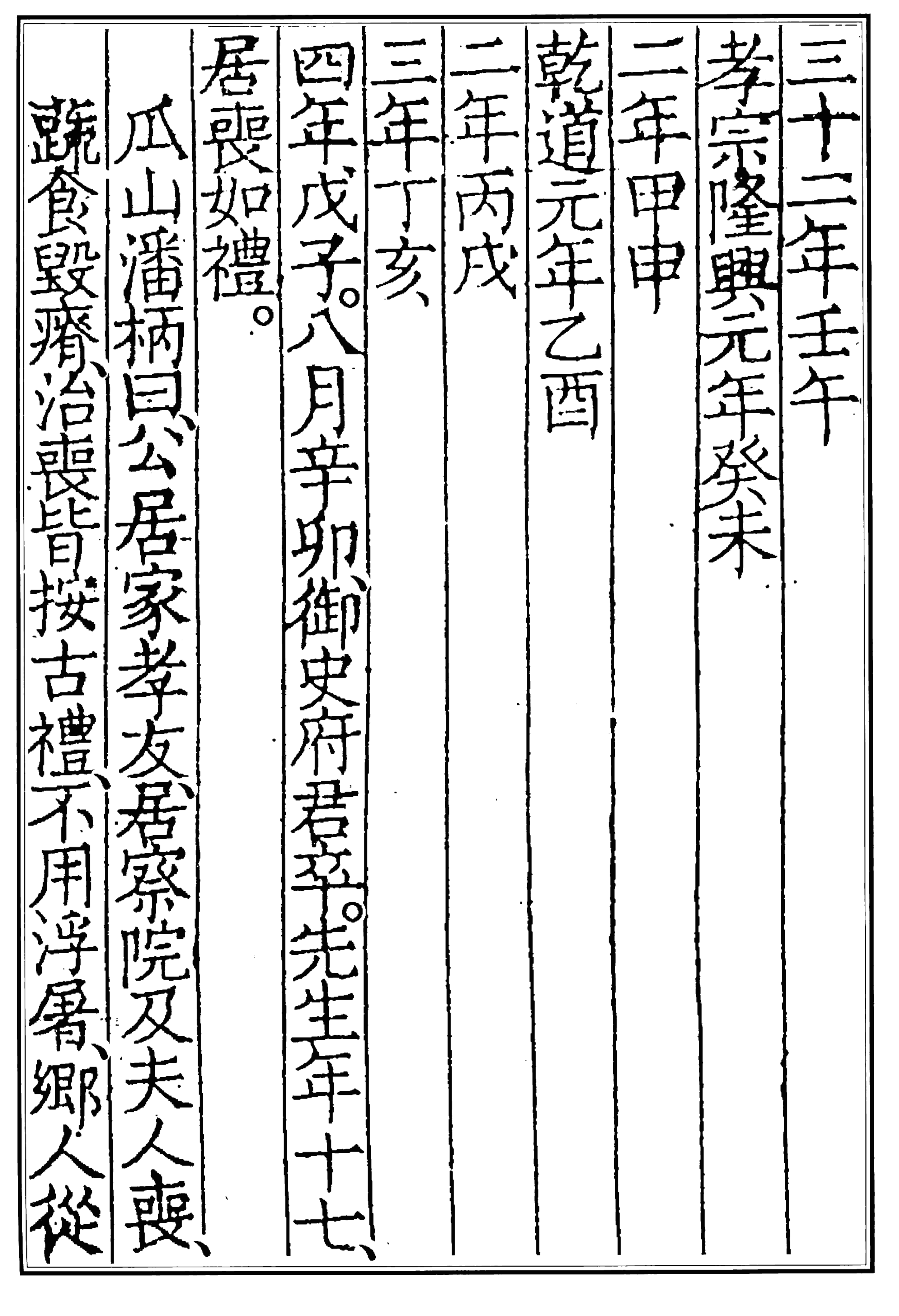
御史公爲永春宰，先生從行，生六年矣。

二十八年戊寅

二十九年己卯

三十年庚辰

三十一年辛巳



三十二年壬午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乾道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八月辛卯，御史府君卒。先生年十七，居喪如禮。

瓜山潘柄曰：公居家孝友，居察院及夫人喪，蔬食毀瘠，治喪皆按古禮，不用浮屠，鄉人從

而化者多矣。

既葬，遂從學于鄉先生淡齋李公深卿。信齋楊復曰：先生廬墓，浸久，私以失學爲憂，遂從淡齋學詞賦。既成，又學古文，盡得其妙，非其好也。

又嘗遊拙齋先生林公少頴之門。

按先生祭潘立之文云：昔我弟兄及君父子，俱以諸生摳趨林、李。蓋同時而從二先生也。

五年己丑

六年庚寅

七年辛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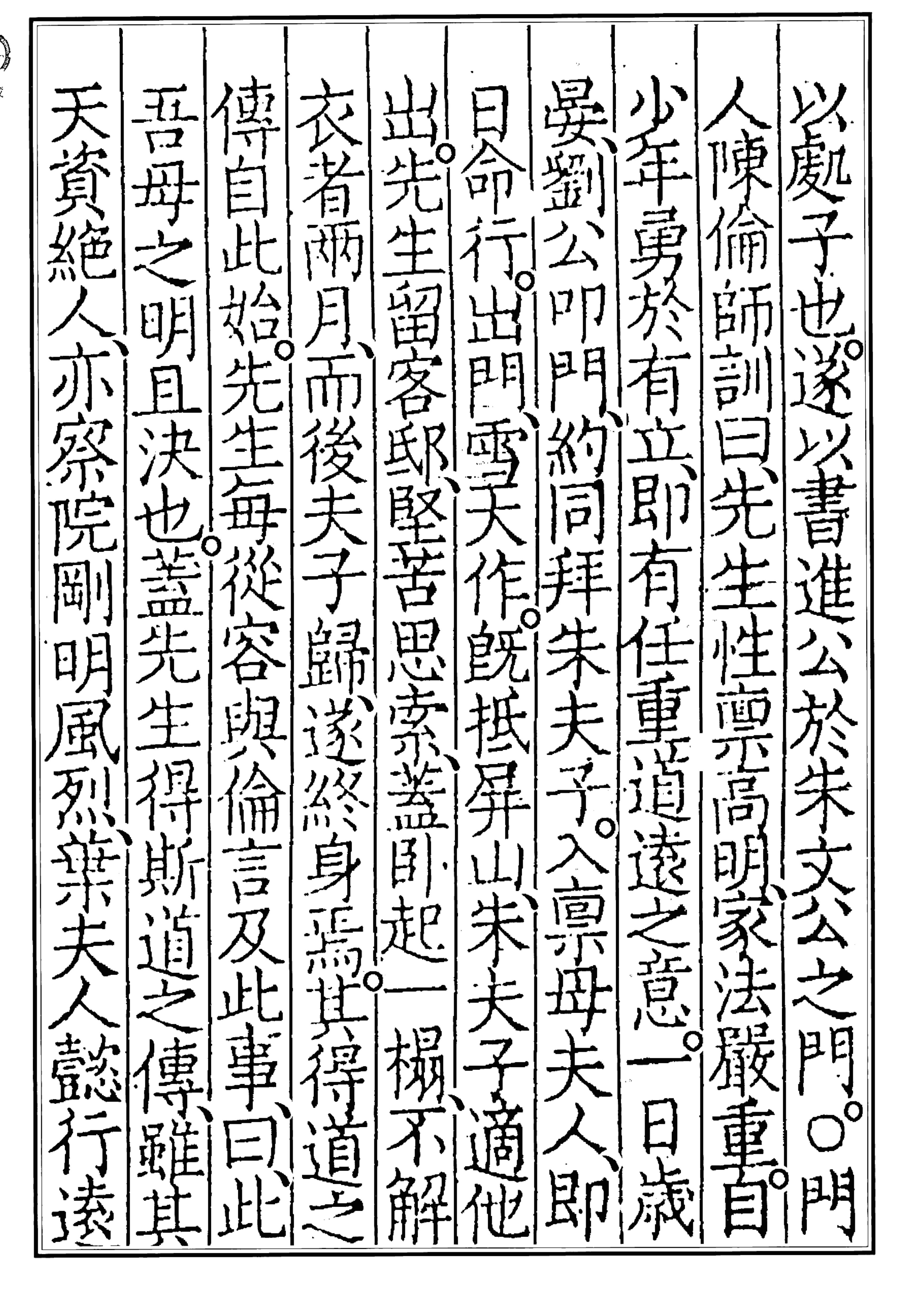
八年壬辰

九年癸巳

淳熙元年甲午。伯兄官于湖北、先生于桃源侍母、遂應湖北漕舉。

二年乙未。冬、仲兄官于吉州、先生從行、因識清江劉公子澄、以書進之　晦菴朱文公先生、遂以歲除之夕、登舟如建安。

劉子澄、諱清之、自號靜春、原父之後。○潘瓜山曰、劉公一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



以處子也。遂以書進公於朱文公之門。門人陳倫師訓曰：先生性稟高明、家法嚴重。自少年勇於有立、即有任重道遠之意。一日歲晏、劉公叩門、約同拜朱夫子。入稟母夫人、即日命行。出門、雪大作。既抵屏山、朱夫子適他出。先生留客邸、堅苦思索、蓋卧起一榻、不解衣者兩月、而後夫子歸、遂終身焉。其得道之傳自此始。先生每從容與倫言及此事、曰：此吾母之明且決也。蓋先生得斯道之傳、雖其天資絶人、亦察院剛明風烈、葉夫人懿行遠

識之所助云。

三年丙申。春、始見朱文公于五夫。文公館先生於屏山潭溪之側。先生業精思苦、久而益篤。文公深知其有得於道、於是有傳授付畀之意。

按先生祭文公文、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言諄諄、情猶父兄。○文公撰御史墓誌云、始余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有賢令尹曰黄公。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業、學精思苦、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先生嘗言、初見文公年二十五歲、文公令人邀去

一所在看文字，乃是臨溪一小屋，在大樟樹下，四顧全無人聲。屋中舊只有一村老翁，日間寄他做三頓飯，村翁出去作息，則做了一日飯而後去，夜間村翁往田中，其寥寥可知。其自拜先生後，夜不設床。記得舊有大椅子，倦時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兩月。或夜間只坐到天曉，孤燈獨坐，聽屋頭風聲，令人聳然。那時豈有如今這樣書冊，都是去尋覓，費多少力，而今人討得見成好書讀，更不去讀。

是歲自建安如金華，從學于東萊呂先生，逾年始歸。

案，祭林丞顯文云：丙申金華，師席連侍。

四年丁酉

五年戊戌

六年己亥。文公守南康，先生從行，因遊白鹿歷觀廬阜之陽。

事見文公在南康日所賦諸詩及先生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題名云：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江山之勝，樂而忘歸。

時淳熙己亥重午日。

四月、伯兄檢法府君卒、先生奔喪還家。

六月十七日、文公與呂東萊書云、此兩月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直卿先爲看過、參考異同、方爲折中、尚且如此。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又難就緒矣。

七年庚子。先生尚留福州。

是歲、文公書與先生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又云、老病無聊、益厭俯仰、但思

歸卧山林，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案先生今歲始與文公有經年之別，其書眷眷如此，可見異日畀付之意也。

八年辛丑閏三月，文公代歸，先生從行，同遊廬阜之陰。事見文公《山北紀行詩》及濂溪先生《風雩亭題名》。文公以是月二十七日出城，歷遊廬山北境勝處，偕劉子澄以下十五人同行。四月六日，會拜濂溪先生像于書堂。七日，朋友各散，先生侍文公南歸。文公在南康時，先

生嘗以御史公墓銘爲請，罷郡乃克爲之。

十月，文公被召至　京，先生從行。

事見文公靈隱寺題名。

九年壬寅，文公以仲女歸于先生，館于紫陽書堂。

案先生祭文公文云：始授室於潭溪，是時猶在五夫也。先生登文公之門，至是八年矣。

潘瓜山曰：文公語公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領悟，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志於道，深觀默養，殆幾十年。文公喜其用意清苦，遂妻以女。

時文公聲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爭欲以子弟求昏。公家清貧，門户衰冷，文公獨屬於公者，以吾道所在，欲有託也。

十年癸卯

十一年甲辰，先生留建安。

潘瓜山曰：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時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論語通釋衛靈公篇誰毀誰譽章記云：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愚嘗親覩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

思静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坐對至四鼓、先師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復見小史持版牌以見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先生送徐居父序云：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君定、永嘉人也。

十二月、長子輅生。

十二年乙巳

十三年丙午。三月、仲子輔生。是歲、仲兄奉大夫人官于沙邑、先生自建安往來省侍。

事見文公後書。

十四年丁未。文公命季子在從學于沙邑。

事見文公書。

十五年戊申。夏、先生以婦氏及輅、輔歸于太夫人侍下。

四月十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累承諭及女子歸期、即已隨事經葺、以趁此月中澣之期。

忽得直卿書、欲且緩行、殊不可曉。不免且令兒輩送此女及二甥、定三十日就道、約直卿來、建劍間接去。又與先生書、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② 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於曠敗爲善。已而復歸文公之側。

時宋夫人、二子俱留沙邑、先生復往五夫。文公此時有書與樂安云、直卿在此、甚安。又有

承諭女子諸孫安穩之語。

冬，又如沙邑。

此時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可時一到也。

十六年己酉。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春，復歸文公之側。

文公三月二十四日與樂安書云：病中得直卿攜女子、輅孫歸來，甚慰。

夏，文公守漳州，先生從行。秋，自臨漳復還三山。

十月，同諸君遊③郊三山。

事見先生所「紀行詩」同遊者趙仲宗、趙舜和、潘謙之、曾④伸也。又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十一月，復如臨漳。

案，先生以十月遊北郊，而文公在漳州，以是歲臘月刊蔡帖，跋尾有先生名，明年又歸家，則是時在臨漳僅月餘耳。

二年辛亥，春，自臨漳歸三山。

正月二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告歸，併

挈女子一房歸侍。

朋友生徒會于新河舊居。

梅塢林翀曰、初見先生于新河、家徒四壁、日特蔬食以對賓客、端坐講論、至達旦不寐。書前輩詩于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常苦飢、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識者見之、已凜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

時趙忠定公汝愚爲七閩帥、舍先生於登瀛館、諸生從學于所館。已而移會葉氏悦樂堂。

初、趙公以館借先生、未幾有公事當僻勘者、

更以館空閑對，趙公不察，遂令置獄館中。先生移會葉氏家，榜名其堂曰悅樂。趙公後悔，又別占一僧舍，令遷居其中，先生謝之而已。

五月，同諸君遊鼓山大頂峯。

先生賦詩，其首聯云：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卒章云：摩挲古石刻，歲月爲我紀。（人賦[illegible]之，詳見集中。）○同遊者同郡潘謙之、趙舜和、鄭成叔、唐去華、括蒼葉味道、永嘉徐居父仁父。○是歲有送陳元平宰昭武、送徐居父歸永嘉二序。

○按送居父序云：甲辰始識包君定後八年

識孫居父於清漳之側，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内弟葉味道，則是年中間嘗如清漳也。

秋，文公自漳州請祠南歸，道經三山，先生從文公至武夷，尋復歸鄉。

二年壬子，春，約表兄弟歲兩集于城外僧舍。事見先生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諸生從學于城東古寺。

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

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又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説出正意，令其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迫促，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初，文公編集儀禮經傳通解，先生分掌喪、祭二禮，是秋始與朋友共討論之。九月，子輹生。冬，自三山如建安。

四年癸丑。春，自建安歸三山，所居鍾山趙氏館。先生以爲諸子師。

趙公善綽字友裕，庸齋趙公汝騰之父。

秋，泛舟九龍山，哭故人之喪。

林君丕顯也。祭文略云：丙申金華師席速侍。

又云：十有八年之間，離合不常。

因訪鄭文遹成叔於象山下。○冬，仲兄奉太夫人之官衢州，先生又如建安。○十二月，歸三山。

五年甲寅春，先生將如三衢，省母，道建安，會文公爲湖南帥，先生從行。○七月，寧宗即位，文公以捧表恩奏補先生將仕郎。

鄭元肅錄云：先生初受官時，力辭於文公，諸

公以爲不可而止。先生嘗謂某初辭官，非爲過高，毋念先公歷任至部使者，俸餘僅足以給道路之需。況於官卑俸薄，仰祿既不足以爲貧，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費心力於簿書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爲樂哉。其後因到銓曹，事不如意，遂有繳納之興。蓋先生於未仕之前，誓以清苦傳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楊信齋曰：文公心摭其剛勁堅苦，可與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

官。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先生知道、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静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時趙忠定公爲丞相、召文公爲侍講、先生從至

京師。

林梅塢曰、趙公與文公厚善、聞先生抵中都、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丈夫豈可爲人憐、卒不見之。

韓侂胄用事、忠定公及文公俱罷、先生從行出京、留于三衢。

先生嘗言、趙丞相朱文公初得罪時、或問其所以自處之計、某語之曰、已辦一杖雙屨、欲從先生度嶺過海矣。蓋先生於文公恩深義重、以死相從已決於心。其後學舉子畏於匡

顏淵後，吾以汝爲死矣等語，以勵學者，皆有深意云。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春二月，銓中。春，和議賑貸與。四月，授迪功郎、監台州戶部贍軍酒庫。在行都與呂公子約、子約諱祖儉，東萊先生弟。趙公子欽諱彥橚。交遊，因以禮書圖證相與講明之。

汪氏遺事云：公言吾去年來行都，不與物欵接。今年與善類過從衆矣，始見若是即之非也。況索之至再三乎。唯呂子約、趙子欽愈久愈賢，吾行闔中、湘中，皆無有是人者，安得

長友之平。遂賦古詩二章、分簡二公。其簡趙公卒章云、安得老桐江、從君習其儀。蓋公爲士寢廟圖、冠昏、喪祭禮、皆精切於儀禮者。士大夫想聞公賢、願交者衆、公所與金石交、乃獨取二公、其簡嚴如此。二公、眞天下偉士、篤學力行、始終不變、近世言學者不能跂及也。

會呂公以言事得罪、竄瑞州。先生餞之出境乃反。

呂公以孟夏抵貶所、事見王峴祭晦菴文。

是時、朝命甚峻、呂公之行、莫敢餞之者、先生

獨出城與別。送卒有侵呂公者、先生以義責■且諭之其人感服。

十一月、趙丞相謫永州、文公奉祠居家。先生自京還、留文公之側。

楊信齋曰、丞相之逐也、文公不勝憤抑、草封事欲上、直指姦邪、以明丞相之寃。先生力諫、勸以筮決之、遂止。繼而文公乞收還職名、又以病乞休致。論者或以爲可以已、若不已、則當婉其辭、不必他及。或以爲受職名而後乞休致。先生曰、二子之論微有不同、而皆主於

畏禍。禍不足畏，但使吾之出處者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聽天命可也。詘道以避禍，非也。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章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可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二年丙辰。自建安歸三山，諸生從學于城南。時文公被 旨落職罷祠，閑居，分界門人編輯禮書。先生實爲分經類傳，文公刪修筆削條例，皆與議焉。

初，文公雖以喪祭二禮分界先生，其實全帙

自冠昏、家鄉、邦國、王朝等類皆與先生平章之。文公嘗與先生書云、所喻編禮次第甚善。又云、千萬更與同志勉勵、究此大業。又云、將來送彼參訂、修歸一途。又云、此事異時直卿當任其責。其他往復條例、文多不能盡載。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編次儀禮集傳集註書成。條理經傳、寫成定本、文公當之。而分經類傳則歸其功於先生焉。然集註、集傳乃此書之舊名、自丙辰、丁巳以後累歲刊定、訖于庚申猶未脫藁。而先生所分喪祭二禮猶

未在其中也。

是秋、自三山復如文公之側。

黄義剛錄、文公云、直卿與某相聚多年、看文字甚子細。在三山亦甚有益於學者。今日可爲某說、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遜。包顯道請申言論語有子一章、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

三年丁巳。仲兄之官廬陵、先生從行。○文公爲築室于考亭新居之旁。

按先生祭文公文云、復問舍於星亭、蓋前年

文公始遷居於此、今乃謀爲先生築室也。
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見謀屋於後園中、作精舍、規模甚盛。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掛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一小屋、亦不難矣。又云、五夫不可居、不如只此相聚爲謀一屋、不就別討屋基了、相去又十數步、若作小屋三間、儘可居也。

七月、皇妣安人葉氏卒、先生與仲兄護喪來歸。
先生家世清貧、諸兄官薄、多無以歸。又皇妣卒、先生鬻所跨驢、制衰服、從仲兄徒步以喪

歸。於是仲兄奉喪葬于箕山先塋之精舍、因同居焉。

四年戊午。諸生從學于箕山廬居。文公與先生書云、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但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又云、諸友相向、甚不易得。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變、自非天意、何以及此。○先生爲林氏二子字序云、慶元戊午、予屛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武曰庚、自栗山來從予遊、即此時也。

月，祔葬母夫人于先兆。是歲，文公得疾，貽書先生爲訣，因以深衣及平生所著書授之。先生諸子以爲此書今不復存，惟深衣尚在耳。

五年己未。諸生從學于新河所居。文公遣其諸孫來執經。

文公書與先生云：書社想亦漸成次第，更宜勉力交相磨切，使有成就，非細事也。又云：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工夫，勤於接引爲佳。又曰：齋館既開，慕從者衆，

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又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會聚朋友修纂喪祭二禮，各爲長編以納于文公之所。

揚信齋喪禮後序曰：先生嘗語諸生云：文公當時分喪祭二禮俾某編纂，某夙夜究心，粗成端緒，嘗奉而質之先師，喜曰：君所創立規模甚善。他日若能以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喪祭禮規模，尤佳也。於是讀喪禮十

一章終篇，注疏有繁冗之文，悉皆親筆删削。於不杖大功章有親批五條，其他商確發明，不一而足。

七月，免喪，遂遷朋友於城南。

八月朔日，始課諸生。日講易一卦，孟子兩版。休日畢集于僧舍，設湯餅供，浃請五六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

十一月，登栗山，訪故舊。還，遂如考亭，因遷于新居。

六年庚申。春，自考亭還三山，諸生從學于閩縣

學。

按、文公與欒安書云、直卿到此、葺治園屋、方粗成次第、而彼中諸生復來迎致。此間殊恨失助、然又不可爽彼之約。今便登舟、極令人作惡也。先生以二月十二日自考亭登舟至家、二十一日、諸生擬試、遂行舍菜之禮。三月一日、立定課程讀書。○事見先生與潘瓜山書。

三月甲子、文公歿。前一日、貽書先生爲訣、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

是月八日、文公疾革、手書以遺先生云、人還得書、知已到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異時諸子諸孫、切望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爲門户之羞。至祝至祝。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了⑤可便報之、直⑥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并舊本、今先附寄、可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攷條例、以次修成。

就諸處借來分寫，教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度各須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御未行，亦可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徒切悽黯。⑦訃聞，先生日行百里，丙子至考亭，爲文公護喪事。遂持心喪三年，不復調官。

先生歸考亭後，有書與縣學朋友云：奉别之後，日行百里。又云：屬纊已十日矣。又云：某以甥舅之親，行師生之禮，誼不可復歸。

五月，仲兄樂安府君卒。訃聞，先生徒步迎喪于

撫州學舍。八月、以樂安之喪寓于考亭。十一月、文公葬于唐石。

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先生告辭文公几筵、護樂安之喪歸于三山。諸生從學于栗山草堂、文公諸孫在焉。

先生以初十日行、有辭几筵文、見集中。○潘瓜山曰、公於兄弟友愛尤至、視猶子如子、通其有無、所入不以私諸已。樂安中年即世、撫育孤子、自襁褓以至冠、嘗攜以自隨、教養備至、使有成立。

三月、文公小祥、先生設位奠于所館。七月、同諸君山行、因如將亭、未幾還館。

是歲爲趙師恕書潮州州刊大學後。

二年壬戌。三月、文公大祥、先生心喪終除。夏赴調行都。八月、得監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酒庫、待次于家。九月、喪樂安君于桃枝山。遂會朋友于城南烏石山寺、續後修儀禮、以成文公之志。時先生創書局于神光寺、又移仁王寺、皆李𦙍翁先生寓居也。先生以書招鄭文遹入書局、書中有此間不能久留、修書亦頗有次第、日

望賢者之來等語。○局中所修之書、先生董之、同門友劉勵用之門人鄭宗亮惟忠、潘傚茂、修與鄭文遹成叔分任其事、蓋先修王朝禮一部、亦未知所止也。時有別定禮書目錄、揭之壁間。文遹以爲先生欲遵文公遺言、悉取家禮以下別爲次第、此時實與諸君子商確其目。追惟此書、終先生之世既不及爲、而目錄手藁具藏、當以編入先師遺言之內云。

○是歲有林端仲墓誌銘。

冬、遂歸考亭。○子輗生。

三年癸亥。劉忠肅公之子學雅正之延先生于家塾以爲二子師。

正之號遂初居士先生謝之以詩有君因懿直招時論我以疎愚厭俗紛之語。是歲有與劉正之實之唱和諸詩又作劉氏遂初堂記。

冬赴石門酒庫十二月到任。

時先單車到官家人尚未至也。門人葉士龍曰石門酒庫弊壞爲浙西之最公私宿逋動以萬計幾不可爲。先生未及涖職已預爲

糴本計。既至、而米麥之舟已艤于岸下矣。前後庫官始參部使者、出給酒本、多爲胥吏折辱誅求。至是呈告、則先生自袖之、出券則先生自印之、吏輩莫得邀阻以、行其姦也。昔之爲政者、非不欲究心經理、姦胥猾吏首以貨賂爲始至。之獄一、有所受、則俯首受制、不復可以有爲。先生洞知其弊、凡欺公媚上者、首罷斥之、至是爲蠹弊者去矣。監當之職、率皆膏粱⑧子弟爲之、豢安而憚勞也。米麴之用、太半入於胥吏之家。故先生涖職、夙興夜寐、祁

寒盛暑有所不避防其滲漏而幾其出入蹤規畫井井有條也。始至石門有通漕使及幕屬知州縣官啓申漕司公事狀三通。

四年甲子。石門酒政修舉。

黃氏曰最著弊端百出酒味淡薄其技止於抑捐戶且擬於私酤雖追繩治而酒之不行自若也先生至宿弊頓革酒復醇醲不行抑賣罕捕私酤。於是舊戶盡復新課日登用一年而舊額補足又一年而盡還上戶所貸。○林梅塢曰官酤既行私釀不禁而自戢歲入

沛然。或謂、是瑣瑣者、何足以煩君子。先生笑曰、此非公家事耶。惟無事不知、無事不能、乃爲通材。出之仕者務爲簡佚、儼如神明、竟亦何用。侍郎辛公棄疾過石門見之、歎曰、是所謂聖賢嘗爲委吏乘田者也。○是歲有謁陸宣公祠、謁高僉判所居、閔雨、喜雨、道中、石門諸詩、又謝漕使啓、與辛侍郎書。

冬、檄權新市、烏青諸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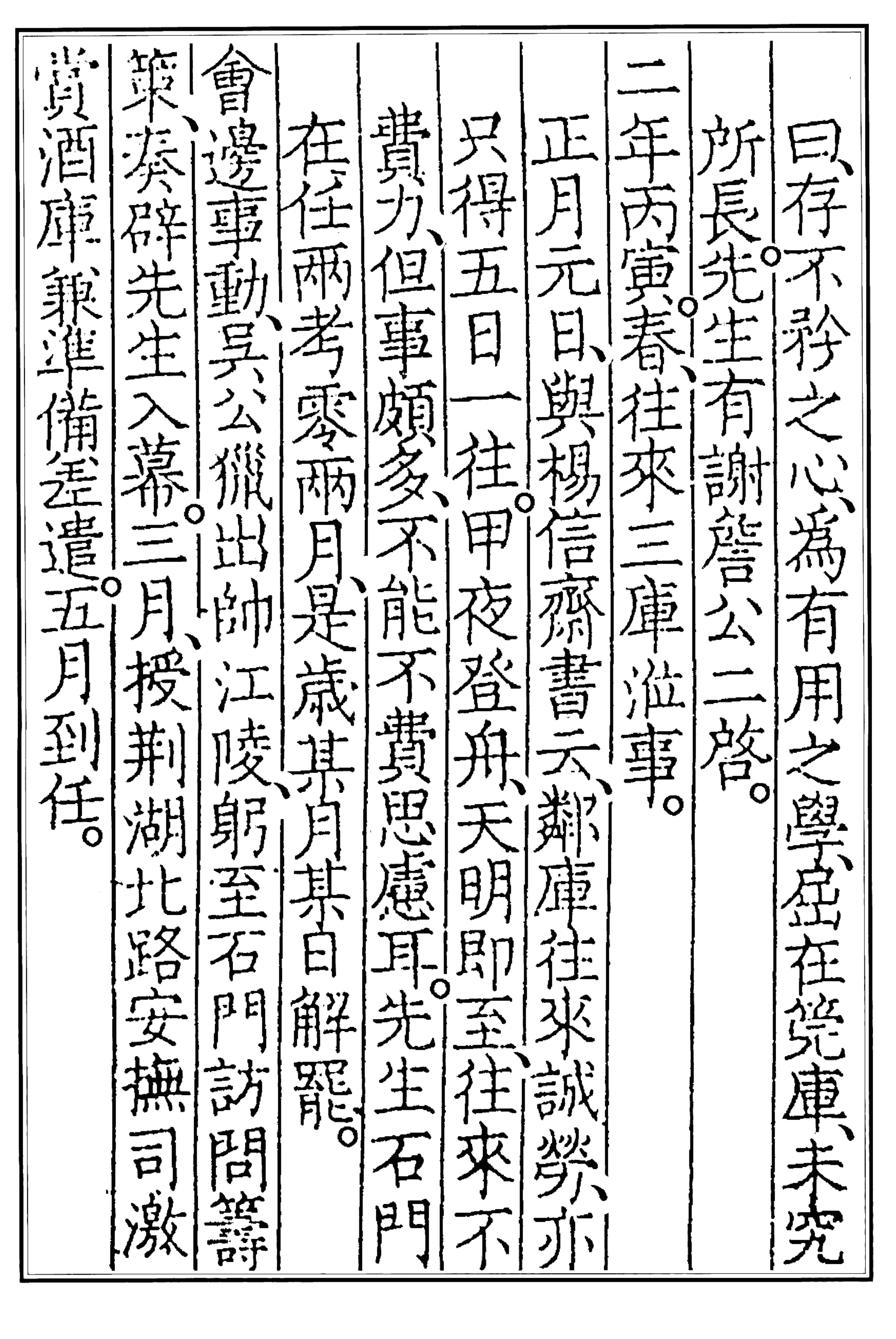
按先生謝漕使啓有奔馳兩庫、竭盡一心之語。又云、自冬涉春、愧代庖而越俎。○鄭元肅

錄云、先生被檄之初、言於部使者、請先給新市舊官俸給、乃敢受命。使者不許、固請、從之。或問其故、先生曰、彼特無能爲耳。家貧俸薄、又從而奪之、豈人之情。且彼既奢、必貸於庫家、從之則近於背公行私、不從則必至傷恩生怨。彼若不得請於我、必須於吏、吏輩反陷之。他日復職、彼益不得有爲、而庫日壞矣。○楊信齋曰、漕司檄先生攝鄰庫、庫無粒米、數月不造酒。先生曰、課利以日積者也、一日無酒則失一日之利。既久不造酒、課利安從生。

責吏輩人各認借米五石、凡得數十石、而酒本已辦、遂牓示三日賣酒人訴其速。先生歸石門、載酒兩舟借之。旬日間、遂循他庫例解發、而前借悉償。先生道大才雄、屈於筦庫、人疑其不屑意。先生連興三庫、從容整頓、有精於辦事、吏所不能及者。識者於細處而知先生有用之學、無施而不可矣。○有庫中五銘。

開禧元年乙丑。浙西三庫酒政皆舉、部使者遂薦之於朝。

兩浙運判倍公徽之舉充從事郎、以上任使、詞



曰存不矜之心、爲有用之學、見在兌庫、未究所長。先生有謝詹公二啓。

二年丙寅。春、往來三庫涖事。

正月元日、與楊信齋書云、鄰庫往來誠勞、亦只得五日一往。甲夜登舟、天明即至、往來不費力、但事頗多、不能不費思慮耳。先生石門在任兩考零兩月、是歲某月某日解罷。

會邊事動、吳公獵出帥江陵、躬至石門訪問籌策。奏辟先生入幕。三月、授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五月到任。

楊信齋曰、吳公雅敬先生名德、姿辭帥蜀。先生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爲社稷憂。此何時、可圖進取哉。至江陵、邊事已動、羽檄交馳、先生爲畫權宜守禦之策、同幕諸公有不能相容者多矣。

以招軍買馬有勞、辭賞不受。

按先生與吳公賓客張生書曰、招軍諸邑之力、買馬獸醫之事、某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

一士、其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蓋當世之士哉。自古乘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爲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帥遂止。

七月、檄措置極邊關隘總領、宣撫二司、就委提點八關、經歷光、黃、德安、信陽四郡之間。十一月、虜攻棗陽、破隨州。帥司檄先生歸、在途絶糧成疾。未幾、吳公改除京西湖北宣撫、先生隨司解罷。

時朝旨令本司措置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

憚其行，先生被檄以出。總領陳公謙、宣撫薛公叔似移書江陵，請就委先生提點八關，經歷光、黄、信陽、德安四郡。奔走窮山絶谷，往返三四千里。及虜騎來攻棗陽，破隨州，攻德安，帥司始檄先生歸江陵。時盜賊四起，道途梗塞。逃匿山谷間，數日不粒食，遂以成疾，三日三夜嘔血數斗，伏枕逾月。吳公見其危殆，會有宣撫之命，遂令隨司解罷。○此以先生辭宇文帥書及干堂求嶽祠二劄修附。○在江陵府時，有代吳公禱雨及言事諸劄。

三年丁卯。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爲帥、再辟先生、入幕。四月、復授湖北帥屬、力辭。別與幹官差遣、又辭。丐祠未報、徑歸建安。

楊信齋曰、宇文奏辟、當路已從。先生對人曰、此則斷然不可。其言甚厲。宇文知先生不來、以書問先生施行所宜、先生條荅荆襄事宜甚悉、竟辭辟命而行。諸公皆以不從宇文爲非、先生曰、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葉士龍曰、侂胄專權、朝綱日紊、先生知不可爲、

遂乞嶽祠、不俟報而歸。未幾果敗。○事見先生所作不從宇文辟辯及與宇文宣撫劄子、申廟堂丐祠禄狀、丁卯拱卦二解、送許太博入宇文幕序。

十一月、江西提舉常平趙公希懌知撫州、高公商老奏辟先生知臨川縣事。十二月、之任。

高趙二公奏狀云、黄某稟資公正、律已廉勤。使宰百里、綽有餘才。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到任。

門人黄義勇曰、臨川地大民繁、素號難治。蓋

自趙善譽以能稱、已四十餘年無賢令尹矣。先生初至、每日裁決、觀者如堵。先生剖決如流、每決一事、衆皆咨嗟歎息而退、蓋無不犂然有當於人心也。五鼓出理事、終日坐廳、夜繼以燭、漏下二十刻始休。初吏輩疑其始政勉強如此、久而必懈。其後無日不然、吏輩皆昏困、不能奉行文書、然後大服其精力誠不可及也。先生平時往來臨川甚久、親故多來謁者、略無間拒、每日賓朋滿坐、談笑議論、對坐剖決、一以至公行之。士友亦未嘗忍以私

干之、是以終始三年、故舊往來如一日、上而臺府、下而士民、無一人有異言者。臨川風俗強勁負氣、小有爭訟、雖破家亡身、皆有所不暇恤。由是事務繁劇、有微事而數年不決者、紛至沓來。先生一旦立辨、人無不服。或有田畝、山林之爭、先生親往定驗。一一出必五六事、自是偏僻鄉落民間銖兩之獄、皆得其姓名。偶訟牒及之、追胥不少恕。里正解于素擾鄉閭者、無一人敢自縱於境内。自是良善帖息、視之如父母。每出、童兒婦女皆爭聚觀、謂

安得見此知縣也。臨川民貧富室之祖、殺子女以誣之。前後有司不察、即委官驗視自兩驗之餘、富民雖得直、而産業已蕩然矣。由是兇人得逞其姦、相扇成風。先生深懲此弊、每有告者即留之、星馳吏輩同里正鄉官急下地頭驗其事、無不得其情實、然後究其誣罔之狀。由是富室得保全其家、而兇人自絶、天倫之風遂息。○案、臨川政事決訟理冤等事、見集中上漕使理王氏饒珉訟書、與江西安撫撫州知郡辯危教授訴熊祥書、又辨王寺

簿實山事書、及任内前後判語、然未必皆在此年也。○是歲又有臨川社稷、夫子廟、城隍祠并諸廟文、黄西坡文集序、代陳知郡條奏五事并奏事二劄、爲孝傅公墓誌銘。

二年己巳。春正月、郡守以禮延先生于郡庠講書、爲講四德四端之要。三月、新作臨川縣學。初九日、與楊信齋書云、縣學落成、不以試選、而以公選、肯來讀書者、則容之、頗成倫叙、但未有毅然任道者耳。

時州郡方以催科爲急、先生力言其弊、且爲經

理之。

三月、與楊信齋書云、郡計缺乏之甚、催愈多而督促愈急、令人可厭、亦欲棄之而去。蜀以此間去歲旱蝗、爲之平糴價、而人方有生意。若遽去此、頑民閉糴、便有饑莩之憂。俟五月便作去計、老矣、誰能僕僕於此耶。○案、催科事恐不止在此年、姑因與楊君書而附此以後。

黄州家以財賦見怪等語考之、此年爲甚。○葉士龍曰、州郡方以催科爲急、取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舊者常

少而新者常多故也。先生深言其弊。有三其、一不可爲、其二不敢爲、其三不當爲。後州郡盡撥還縣催。民力得以少寬。蓋先生爲政。學道愛人出於至誠惻怛。而不肯爲俗吏具文而已。○重兒催科辯。○楊信齋曰。臨川民户之害。莫甚於户長。先生深察民情。以逐都之内合納官物分隸民户。使之自爲甲首。給人户自承由子。付之甲首自行催管。人户免差户長之害。而官物反增於常年。民甚便之。

三年庚午。春。帥撫與議。自臨川如豫章。

春間書與楊信齋、有再書下者、又云近抵豫章、李敬子之徒兩三人亦來相聚。

時邑中仍歲旱蝗、至是民益艱食、先生爲平糴價、寬征斂、民賴以安。

門人臨川黃義勇曰、先生自到任、值旱蝗相仍、禱雨不驗。先生露宿於野、親往二百里外禱於龍湫、躋攀險阻、必造其巔、卒至感應。蝗虫蔽天、所止之地、竹木立空、禾穗不遺。細民仰天號泣、無所赴訴。先生下四隅諸鄉、巡蝗到處、即鳴鈴走報、親帥鄉官監督保甲併力

打撲、且埋且焚、無下數十萬斛。東馳西鶩、盛暑烈日皆不遑恤、由是蝗不甚爲灾。次年、蝗復生、急令保甲捕捉、以米易之、又得數萬斛、以致縣庭、自是其種遂絶。次年、穀價騰踊、倉司行下賑糶、先生讀之曰：可謂滿紙仁人之言也。然賞殺人之具、不可用也。於是下四隅官、鄉官、大嚴米穀出界之弊。臨川居水上流、江淮諸郡米價踴甚、每一碩可得七八倍之息。由是豪民百計求泄、或假上司文牓、或因權貴之家、或借綱運之名、先生力禁止之。有

監司滿還、送吏將米出境。先生遂送、隨其坐州、郡之不退。監司乃悟其意、因搜州中、果得藏米、遂懲之。至於宰執、侍從子弟欲乘時射利者、悉捕得之、舟米併沒、略無假借。於旱蝗之餘、一邑按然、略無乏食之憂、以至鄰邑旁郡、皆蒙其利。先生立法、境內之米在東者不得過西、在南者不得移北、令行禁止、民樂爲用。臨川下流如沙河等處、去豫章界甚邇。先生每挈小舟、奄至親到牙儈之家、檢察有疑似迹、即痛懲之、姦猾之徒、凛然常若知縣臨

其前先生在臨川、其利民最博者莫大於此。

未幾、朝廷行下江西諸郡和糴、撫得數多、州家欲自置場。先生恐專出州家、則因此擾其港、禁遂乞發下縣自糴。先生素孚於民、凡有舉動、靡不鄉應。故糴數雖多、富室無不樂輸、初不以為怨。蓋前此和糴銀、倉、吏輩多解除、又給不以時、多為牙攬用過、是以所以中糴為苦。先生盡革前弊、凡和糴之銀、自半兩至十兩悉封記之。人戶入糴計直、當廳俵散、非惟吏不容尅、而牙攬不得以遂其指掩之私

矣。由是所羅不逾時而辨。
臨川政成、郡太守、部使者交薦于朝。
知撫州陳公蕃孫奏云、充其所學、施於有政、郡既有賴、民亦以安。○江西安撫使趙公希懌奏云、以選人宰劇邑、律己清廉、涖民公正、篤意字民、一路五十四縣無能出其右者。○提刑李公珏奏云、操行醇正、持論公平、撥煩治劇、井井有條理。○運判胡公榘奏云、學有源流、才兼劇易。又有舉政績狀未見。○提舉常平章公良肱奏云、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

心。○以上並舉改官。○提舉常平汪顧問舉政績奏云、黃其靜而有守、直而不阿、自入仕以來、屢經諸司奏辟、臨川民雜事繁、率務已勝其能、不畏彊禦、一决以公、閭閻細民尤樂稱道。適遇旱歉、奉行荒政、不爲具文。至於禱雨除蝗、躬行阡陌、雖盛暑有所不憚、邑人感之。○初、連帥趙公希懌雅敬先生、辟置先生而力薦之。撫有女冠黃道存者、挾宮闈之勢、侵占百姓墳墓、屋宇、以廣其居、州縣畏其、聲焰、莫敢誰何。先生覽訟牒、閱實其事、竟申諸

司逐去之。趙公不能不左右道存，遂忤先生意。先生取其京削封而還之，趙公自爲拔之吏部。
吏部尚書汪公逵特以先生政績奏聞。汪公父子與御史公及朱文公皆有雅好，薦先生蓋真知己者，故特書之。其後又舉充所知，又應制舉堪充邊郡。先生與劉寶學書云：端明汪公三嘗見薦於未識面之前是也。
時溪峒盜起，調發益急。先生爲郡治酒政，爲憲司招官兵，皆賴其用。

黄義男曰、臨川郡務酒政頹壞、知郡洪岊以先生往年石門酒政大舉、委先生督其事。先生以縣事煩、力不能及、辭不獲已、就縣別置庫、就用都務匠者造酒、以比郡務酒味合干人以是不敢爲欺弊、縣坐流通、遂以息還州家。縣計亦稍賴於此。末幾、峒寇爲擾、節制司委先生招敢死士。所招皆驍健、日椎牛釃酒以勞之。士皆踴躍思奮、又擇茶商陳凱統之、峒寇頓息、多賴其力。凱遂策勳補官。其後節制所給招軍之費不足充用、往往多資於酒

利。先生終更，恐是非在縣，他日爲守者精力有不及，卒爲後人之累，於是悉還州本息，併撤庫屋，以絕其迹。

四年辛未。春，江西提刑李公玨檄先生兼督捕節制司幹官，且聞于朝，力辭不就。

時峒寇猶未平也，先生力辭，有二劄子，云行年六十矣，又云農事方興，青黃未接，故知此春也。

二月，臨川秩滿，李公又以爲請，先生又辭。

臨川在任三考零二十四日，以是年二月日

滿。

自江右如　行都。六月、循從政郎、授南劍州劍浦縣令、待次考亭。

潘瓜山曰、公不卑小官、恥於求薦舉、筮仕以來、不以書考爲意、及宰臨川、諸司剡薦交上、一時五紙、不求自至。而到部之日、吏以格法不備爲沮、公曰、吾晚得一官、但求升斗之祿、豈復有榮進之心。即注劍浦令以歸。　是歲、爲眉山家恭伯作重齋記。

五年壬申。二月、改宣教郎、知臨江軍。盧公子文

奏辟先生知新淦縣事，四月命下，五月到任。

新淦爲邑，凋弊特甚。先生到任，盡心畢力，窮究弊源。大抵如臨川邑之爲累，莫大於綱運。前後滯欠折無慮五六萬石，爲邑者率不滿秩而去。先生首申諸司，措去，然後爲之經理。先生又以綱運所以欠折者，蓋由船不預辦。舊例嘗以納米之後方造船，造船之後方差官淹延日月。及將起發，春水已退，不可遽進。於是泝途泊岸，以待水肥；及久不雨，則易小艘搬傳，謂之傳淺。因此綱官盜用，舟梢盡

食弊端百出、不可稽考。及至總所、所餘無幾。往往綱官苛留印紙、拘縶監納、舟人估賣船隻貨鬻妻子以償、猶不足則江岸人家悉被攤賴、不問是非、不辨有無、無一得免者。先生熟知此弊、今年之冬、猶未開場、先令造船、及開場則舟楫已辦。每日人户輸米、即令下船、不復入倉。先生日治縣政、夜則下倉、束炬運米、差官遣吏、以至水脚縻費、一一辦具。即戒部綱官吏促裝、期以春水肥、立命離岸。一日水漲、先生具酒三行、就别綱官於舟中。酒罷

揖之使即解纜，支犒篙師有差。巨艘數十、銜尾而下、鼓吹歌謠之聲、滿江如雷。先生目送、久之而後歸。及至總司、官吏叢職、以爲新塗綱運常居諸郡邑之後、而且不足、今乃先至而無顆粒之耗。綱官以此奏功轉官云。○時邑有豳公、以贊武斷鄉曲、租秘不輸、邑與民苦之、累訟牒至三四百紙。先生爲申諸司、白于朝、從台隆興。

漕使楊公揖延先生于東湖書院、講中庸之第四章。

先生嘗言江西諸公有言學不必講可以一僦至聖賢之域爲申此章以辨之。始有勉齋之號。

初文公訣別之書有勉學之語故先生因以自號。是歲作台州四先生祠堂記到官之初有謁廟文及通啓及曾一菴記跋。

六年癸酉新淦政成部使者郡太守交薦于朝。

運判楊公楫奏云黄某性資通徹學問精深務實用而不爲空言善應變而不失正理襄爲酒官兼總數庫。近宰臨川縣望尤著。新淦爲

邑劇是狼狽。其盡心畢力、究見弊源、撫恤困窮、不畏煩擾、經理財賦、綱運整辦、理斷民訟、人罕再訴。它日新淦遂成佳邑。時帥公衛革、上章力薦三人、先生為之首。○提舉常平袁公燮奏言、黃某學有本原、才堪負荷、昨守臨川、去替之日、民不忍捨。今任新淦凋弊之餘、事靡不集。所蘊未易可量、而年已過六十矣。若不早寘朝行、則精力疲於一縣、深為明時惜之。○知軍盧公子文奏言、黃某少能力學、自有源流、晚而精明、益加刻勵。不惟學問廉隅、有

以過人、至於居官盡職、無所回撓。昨宰臨川、至今人懷去思。臣被命之初、新淦尚缺縣令。兩班改秩、無肯就者。蓋臨江雖小壘、三邑素號繁劇、珥筆之風盛於江右、率多過而弗顧。臣以某申辟、蒙朝廷送部注授。自某之來、縣事井井有條。彊者服其威、弱者懷其惠。臣以爲百里之政固其所長、然其抱負不凡、未盡其材。○安撫使李公玨、運使王公補之亦舉政績。

江西安撫使王公補之檄先生攝南安軍、不果

往。六月除監尚書六部門。

王公奏言黃某政事優長、累經論薦。今再作縣、績效益著。○時有郭氏敘譜及瑞蓮堂記、書襲君錫文、公語錄、後與楊漕通老書及祭楊漕通老文。

未赴、改差通判安豐軍。

部門之除、朝列有懼先生之來、欲沮之者。會江淮制使欲得先生守邊郡、乃有是命。

九月到任。未幾爲郡將誣陷、先生引疾請歸、不許。

薛士龍曰：先生天資高明，不同流合汙以自媚於世。郡將郭紹彭不樂。會徐師點、李明之徒結集北界，紹彭妄謂先生實使之，物論滯騰，頗聞于朝，先生遂以疾丐祠。尋見與淮西帥李仲詩書及申狀。

近臣論薦先生堪守邊郡。

十月五日，臣寮奏乞明詔大臣精擇遺才，仍令侍從、兩省、臺諫廣行搜訪，各薦二人。諫議大夫鄭公昭先應詔奏言：黄某名父之子，學有源流，自初試吏，已著能聲。平時議論有志

當世人頗知之。新淦素號難治，比益廢壞。其爲政朞年，爬梳剔抉，頓復舊觀。邑有豪宗，恣爲民害，某極力鋤治，民以少安。自是蒞豐，翕然朝廷寵以内除，足未登畿，俾倅安豐。邊城事簡，局於職守，未究設施，倂優用狹，公論殊鬱。若處以邊城之寄，必能坐收捍禦撫摩之功。然詳觀其才，推而上之，恐不止於守邊而已。時吏部汪公逵亦應詔薦。

十二月，自安豐如歷陽鞫獄。

楊信齋曰：和州有疑獄未決，帥檄先生鞫之。

先生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一夜感夢，井有人焉。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其尸骸。其誠所感如此。○安豐在任五月二十一日，以明年二月罷事，見與潘謙之書。

始編文公語錄。

語錄今刊于池陽倉司，凡四十三家，實先生之所編次，而蜀人李公道傳實之，取以刊之。

七年甲戌。二月，特添差通判建康府事，仍辭務。

諫官爲辨安豐之謗，郡將坐黜。

正言倪公千里論之。

自安豐巡歷淮堧守禦要害。

重見與劉晦伯書。

道經儀眞，與李公道傳胥會。

有問答可考。

五月，到任，制使檄權太平州，未幾還任。

有張日新訴莊武判語。

寶謨閣學士、利路安撫使劉公甲，兵部侍郎李

公珏舉先生自代。

劉公奏言：黄某師友淵源，氣節剛正，恥同流俗，有志事功，舉辟不樂苟從，佐郡以嚴見憚。才學行義，足賢不如，舉以自代。○李公奏言：黄某學有淵源，行有根本，忠孝竊於許國，信義長於使人，其材足以濟繁難，其節足以臨緩急。近蒙朝廷稍試以事，議者聲稱，士論以爲可當大任。

九月，除權發遣漢陽軍，提舉義勇民兵，辭，不許。

十月，到任。

與孫行之云：自金陵五十日到官。

增兵積粟、爲城築計。

陽信齋曰、漢陽與鄂州接境、一葦可航。前此士大夫往往違法出境、奔走臺府、以求知己、雖守臣不免也。故臺府吏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誅求無禮、久而益甚。先生嚴戒屬吏、非公事無得越江、由是郡政肅然。葉士龍曰、漢陽、實武昌之唇齒、吳蜀之咽喉。先生丙寅年間、親見武昌之民望漢陽之烽火以、決去就、而略無城郭之固、郭內之民僅二千家、有兵二百人。郭外沿江亦二千家、皆浮居

草屋、夏則遷於城南、冬則遷於城北。先生至、首集郡兵而第其彊弱、增給廩粟以活其家、校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卒始有固志、自是遂有應募而來。既而請築城、講究利病與其費用、各有成畫、竟以大旱寢其事。○時有再申朝省、制置、總領、諸司乞經營築城、及與制帥、總卿、漕使、劉李侍郎夢聞書、皆言漢陽城築事。○是歲有徽州朱文公祠堂、平江府尹和靖祠堂、安慶府府學三記、董叔重墓銘、答叔重之子及王幼觀書。

八年乙亥。大旱、竭力爲荒政備。坐是與制垣漕使不合、六月丐祠、不報。漕使上救荒之功、乞留在任。

楊信齋曰、歲大旱、先生知米價必騰踊、先計户多寡、勸諭人户有粟之家、官先支價錢以償之、而寄穀於其家。乃給曆付貧民、使之就糴、甚貧者以常平米賙之。然大約不過自冬至春而止、無以爲繼。遂招諭米商、酒食迎勞、又爲之革官吏抑勒、牙儈邀阻之弊。由是船商輻湊、帑廩充積、及諸寺觀官舍皆滿、以所

糴之本價而糶於民。規畫有條，給散有法，自城市以及鄉村，莫不被其惠。初，漕使吳公與先生講救荒政，先生以早收糴之説告之，吳不能用。已而鄂州米價高於漢陽三倍，吳不能平，差官拘漢陽商船。先生曰：漢陽一郡二十萬家，州郡只得爲之深思遠慮，今差官攔米，是棄漢陽也。遂稱疾丐祠而歸。○時制帥趙公方與漕使吳公柔勝交爭，始者制司遣兵於本軍境内邀截，不令入武昌界。漕司以聞于朝，朝制司又厭其説，欲令本軍發取所椿

米斛以給鄂州、文移甚峻。時先生多方招往來船問者、說而願集於漢陽之市。其至鄂渚者甚希、漕司恥之、又令人邀截商船、必歸其境。先生皆不以為然、累書爭論、辨析甚詳。制帥動以威脅官吏、先生不以之為恐、拒之益急。漕使雖先生之故人、而尤不能平、先生亦不顧也。然卒莫奪先生志、制使訖不敢加侮、而吳公後大悔悟、反以此薦先生之功。然先生當時蓋已決為去計、於是以六月走价請祠、未許。又以書囑李公珏為請、大略言其既

冠而執經於朱晦菴，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奏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約爲終老之計，而囑之曰遺言甚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未嘗披覩，每一念之，如負芒刺，死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蓋先生丐歸本謀如此。會趙君師夏新除本路常平使者，趙君娶文公之孫女，與先生長子輅爲友壻，於是復申前請，力引親嫌，而朝廷猶未許也。事見申制司漕司公狀，及與

趙帥、吳漕、劉又與潘謙之、李貫之、李夢聞、眞景元、孫行之書。

秋、始治學政、五日一下學、勸課諸生講誦、躬督教之。十一月、新作五先生祠堂、鳳山書院皆成。

十一月、與楊信齋書云、某行且一考、秋間方整頓學校。遇一、六日下學、與士友講說、且課其讀論語、使之自講大義。湖外士子却質直可喜、且開其路、異日亦當有興起者耳。○有孟子講義二十篇及五先生祠堂記。

十一月、丐祠。十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

初請、六月、奉　旨不允。又請、九月、奉　旨不允。又請、十一月、奉　旨依。十二月命下。

漕使再乞留。

吳運使再申、照對本路蘄、漢陽軍今歲係十分被旱去處、若非郡守得人、撫摩安集、不遺餘力、則流離轉徙、其害立見。伏覩黄知軍自夏初以來、即能先事措置、收糴米斛、以爲荒政之備。又能委任僚屬、家至户到、規畫有條、給散有法、自城市以至鄉村、莫不被其實惠。遂

使一郡之民、當此歉歲、不至失所。考其政事、實爲本路十五郡之冠。昨者因其再祠已嘗具申朝廷、乞行存留在任。今月二十七日、忽覩邸報、黄知軍依所乞宮觀。竊惟當今士風不振、人才難得。今有公廉清介、忠誠懇惻如黄知軍者、顧乃置之閑散之地、當職深切惜之。況自黄知軍有奉祠之請、闔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前來本司陳乞舉留者數十百人。深恐黄知軍既去之後、一方百姓失所依頼、必至狼狽。近因巡歷經

過漢陽，親見漢陽黄知軍精神如故，了無疾病。欲乞鈞慈加惠漢陽之民，特賜敷奏，收還已降指揮，仍舊令黄宣教知漢陽軍，庶幾一郡之民賴以全活，不勝大幸。

九年丙子。二月，轉通直郎。三月，自漢陽道廬山之下以歸。四月，至考亭所居。

漢陽在任乙考有零。

諸生從學于文公竹林精舍。

葉士龍曰：先生洒掃精舍，獨處一室，聚子姪及鄉之後進而誘掖之，著書立言，以詔來世。

○有精舍春祀講義。

始草文公行狀。

葉士龍曰：夫子没已十七年，而行狀未有所屬。季子在以先生知夫子行履爲最詳，請夫子道德爲最密，請先生述其事。先生至是始爲草定其狀。○是時雖已草具此文，而未欲傳布。○是歲有葉雲叟子名序跋餘杭所刊家禮及陳復道家諸書，楊龜山家書後，與李貫之論編修禮書及先師所説出處大節及東漢黨人事及答鬼神説。

閏七月、新作草堂三間于考亭之寓舍、名以環峯、以毋忘御史之遺訓。

門人陳焲爲仲子輔作雲谷樓記曰、閩之先生曰、吾早歲惟師是從、師以別野界我、我今始能爲屋三間、名以環峯、乃吾考察院祖居山名也。命長子軺居環峯、曰毋忘爾祖之訓也。○草堂經始、實在此年。

十月、自考亭還三山舊居。十一月、寓居城南法雲僧舍。

先生遷于城南也、時參政衛公涇帥閩、龍圖

陳公孔碩爲參議官、知先生無家、帖法雲西廡數間、權爲居止。義和與今知院陳公韡共相經理。先生到寺居、有詩一聯云、投老無家依寶刹、爲貧竊粟奉琳宮。蕭寺荒涼、處之晏如。

十二月、除權發遣安慶府事、力辭、不許。告詞曰、長淮諸郡、被邊帶江、屏翰得人、形勢增重。龍舒關守、弄印久之。茲用命汝、可以知其選矣。爾學有師法、才裕劇繁。嘗奏最於邊城、可以安於家食。亟由簡拔、起畀郡符、使桐

城之民恃汝以爲保障、庶寬朕之顧憂。疾其驅、以對休命。○中書舍人莊夏行。

十年丁丑。春、朋舊生徒畢集於法雲寓居、先生爲立同志規約以示學者。

同志規約、以每日各讀一經一子一史、而以論語、周易、左傳爲之首。日記所讀多寡、所疑事目、並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歲一集。每集各以所記文字至、與師友講明而問難之、大要欲明義利之分、謹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師遺訓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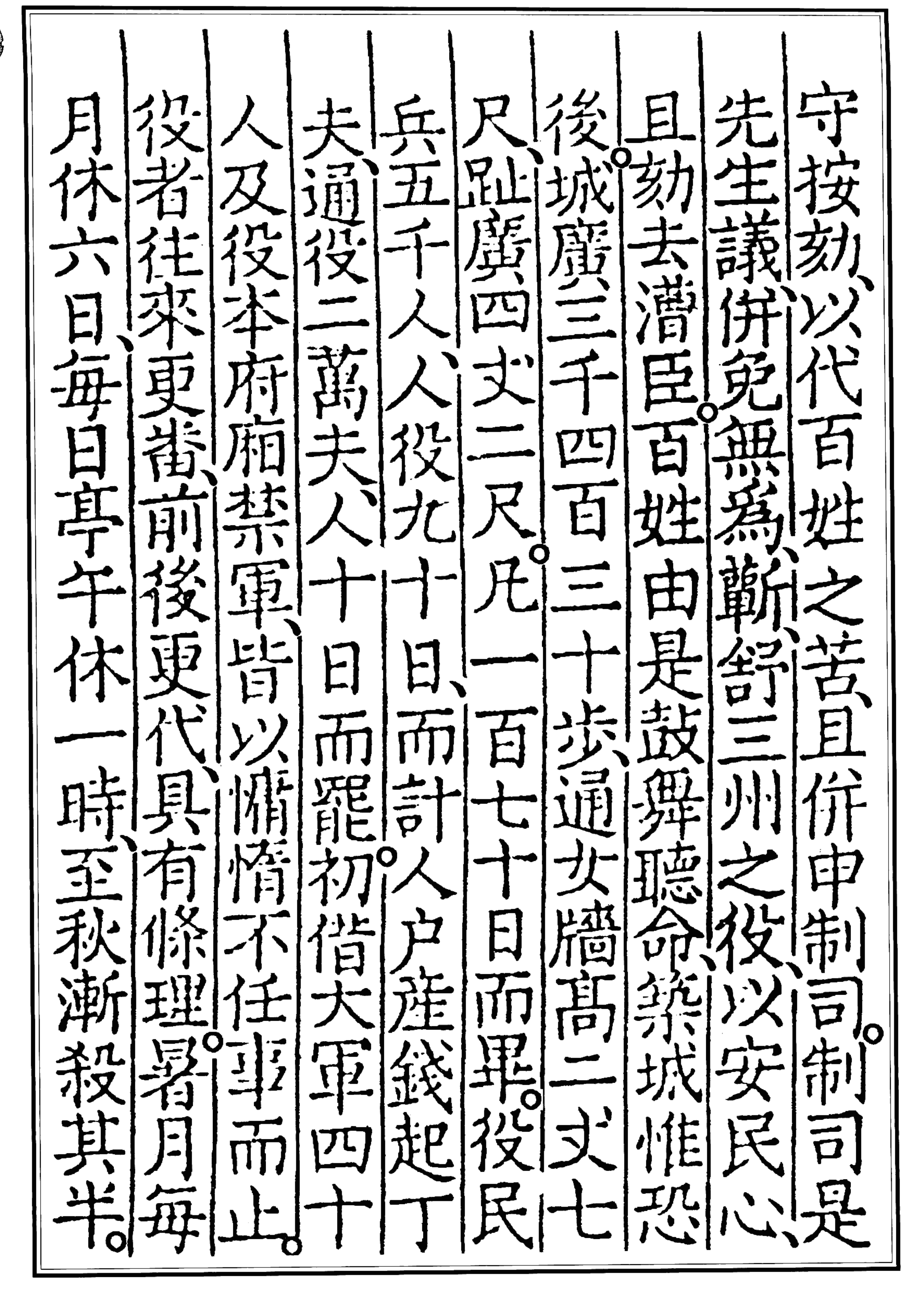
二月、始拜安慶之命。

楊信齋曰、時聞將有邊警、單騎赴任、不挈家屬。家人皆願隨侍、先生曰、安慶次邊、一有兵馬衝突之虞、我爲守臣、當盡忠報國、力所不及、則握節以死、不暇顧家、汝曹欲與我俱死乎。

四月、到任。會虜攻破光州、沿邊多警、漕司欲發安慶民運糧、先生拒之而止。於是竭力經營安慶城池、大爲戰守之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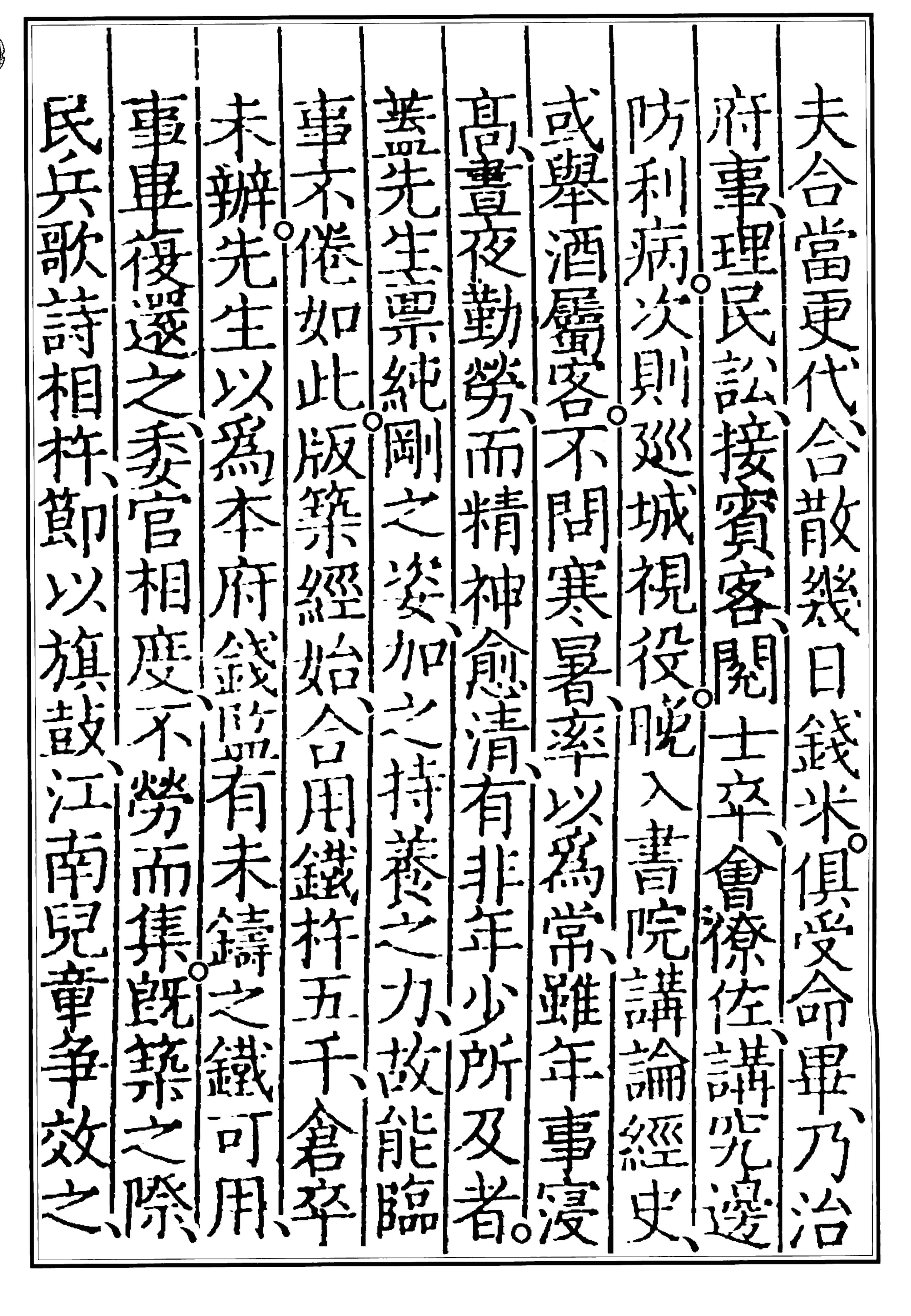
葉士龍曰、先生朔日交印、後四日、虜人破光

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浮光不遠、民情震恐。先生以謂、城池無可恃者、何以爲固借曰虜人不至、則紹興間嘗罹李成之變、丙寅再罹張軍大之變、長驅入境、旁若無人。今兩淮騷動、焉保其無陸梁竊發者哉。失今不圖、後悔無及。即申朝廷、乞興版築、爲與民死守之計。不俟報、自五月八日興工。士民爭獻竹木、同官、寄居爭效心力。會淮西漕臣起發本府人夫二萬、往廬州負糧至安豐。先生陳其非便、乞免起發、漕司不從。凡三四請、最後乞將老



守按劾以代百姓之苦且併申制司。制司是先生議併免無為蘄舒三州之役以安民心且劾去漕臣。百姓由是鼓舞聽命築城惟恐後。城廣三千四百三十步通女牆高二丈七尺趾廣四丈二尺。凡一百七十日而畢。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初借大軍四十人及役本府廂禁軍皆以懶惰不任事而止。役者往來更番前後更代具有條理暑月每月休六日每日亭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

費米計直官會八萬緡，皆本府趲積支遣，並不支朝廷樁積與交割錢物。包砌城脚用石三層，城身用甎四重，通計用石六千餘丈，用甎五百餘萬尺。夫支費在外，用會二十餘萬貫有奇。方其興作也，以城分爲十二料，先以一料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先生每日五鼓坐宣化堂，令合干濠寨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


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晩入書院講論經史、或舉酒屬客。不問寒暑、率以為常。雖年事寖高、晝夜勤勞、而精神愈清、有非年少所及者。蓋先生稟純剛之姿、加之持養之力、故能臨事不倦如此。版築經始、合用鐵杵五千、倉卒未辦。先生以為本府錢監有未鑄之鐵可用、事畢復還之、委官相度、不勞而集。既築之際、民兵歌詩相杵、節以旗鼓、江南兒童爭效之、

以爲戲樂。是夏旱勢甚廣，綿亘千餘里，獨安慶祈輒得雨。先生未嘗出禱，晨興詣府治天柱閣，遥望灊山再拜，雨即隨至。○安慶學者張棊曰：安慶素無城池之險，先後相仍，悉以沙磧不任築鑿爲辭，因陋就簡，僥倖偷安者非一日矣。先生盡排紛議，斷以己見，盡捐囊日中獻羨餘之積，董視經營，不謀之兵戎胥吏，而獨謀之郡人士友，不委之官吏僚佐，而獨委之學校諸生。役不知而成，事不擾而集。○王棊曰：創築城壁之初，郡人莫不爭先獻

助。先生一切却之而不受，皆是樽節浮費，不半年而築城千七百餘丈。今閱五年，並無尺寸頹圮。時先生既築新城，又思民所以守城之策，乃以紹興名臣陳公規守城之法鋟木以示邦人，使熟習之，自爲之序。既畢工，因元宵張燈城上，燈火十里，熒煌如晝。合城内外喜緩急之有託也，扶老携幼，往來不絶。間有深山窮谷，平生足跡未嘗入城，皆願來觀。有一老嫗年百歲，二子以籃輿舁之，諸孫曾孫皆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予酒炙，又勞

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卒不受而去。

江淮制置使李公珏奏辟先生爲參議官。十一月命下、仍候新城畢工日赴司供職。又辭、不許。

初李公行時、面請於朝、乞以先生爲上賓、朝廷乃起先生知安慶府。先生到官之初、凡三書達之、一言國勢邊事之要、二言江淮守禦之方、三言今日以戰之計、且屢以經營城築、免起運夫爲言、李公多從之。○林梅墖曰李公節制江淮、先生乃其夙所敬重者也、念不

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切、大抵言、今日以決戰爲大計、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革薄習、下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次則制司以至公血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無尚虛談。然後擇良將、明賞罰、以厲大軍。廣招募、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兩淮奇材劒客之姓名、以備錄用。謂幙中議論不一、當益開書閣、延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南遷、虐用河南之民、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淮北豪傑能攻城略地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

兵爲之擁護，虜將救死不暇，何暇謀人乎。

案此即先生三書之要語，見與豐宅之寺丞、李貫之兵部、劉晦伯侍郎，皆及邊陲大計，並見集中。○是歲作隆山李進德毋自欺齋記、白鹿洞書院記、趙季仁二子字序、書新淦郭氏敘譜堂記。

十一年戊寅春正月，虜犯黄州砂窩諸關。詔以先生提督五關守禦，督戰光州，節制江、池三⑨州戍兵，光、黄、蘄、安慶四州民兵。二月，改除權發遣和州，兼管内安撫，節制戍兵，力辭不許。

安慶在任未及乙考，以是年二月解罷。○葉士龍曰：是春，城之五門結砌已畢，城之裏環植萬柳，城之外四圍包砌已三之二。未幾，虜大入，窺黃州砂窩諸關，遂命先生節制五郡軍馬，提督五關，又命先生越關往光州督戰。先生聞警就道，有日，忽得旨改和州。時王師敗績於泗水，制帥請令先生赴司稟議。自龍舒來金陵，從制帥勞軍，維楊尋以所議不合，引歸。

朝命知和州，仍赴司議事。先生辭免和州，遵

禀議事。葉士龍曰、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千餘里莽爲丘墟。適先生自龍舒至、從帥往維楊犒師、還之五日、先生密書抵之、勸其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且爲陳策應安豐、守衛浮光及屯固始、守五關之計、皆不能用。先生杜門稱疾而歸。計決矣。○林梅墟曰、先生一見、箴規闕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先生嘗歷沿淮郡倅、多識兩淮

豪傑、而豪傑亦習知先生之爲人所願歸心焉。至是聞先生在幕府、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爲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實之計、則言出而身危者宜矣。汪氏遺事曰、公在江淮幕府數月、告去甚力、制使留之不可、自往見公曰、是終不可屈留耶。公曰、非然也。方今淮西之事可憂、尚書若責實經理、命駕駐合淝數月、某雖奔走六關爲幕府倡、人任一事可也。不然、亦安用某爲哉。

不若許去之爲得也。○鄭元肅録云、當時幕府書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邊畫機謀、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屬櫜於庭、踞坐受之、略不爲禮。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張燕無虛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賓客、制帥外雖勉從、而内已不能堪、同僚遂從而媒孽之。初、制帥奏辟、先生本不樂就、以方有守關督戰之委、不敢辭難。讒之制帥者乃有逼己之嫌、制帥既惑於人言、反舉自代。

然先生引疾苦辭、浩然去志已凛乎有不可奪者矣。

四月、依舊知安慶府、兼制置司參議官。六月、召赴行在奏事、屢辭不就。

初辭、五月奉旨不允。再辭、六月有奏事之命。又辭、七月奉旨不允。

由池陽如江州、寓居廬山棲賢僧舍、以俟朝命。朋友生徒游從講學於山間。於是、安慶新城内外畢役。

葉士龍曰、朝廷復畀安慶了畢城壁、先生以

安慶除代難以再就，再辭。遂自池陽迤邐俟報，至濂溪祠堂，移文促官吏輩成城，暨先生被入奏之命，而安慶之城已砌將畢。○楊信齋曰，安慶之民數百人競趨制司，乞先生還安慶。李公因奏乞先生再知安慶，先生曰，安慶潛藩，和州列郡，昨辭和州而今受安慶，辭小居大，其無廉恥甚矣。○時先生已遣家眷東歸，而獨徜徉池陽、九江間，以俟請祠之報。蓋兩郡於舒爲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先生不往龍舒，蓋已决矣。○時有白鹿講義，

廬山問答。

七月、除大理寺丞、又辭。監察御史李楠奏、罷之。命下、先生已至臨川、遂遊麻姑、取道順昌以歸。林梅塢曰、先生方退避請祠、而中外亦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 上意、叶謀擠之。先生既歸、杜門謝絶人事、惟聞邊報與水旱、則蹙頞不樂者久之。○金華何伯賛曰、先生夙有大志、自少講貫、不爲無用之學。初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已有依附意。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

建康、守漢陽、聲問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每遇制司文移失當、則悖然而怒、皆顒得先生以爲依歸。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故同僚羣起而見擠、有馳書於朝、令其親屬譖之時宰、故當時陽召而實逐之。不知先生浩然歸志、已見於不從諫之日矣。

先生去後、舒民懷思不忘。後三年、虜大入、邊城被禍、獨安慶無虞、人益感先生之德。

楊信齋曰、先生在安慶、民立生祠於城北。去

後思先生恩德之深，復立祠城南。蓋南北之人各欲便於熏祝也。及聞臺劾有安慶築城，軍民愁嘆之語，又爲詩曰：要識舒民愁嘆處，城南城北兩祠堂。以此見民情之不可拂，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後三年，虜又自間道直趨蘄、黄，破城郭，殺官吏，守臣以下皆死，兩州墜於塗炭。惟舒城晏然，虜不敢犯。至是始知先生之大功庇民遠矣。○金壇公𡒄遂祭文曰：誰爲此言，和附詆排，謂關不必守，虜不必來。未幾明年，虜入就食，今來關破，連城告踣。黄以

身竄蘄以家徇。溥彼皖城，畏不敢近。舒卒有來泣涕相告，微我黃公，父子不保。

八月，長孫興公生。○九月，先生歸至法雲寓舍。○十一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重修儀禮經傳續卷，置局於寓舍之書室及城東張氏南園，四方生徒會聚講學。

林梅塢曰：文公所編儀禮，工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先生身任其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爲慊。及此投閑，乃整葺爲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揚信齋曰：先生日接鄉黨

後進講明身心性情之德修己治人之方以開曉學者始知向方。朋友自蜀江湖來者日衆。時江西 岳陽方暹明父蜀人家擴本仲皆來。

十二年己卯。諸生移寓于山之嘉福僧舍。

先是先生以法雲寓居迫狹無以容朋友更闢草舍三間於門側先生坐卧寢食其間至是諸生來者寖多又不能容乃假嘉福寺居之。林梅塢曰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爲常諸生質疑請益氣象如文公時或有過於思索

者、先生曰、以心照書、無以書入心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心、終未免有口耳之學。故於講論之際、必宛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

如⑩通釋文公論語。

潘瓜山曰、公晚年丏閑、方欲成先志、取文公諸書以次通釋、論語僅已、抱恨九原矣。門人陳宓題敘通釋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爲問答、以

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嗚呼、文公年七十一、自弱冠至于易簀、未嘗一日不用其力於此書。先生弱冠從文公遊者三十餘年、未嘗不執經在左右、其去取之論、無不與聞。先生年亦七十、從事是書亦五十年。晚歲得閑歸三山、生徒雲集、講論餘暇、率夜坐至四

哉。未晨而興，手釋二十篇，比成而逝。其用心堅苦如此，學者其可以易觀哉。○先生之意，蓋欲合集注、集義、或問、語録、四書而通釋之，其後語録未果入也。

五月，新作書樓法雲寓居之右，牓曰雲谷，以示毋忘文公之訓。

陳氏記曰：先生歸寓舍，立重屋，讀書其上，命曰雲谷，取朱先生隱廬之舊名。

十二月，門人張元簡以古昏禮歸其女，衆請於先生，爲之正其儀法行之。

張氏姻家龔君[illegible]人共賢之。潘瓜山曰、鄉人有欲行古婚者、獨以贄鴈恐爲人駭笑、來質於公。公曰、今人家子弟鬭雞走馬、不以爲怪、而襲冠博帶以行禮、顧慮人之非笑。其人遂決意行之。

十三年庚辰、春、先生躬相丘宅于北山鞄、檥原、結廬其旁、牓曰高峯書院。諸生從學于山間。地在懷安縣靈山鄉遵化里林洋寺。是年、陳師復、潘謙之自莆來會、山間題名在焉。初、先生有意卜居北郊、以近父兄墳墓爲安。既

得吉兆，喜甚。廬成，名其亭曰求得正，其閣曰老益壯，其軒曰笑不荅，其泉曰逝如斯，安處其中。州郡屢延請講書，辭不就。一向深入學者，齎糧從於山間云。

三月，門人陳仍以古冠禮冠其長子，請於先生。爲之正其儀法，且涖其事。

時肄業于嘉福寺，遂即其地而行禮焉。陳君之兄偁爲主人，楊信齋爲賓，先生與趙季仁、張敬父諸君涖焉。

夏，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喪禮書成。

楊信齋曰、先生歸自建鄴、奉祠居家、始取向來喪禮稾本、精修至庚辰之夏而喪禮書成。本經則喪服、士喪禮、士虞禮、所補者則喪大記上下、卒哭、祔、練、祥、禫記、補喪服變除、喪服制度、喪服義、喪通禮、喪變禮、弔禮、喪禮義、凡十五卷。祭禮亦已有書、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終始、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言、其於祭禮用力

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尚欠修正。方欲加意更定、而先生殁矣。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蓋不輕也。先生於是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同異之論、剖擊世俗蠱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先生之心、憂天下後世爲心、夫豈以著述爲一己之書哉。先生又念喪禮條目散闕、欲撰喪服圖式一卷、以舉其要、草創已就、猶慊然不滿意、曰此卷尚欲審訂、

或別爲一書、如外書以附其後可也。○又曰、先生嘗言、此卷乃十五卷之樞要、又包舉古今喪禮之變、兼括節文度數之詳、尚欲子細審訂以成之。蓋謹重不輕之意也。先生又嘗謂祭禮已有七八分、欲修定、用力甚省。復請於先生曰、他卷更無可議、惟天神一門、更宜整正。先生然其言。

五月、門人趙師恕率鄉黨朋友習鄉飲酒儀于補山、先生以上僎臨之。

潘瓜山曰、公嘗謂鄉飲酒之禮久廢不講、率

諸生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甚衆，公執之愈堅，行之愈力。習禮之日，時官寓公以與焉爲榮，觀者千百輩，無一人敢非笑者，蓋公率之以誠故也。

八月，轉奉議郎。九月，除權發遣潮州，再辭。十二月，差主管亳州明道宮。

楊信齋曰：時食指頗衆，祠禄將滿，或以爲貧，勉先生赴上。先生曰：事論義理之當否，豈可言貧？若徒曰爲貧而已，則貧之一字，何時而能足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死不足恤、何畏於貧。況明年七十、當掛冠。若到官未久、便請掛冠而歸、進退何所據哉。朋友有以書問先生出處、答曰、又病不可以臨民、臨民則廢事、廢事則為不忠。年老不可以入廣、入廣則忘身、忘身則為不孝。卒辭之。

孝經本旨成。

初、文公嘗欲掇次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別為外傳、而未暇為。今先生之為此書、蓋成其志也。門人陳宓刊于延平。

乞致仕、

以明年七十也。

十四年辛巳正月、文公行狀成。

有告文公祠堂文。

三月壬寅、終于所居之正寢。

前六日、與揚信齋書云、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一得之智、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以是今歲趲催學者愈急也。○先生素苦痞氣、至是發動、前屬纊之夕、猶誦書課董孫、晨興而逝。衣衾棺槨、皆朋舊共成之。

四月乙丑，葬于高峯書院。

門人弟子執紼者二百餘人，皆衰絰營屨，引柩三十餘里至山間，喪儀如禮，鄉人歎息，以爲前此未之見。

八月壬子朔，孺人朱氏卒。十月，合葬于高峯之原。

葉士龍曰：夫人生有淑質，長服家庭之訓，事先生無違德，以明堂恩封孺人。先生歿，而夫人以哀毀成疾而逝，相去僅一百三十三日耳。○林梅塢曰：夫人生長德門，閨閫儀範師

表一世。羽向者侍先生之側、嘗言、夫人居清貧中、撫育之勞、寒暑補綴、針線未嘗去手。遇食則分肉以飼諸子、每持空羹以對飯。羽親聞其語、凛然起敬。○門人孫德輿曰、夫人性行均淑、賢德著聞于中外。克相君子、終始儉勤。義重所天、遂成哀毁、卒從夫子於九原。悲夫。

十二月、轉承議郎致仕。

告詞曰、儒者而以才顯、此有用之學、而儒之爲貴也。爾聞道甚深、晚方一命。龍舒版築之

功、歸然爲淮右重、可謂不負左符之寄矣。幕府謀猷、不合而去、悵賢業之未究、而遽致其事。莫奪汝志、姑進一階、尚淑後人、以綏多祉。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諸生祠先生于鰲峰精舍、即嘉福僧舍、舊日從遊之地。○瓜山潘柄與門人楊復、陳宓等衆議、儒釋雜與其處、遂卜其地於鰲峰之趾、不遠先生平日讀書息遊之所、諸生捐金、得提幹李氏之舊宅、東至黿石祠、西至池、南至妙嚴、北至陳給事、規模形勝、彷彿武夷白鹿之意存焉。○李弘齋記文。

嘉熙三年。安撫司撥助祭花利池二頃、坐落迎仙橋南。佃戶李惠等年納租陸拾伍貫足。

○使府公據壹道。

紹定六年癸巳。詔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告詞曰、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顔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尹楊諸人發明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國家之所當尊向也。以爾紹興名碩、御史瑀之子、慶元朱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承之正、篤行力踐、發爲

賢業之光。師熹於易簀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弘毅如幹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焉。可特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直舍人院吳公泳行。

端平三年丙申。謚文肅。

太常少卿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申言博文約禮，而聖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

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必主一收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嘉言具列、必隨事窮格、以精其義。二者蓋互相發、不容以偏廢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兩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者至矣。勉齋黄先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有所歸宿。於是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淵。一物不留、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窮、不可以

輕儇浮淺得也。則遠而觀諸陰陽造器之運、進而求諸精氣鬼魄之神、哭而究諸性道中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精。文公四書口授面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訓。既嘗與於討論之事。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發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矣。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冊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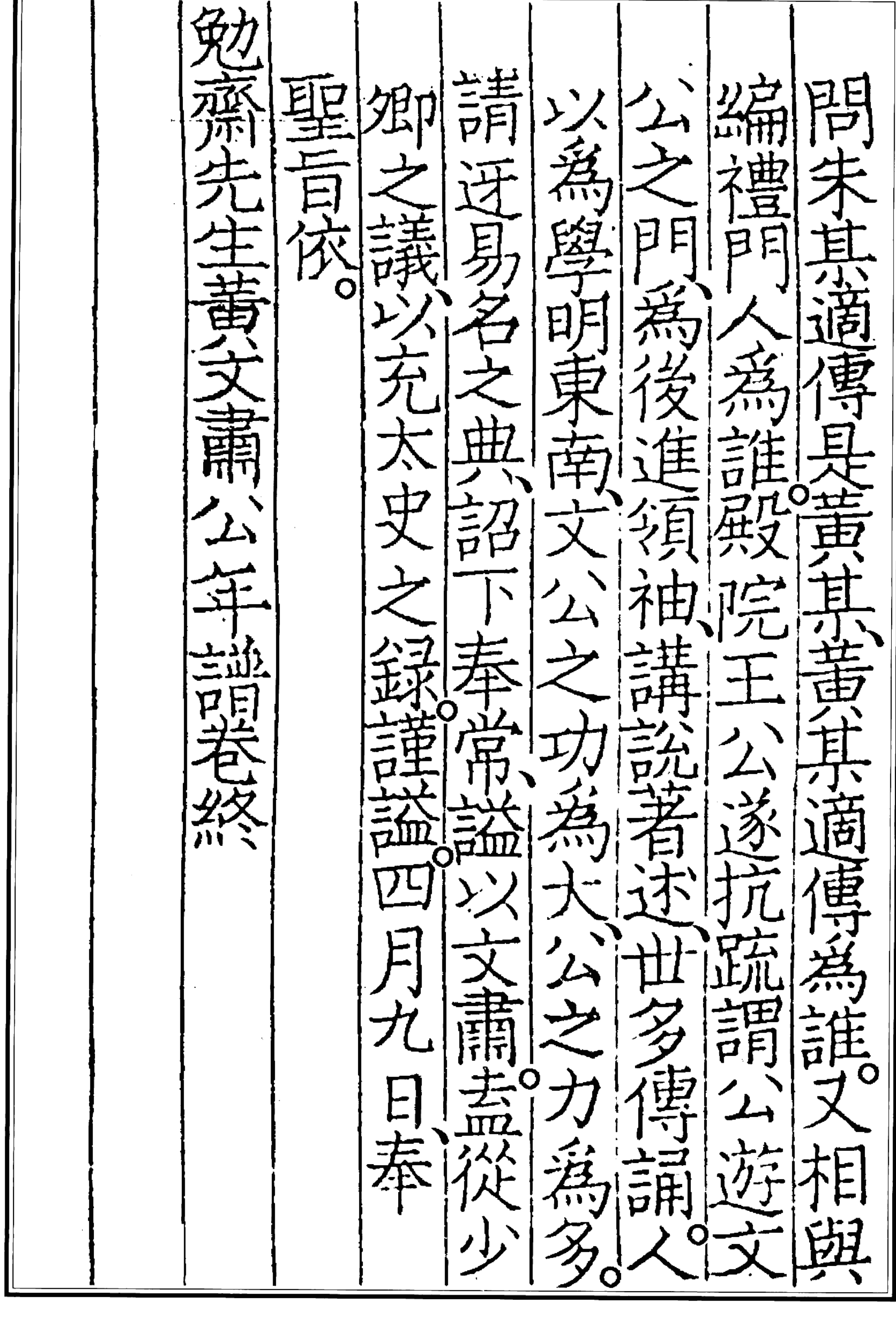
明。吾義可安、雖簞瓢屢空、有所不厭。吾志可行、雖莞庫卑官、有所不屑。其任州縣、寧以匹夫不被其澤爲恥、不以一時近利爲己功。其參幕府、寧以殺一不辜爲戒、不以流俗姗笑爲己病。力可以自任天下之重、而見不以禮、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經綸天下之經、而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顛躓。敗屋人不堪憂、而風味蕭然、尚有堅壯之志。莫齡宿疾、歲不[illegible]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則先生之持[illegible][illegible]可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卑近者

旣騖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妙者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硏索義理惟文公發明致知主敬之義毋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已内外兼該而先生體帖居敬集義之旨專欲教人點檢身心其功尤爲近裏親切是則文公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師友之盛眞所謂顔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曰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公之文不在茲乎先生嘗曰先師嘗以畏字狀敬某又看得肅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

而明。吾夫子以身任斯道之責，與諸門人弟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文約禮而已。顔子得之而爲克己之仁，曾子得之而爲省身之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説，孟子得之而有敬義内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逮 本朝而周、程出焉，繼之者晦菴朱文公某、南軒張宣公某、東萊呂成公某，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拳於丹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奥旨，朝

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性、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羣疑迸決、萬境昭融、不期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傳聞者乎。至於內外、誠意而至於正心、則不如手指目視之地、家齋廟顯臨之[illegible]、居寵見默而自肅矣、非抑嘗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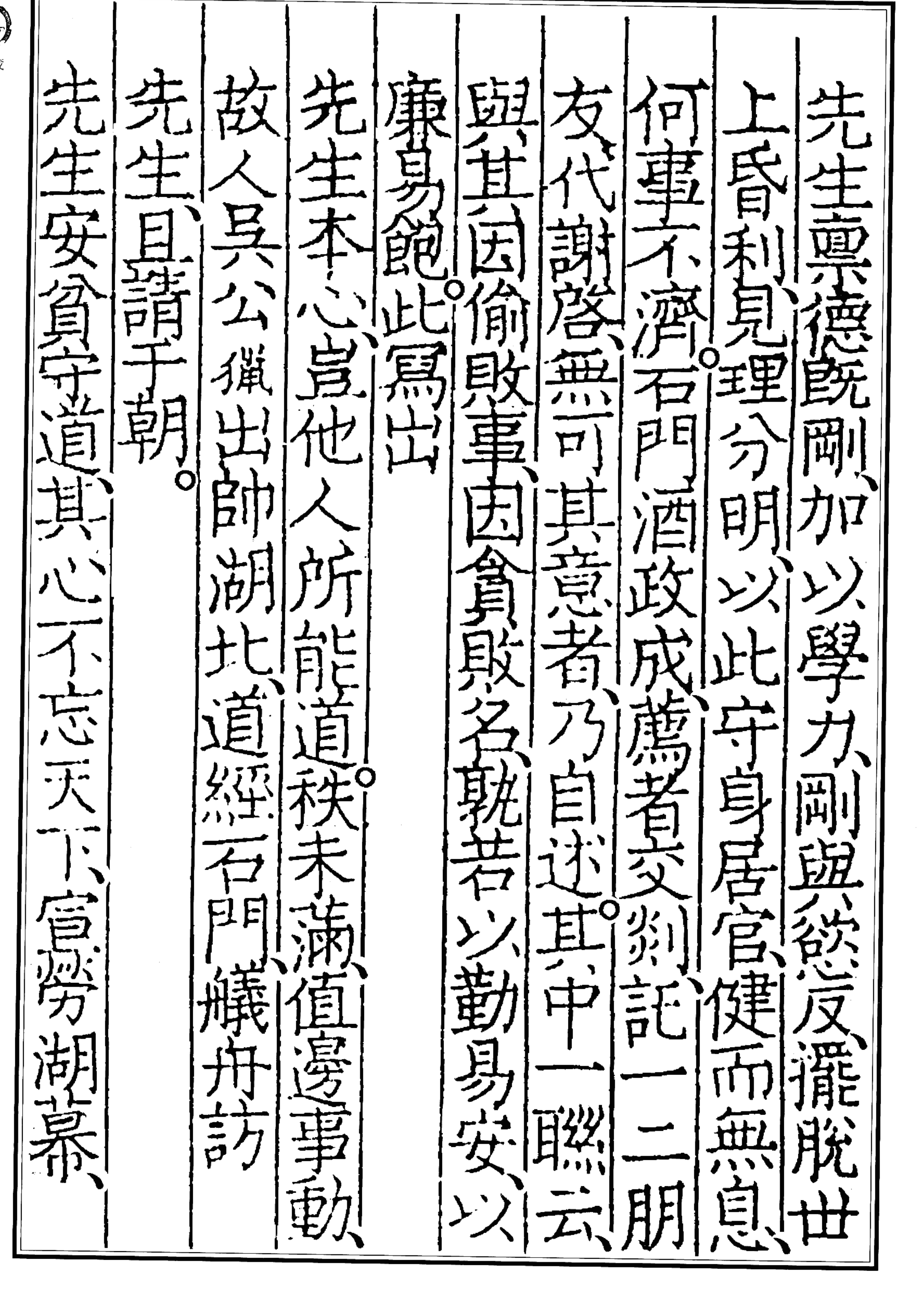
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齋著乎正、所以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敬之用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道自任、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討論三禮、敷繹四書、其化今、其傳後、有補於學者多矣。一時名公、與今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其美、以贈官節惠申請于　朝、綸誥褒獎、至有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歎。公之道至是始光明於天下矣。　聖上因讀禮書、



問朱某適傳是黄某、黄某適傳爲誰。又相與編禮門人爲誰。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遊文公之門、爲後進領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以爲學明東南、文公之功爲大、公之力爲多。請迓易名之典、詔下奉常、謚以文肅。盍從少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録。謹謚。四月九日奉聖旨依。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年譜卷終

義和自弱冠登勉齋先生門、因表叔潘瓜山柄以進延于家塾、俾課諸子讀書、義和因而受學。暨義和補入太學時、先生守官乃之石門、義和從先生往官所、朝夕侍側聽先生教誨爲最親。嘗記在法雲寓舍、一日先生與瓜山說乾坤易簡、觀語義和曰：乾惟健故易。此易字非是輕易、亦非平易、如人剛健則任重不難。



先生稟德既剛、加以學力、剛與欲反、擺脫世上昏利、見理分明、以此守身居官、健而無息、何事不濟。石門酒政成、薦者交劄託一二朋友代謝啓、無可其意者、乃自述其中一聯云、與其因循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勤易安、以廉易飽。此爲出

先生本心、豈他人所能道。秩未滿、值邊事動、故人吳公獵出帥湖北、道經石門、檥舟訪

先生、且請于朝。

先生安貧守道、其心不忘天下、宣勞湖幕、

試劇邑、倅貳極邊、所至有聲。然立身易、用世難。守漢陽與帥漕不合、守安慶與制垣不合。方時多事、專方面者以功名自壯、實不離乎富貴、吾欲以道義行乎其間、難矣。昔孟子談仁義於齊梁之間、如以方枘入圓鑿、黃鍾動俚耳、烏能有合。然盛行不加、窮居不損、孟子之所性自若也。

先生自安慶歸、義和 撰偃僅數月、適常德冷官及戍、忽忽又別。臨行告

先生曰、授徒講學、以紹朱文公之統、于其時

矣。既抵官，聞朋友聚鰲峰日盛，竊以爲喜。甫再朞而聞

先生之訃，哀哉。

先生無田廬，棲僧寺以居，死無衣衾棺槨，賴朋友共爲之。貧者命也，蓄德未展於用者，時也。出處以義，不負朱門之付託者，有道存焉，命與時不足言也。

先生歿今四十四年矣，家日貧，諸孤無存，行狀誌銘未具。近得年譜一卷於

先生之猶子友進，乃門人鄭元肅所録。元肅

舊從予遊壯之四方、學問益長進、今亡矣。反覆此卷、亦頗完備、間有剪其繁蕪、補其踈漏、可爲行狀誌銘張本、以俟他日作者。敬書卷末、少叙哀悃。景定五年歲次甲子、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謹述。

校記

①字季直父：按《宋史》本傳，黄榦字直卿，不字「季直父」，未詳編者何所據。

②「深」下一字漫漶，據《四庫全書》本《晦庵集》卷一《答黄直卿》，當爲「用」字。

③「游」下一字漫漶，據下文當作「北」字。

④「曾」下一字漫漶，據《勉齋集》卷四〇《紀行詩》，當爲「魯」字。

⑤了：四庫本《晦庵集》卷二九《與黄直卿書》作「耳」，屬上句讀。

⑥直：右引書作「且」。

⑦「所懷」下，右引書有「千萬」二字，「所懷千萬」單獨爲句。

⑧膏梁：當作「膏粱」。

⑨三：按上文僅云「江、池」，疑當作「二」。

⑩如：此字疑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83
页数=883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0
SS号=1236558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4.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